

钱单士厘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 启蒙时期的中国女子对西方社会文化的观察 ·





走向世界叢書

钱 单 主 厘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杨 坚 校点

湖南人民出版社

钱单士厘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杨 坚 校 点

责任编辑：钟叔河

装帧设计：易 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57,000 印张：7.75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1109·177 定价：0.72元



走向世界丛书

下列各种陆续出版

- | | | | |
|--------------|---------------|---------------|-------------|
| · 岑 冈：西学东渐记 |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 | 刘学洵：日本考察商务记 | 邹代钧：西征纪程 |
| · 谢清高：海 录 | 黎尔霖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 张 著：癸卯东游日记 | 郑连城：西游笔略 |
| · 林 毓：西海纪游草 | 戴鸿慈：出使五国日记 | 罗振玉：扶桑二月日记 | 洪 勋：游历回见记 |
| · 潘 恂：乘桂笔记 | 王之春：使 俄 草 | 盛宣怀：感高东游日记 |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 |
| · 心 刚：初使泰西记 | 缪祐孙：俄游日记 | * 钱单士四：癸卯旅行记 | 吴 淦：随 辂 笔 记 |
| · 王 韫：漫游随录 |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 | * 钱单士履：归 潜 记 | 蔡 瑞：随 使 笔 记 |
| · 王 芝：海客日记 | 何如璋：使尔达略附杂咏 | * 黎庶昌：西洋杂志 | 凤 德：游 徐 仅 志 |
| · 郭嵩焘：使西日记 | 罗 森：日本游记 | 钱德培：欧游随笔 | 金绍城：十八回游记 |
| · 刘锡鸿：英韶日记 | 王 翰：扶桑游记 | * 徐建寅：欧游杂记 | * 张德彝：航海述奇 |
| · 曾纪泽：出使英法日记 | 陈家麟：东槎回见录 | 余思治：梭船日记 | 欧美环游记(二述奇) |
| · 李凤苞：使德日记 | 黄庆澄：东游日记 | * 李 圭：环游地球新录 | 随使法国记(三述奇) |
| · 傅福成：出使四国日记 |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 | 袁祖志：谈 瀛 录 | 随使英俄记(四述奇) |
| ·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 | 缪荃荪：日游汇编 | *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 | 随使德国记(五述奇) |
| · 陈兰彬：使美记略 | 吴汝纶：东游丛录 | *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 随使英国记(六述奇) |
| · 张荫桓：三洲日记 | 傅增湘：东游日记 | 黎 物：出洋琐记 | 使俄回化录(八述奇) |

(存*者已出)

目 录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

·文与其人·

从闺房到广大的世界

——钱单士厘的两本国外游记钟叔河· 5

癸卯旅行记.....钱单士厘· 21

钱恂题记.....21

作者自叙.....22

卷 上(发自日本东京,观大坂之博览会,归中国,
再道经日本、朝鲜两国,而至俄之海参崴)23

卷 中(发自海参崴,暂驻哈尔滨,再循铁道干路而
至国境之满洲里)46

卷 下(发自满洲里,渡贝加尔湖,经西伯利之长铁
道,越乌拉岭,驻莫斯科,而至俄都森堡)72

归潜记	钱单士厘 • 99
彼得寺	99
门及廊	102
柶榭及中亭与正座	106
右侧	115
左侧	121
上甬下窖	132
神奥	135
〔附〕新释宫(景寺之属)	140
章华庭四室	151
劳贡室	151
阿博隆室	157
眉沟室	161
俾尔塞室	168
景教流行中国碑跋	172
景教流行中国表	186
摩西教流行中国记	196
罗马之犹太区——格笃	204
育 斯	212
马哥博罗事	223
义国佩章记	230
〔附一〕奥兰琦—拿埽族章	236
〔附二〕宝星记	241

• 图片 •

- 劳贡(拉奥孔).....(封面)
钱单士厘像.....(扉页)
《癸卯旅行记》原稿之一页.....(98后)
《归潜记》原刻本书影.....(99前)

总 序

人们常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地球上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好象越来越短；各国人民的互相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涨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波桑尼阿《希腊纪事》Ⅷ.XXⅡ.6—9）。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一种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拂菻一节，清代康熙朝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是经历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

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象纪念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样，历史将永远铭记着张骞、玄奘、鉴真、郑和、马哥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渐渐地落后了。在西欧（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外国隔开了。

林则徐以前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许多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学鸵鸟。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庚子年间他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命却送掉了。林则徐、魏源等则不同，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想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没有亲自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受集

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是逐步让位给常识了。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容闳1847年留学美国，斌椿、张德彝等1866年游历欧洲，志刚、孙家谷1868年出使泰西，这是最早的。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但一去就不会不接触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这部丛书，专门收录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国的观察和感想。“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除了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以外，有的人主观上虽不怎么追求进步，但所处地位重要，所写的书又颇有历史价值和文学兴味；只要他们的书在政治和涉外方面没有严重问题，也就予以收录，以尽量多保存一些中国走向世界的记录。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确实值得中国人学习。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的情绪，当然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作品中流露

的这类观点，我们将在“文与其人”专栏的评介文章中，适当地作些分析，请读者注意。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1878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但是，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些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编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从闺房到广大的世界

——钱单士厘的两本国外游记

· 钟叔河 ·

《癸卯旅行记》的癸卯，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作者钱单士厘（本人姓单，按当时习惯冠以丈夫的姓氏），在自叙中说：“岁在己亥，外子驻日本，予率两子继往，是为予出疆之始。”可见，在这前四年（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她就已经出国了。

单士厘的出国，比秋瑾要早五年，比何香凝也要早。她是最早走出闺门、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妇女之一。这本《癸卯旅行记》，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旅行记。

单士厘的“外子”钱恂，字念劬，系五四时期著名学者钱玄同的长兄（比钱玄同大三十四岁）。钱恂很早就投身外交界，清季先后在中国驻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东京等地使馆工作，最后做到驻荷兰、意大利等国的公使。单士厘的另一著作《归潜记》，成于宣统二年（庚戌），主要内容即为意大利游记。其中《彼得寺》一篇，开头说：“予两旅罗马，瞻游此寺无虑二三十次。”《马哥博罗事》篇中说：“予亲履威尼斯之乡，访马哥之故居，瞻马哥之石像。”《新释宫》按语又说：“此长子稻孙为予游览之便而撰。”可见她的游踪很广，游兴也是很浓的。

单士厘是一位早期出国的中国妇女。但是，光凭这一点，她并不一定就能够写出《归潜记》和《癸卯旅行记》这样有价值的作品。事实上，无论从中国人接受近代思想的深度来看，或者从介绍世界艺文学术的广度来看，这两部书在同时代人的同类作品中，超出侪辈甚远，足以卓然自立。这确实是中国妇女的光荣和骄傲。

突破封建的樊篱

单士厘字受兹，浙江萧山人，父家和夫家都是文化修养很深的家庭。她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大家闺秀，本人不但读书精博，而且善笔能文。谓予不信，有文为证：

黎明，知将过色楞格河桥，特起视之。四山环抱，残月镜波。予幼时喜读二百数十年前塞北战争诸记载，其夸耀武功，虽未足尽信，然犹想见色楞格河上铁骑胡笳之声，

与水渐冰触之声相应答。今则易为汽笛轮轴之声，自不免兴今昔之感。……

天明，渐渐从山缺树隙望见水光，知为世界著名之第一大淡水湖，所谓贝加尔湖者矣。……因想苏武牧羊之日（武牧羊于北海，海即贝加尔湖），虽卓节啮雪，困于苦寒，而亦夫妇父子以永岁月，亦未始非一种幽景静趣，有以养其天和也。……

环湖尽山，峭立四周，无一隅之缺，苍树白雪，错映眼帘。时已初夏，而全湖皆冰，尚厚二三尺（湖面海拔凡千五百六十英尺）。排冰行舟，仿佛在极大白色平原上，不知其为水也。……

（《癸卯旅行记·卷下》）

叙事抒情，都能曲尽其妙，可称旅游文学中的隽品。又如：

马哥博罗言元取襄阳，得力于炮（此引机发石之炮），其父若叔，实献炮法，叙述详细如绘。（元攻襄阳在至元五年，历五载，至十年始克之。据史：造炮者为西域茂萨里人喇卜丹、西域实喇人伊斯玛音。西人言，此二人当是尼哥赖博罗初次至蒙古时所偕往，即马哥博罗所谓“炮匠二人，一天主教人，一德意志人”，伊斯玛音尤似德国姓。然史称二人均于至元八年为宗王额呼布格应诏所举送入京师者，与马哥言亦不合）。

（《归潜记·书马哥博罗事》）

注文引证《元史》，详细考订《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充分表现了作者文史知识的渊博。

工文章，有学问，是单士厘能够写出象《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这样作品的重要条件，但仍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她不仅是一位很早接触西方文化的

中国妇女，而且是一个自觉接受新思想洗礼、敢于突破封建樊篱的限制和约束的先进妇女。

钱恂在青年时就成了外交人员。多才多艺的单士厘，亲自出国前就从丈夫口里知道了不少西方世界的事情。她自己说，自从钱恂“二十年前初次从西欧归来，为予道元世祖时威尼斯人马哥博罗仕中国事，即艳羨马哥之为为人”。后来钱恂到了日本，见到日本学西方有成效，“知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科学教育均无如日本之切实可法者”，首创派遣留学生留学日本之议，而以其弟幼楞为先导，并陆续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女婿都送到日本留学，成为中国第一个有女学生到日本留学的家庭。单士厘在庚子、辛丑、壬寅几年间去日本，“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她天资聪明，又肯用功，很快就学会了日语文，甚至钱恂都得依靠她当翻译。她自己也和爱住女学校校长小具贞子、东京学校女干事时任竹子、女教师河原操子等日本知识妇女交上了朋友，广泛参加了国外的社会文化活动。

离开日本东京准备去俄国时，大坂正开“第五回内国博览会”，单士厘要在东京留学的儿媳同路到大坂参观。有一天大雨竟日，她们仍然冒雨出游。单士厘写道：“中国妇女本罕出门，更无论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广众之场。予因告子妇曰：今日之行，专为拓开知识起见，虽踟躅雨中，不为越礼，……”

“踟躅雨中，不为越礼”。单士厘如果不走出国门，没

见过世界，就不可能有这样明智通达的思想。正因为她有了这样的思想，所以在从日本归国回乡小住的几天中，陆续有如下的记载：

……步行至东南湖母舅家，距予家不足三里。中国妇女，向以步行为艰，予幸不病此。当在东京，步行是常事。予丑寓居鎌仓，游建长寺则攀树陟巖，赏金泽牡丹则绕行湖堦，恒二三十里。然在中国，则势有所不能。此硃石为幼年生长地，今已老（按：当时单士厘四十余岁），乡党间尚不以予为非，故特以步行讽同里妇女。

……

伯宽之友顾、金二君，欲见予谈日本女学事。论乡曲旧见，妇女非至戚不相见。予固老矣，且恒与外国客相见；今本国青年，以予之略有所知，欲就谈女学，岂可不竭诚相告？乃偕伯宽接见，……

……

李君兰舟家招饮，其太夫人率两女、一外孙女接待。席间谈卫生事，因諄戒缠足，群以为然。

这些自述，活活刻画了一位蔑视封建礼法，主张文明进步的前辈知识妇女的形象。

后来到欧洲时，单士厘渐入老年，但豪迈气质依然没有衰减。罗马圣彼得堂的“唱诗小教堂”，是“晚课行礼之所，日曜日亦行弥撒礼于此，男子非礼服、女子非蒙黑幕者不得入，音乐甚有名”。她大概不愿意蒙黑幕（面纱）进教堂吧，乃“恒率孙辈伫门外听之，不觉神往。孙辈侍听，亦自然有一种静肃气”。这种近乎“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阔大自由的气象，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中真可算

是凤毛麟角了。

启蒙时代的女性

这是一个旧的意识开始崩溃瓦解，新的思想不断浸润渗透、开始出现初潮的时代，是何香凝在深思冥想、秋瑾在慷慨悲歌的时代。单士厘虽没有卷入革命的漩涡，但是却整个地感到了时代的潮流。她从封建的闺门走进广大的世界以后，耳目一新，思想随之而起了更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反映在她写的旅行记里。

《癸卯旅行记》卷上多谈日本，对日本的长处介绍得很多，如参观大坂博览会教育馆后写道：

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死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馆中陈列文部及各公立私立学校之种种教育用品，与各种新学术需用器械，并医学一门尤夥。更列种种比较品，俾览者得考见其卅年来进步程度。……要之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无国民安得有人材？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中国前途，晨鸡未唱，观彼教育馆，不胜感慨。

从鸦片战争吃亏挨打以后，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以前，一切想改变中国贫病愚弱面貌的中国人，无不把眼睛望着西方，想要向西方国家学习。日本人向西方学习并不比中国早，学习的成效却要比中国大得多。所以，在甲午、戊戌以后，提倡学日本的风气越来越盛，差不多成了维新运动中一大主张，启蒙时期的一大特色。单士厘作为一位启蒙时期的女性，在这一点上态度十分鲜明。她在

日本看到东京市上从西方进口的物品，多半是图书和工业用品，而上海洋行里所卖的，却尽是手表、戒指和其他“玩品”，从而发现日本学习西方“专务实用”，而这正是中国封建官僚和洋行买办们无法做到的，不禁慨乎言之：

日本崇拜欧美，专务实用，不尚炫耀。入东京之市，所售西派品物，亦因籍为多，工艺为多，不如上海所谓洋行者之尽時計、指轮以及玩品也。故从上海往游日本者，大率叹其“贫弱”，正坐不知日本用意耳！

在长崎税关，她见到的秩序十分良好，与上海所谓“洋关”迥然不同。元山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里，“一室中白木几椅无他物”，“以视中国招商局之华美，奚啻天渊”，“然贸易事固不在饰观”，中国招商局的业务远不如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这就是两种制度（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差异。

单士厘很谦和地说，“予知家事经济而已”，很少高谈政治。但难得的是她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悟到了社会进化的道理，而主张维新，主张进步，这正是启蒙人物的特色。

例如书中有一处谈到了历法，说“世界文明国，无不用格勒阳历，一岁之日有定数，一月之日有定数，岁整而月齐”，“故日本毅然改历，非好异也”。可是当时中国封建朝廷和士大夫，却“以‘改正朔’三字为易代之代名词，故相率讳言”。单士厘“自履日本，于家中会计用阳历，便得无穷便利”，故积极主张中国改用阳历，说：“改正朔与易

代不相干，何讳之有？”她的这个主张，四十六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终于得到了实现。

但单士厘又不是一个数典忘祖的人。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中国的精神文明也确有不可抹煞的优越性。比如在谈到“女学”即女子教育时，她认为中国女子注重两性道德，这是为西方妇女所不及的。中国的缺点在于完全没有认识到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本，以为“德”即“一物不见、一事不知之谓”。“东国（日本）人能守妇德，又益以学，是以可贵”。而“西方妇女，固不乏德操，但逾闲者究多。在酬酢场中，谈论风采，琴画歌舞，亦何尝不表出优美？若表面优美，而内部反是，何足取乎？”

现在社会上有极少数男女青年，受到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颓废派标榜“性解放”、“性自由”的影响，追求“荡检逾闲”的生活方式。他们（或她们）连表面上“谈论风采”的优美也表不出来，内在的道德情操当然更谈不到优美。对于他们（或她们）来说，听听八十年前这位最早解放思想的老祖母的话，也许不无裨益。

反对侵略和专制

《癸卯旅行记》的卷中和卷下，记录了从海参崴经当时俄人控制下的“满洲铁道”（中东铁路），过西伯利亚，直达森堡（圣彼得堡）途中的见闻，对于沙皇俄国的扩张野心和侵略暴行，有比较深刻的揭露。

在海参崴一登岸，就看到入境旅客必须受到世界上最

严厉的检查。“遇东方人尤严，盖无方寸之包不开视，甚至棉卧具亦拆视，一盆栽之花亦掀土验之”。铁道进入中国东北境时，“由俄入华，其关权应在华而不在俄；然今日关权，乃在俄不在华”，中国人在本国领土上仍须接受俄人检查。由满洲里车站进入俄国境时，检查之严又“无异海参崴”。钱恂一行是外交官，得以免受检查。但目睹这些情形，单士厘十分气愤。她说：“中国妇女闭笼一室，本不知有国。予从日本来，习闻彼妇女每以国民自任；且以为国本巩固，尤关妇女。予亦不禁勃然发爱国心，故于经越国界，不胜慨乎言之。”

哈尔滨是当时俄国在远东进行侵略扩张的重要据点。单士厘等住的地方“名旧哈尔滨，土名香坊，旧为田姓者‘烧锅’所在。五年前，俄铁路公司人欲占为中心起点，乃逐锅主而有其地”。接着见到附近的秦家冈地势更好，又“以己意划界，不顾土宜；以己意给价，不问产主”，共侵占了一百三十二方里的大片土地，“定名为日诺威保特，译言新城（新哈尔滨）”，“已建石屋三百所，尚兴筑不已，盖将以为东方之彼得堡也”。

单士厘在哈尔滨时，见到俄国“汽船三数，喷烟激浪”，在松花江上横冲直闯。感到朝廷将“此著名之松花江、嫩江间流域千里膏腴”，“今慨以赠”给俄国人，“安得不令他人哂乎？”

关于沙俄帝国主义分子在东北任意侮辱、残害中国人民的暴行，单士厘记载得不少。钱恂的旧友李佑轩，因为

叫马车夫将车停在饭馆门口，竟受到俄警的野蛮殴打。“李君以铁路公司之高等华员，且善俄语，竟以一车夫就食之故，大受警辱。事后诉于总监工，总监工虽极力抚慰，而不闻一惩警役。”“同日，阿什科有俄兵刃杀一解饷华官之仆于途，并伤二同行人”。单士厘用愤慨的语气写道：

俄人肆虐杀淫掠于东三省，自以海兰泡之杀我男妇老幼三千余人于一日，为最著称。黑龙江沿岸，被杀者数十数百，不可枚举。……辛、壬以来，被杀一二命，见公牒于三交涉局者以百数，不见公牒者不知数。至于毁居屋，掠牲畜，夺种植，更“小事”矣！……

……一哥萨克持刃入一老幼夫妇四人者之家，攫少者肆无礼，其三人抱头哭。此哥萨克次第杀此四人而出。夫哥萨克诚强暴；然四人者，纵无器械，岂竟不能口啮此兵，而默然待死乎？……

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使得单士厘这位纯然“林下风”的大家闺秀，也表示宁愿“口啮”俄兵，也不愿“默然待死”，对沙俄在中国东北犯下的罪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专制的腐朽、反动，是“相得益彰”的。单士厘全文抄录了庚子年间无耻向沙俄侵略军投降的宁古塔副都统讷荫献给俄将迟怯苛夫的“功德碑”，讽刺地说：“讷荫满洲世仆，其忠顺服从，根于种性。见俄感俄，正其天德，但文字非其所长也。”后来车过宁古塔时，她又感慨地说：“溯顺治十一年（1654），俄哥萨克兵直招宁古塔，为中国都统沙尔呼达所败，往事不复可追矣！”

……南望增叹，不知撰碑之讷荫，尚在塔城否？”

俄人在哈尔滨掠夺土地时，哈尔滨本地的世袭封建贵族、大恶霸恩祥是俄人的得力助手：

恩祥恃其世官之焰，本鱼肉一方。自俄人来此，更加一层气焰。每霸占附近民地，以售于俄人，冀获微价。……俄人利用之，故土人畏之，官宦又媚之。……屯中“红胡子”所巢穴，现为恩祥所庇护。俄人欲将屯地圈入界内，以扩张路线，屡向华人言之。想实行此事，亦必不远。

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各设一交涉局于哈（尔滨），例以候补道府司之”。这些封建官僚“唯恐失俄欢，仰达尼尔（俄国在东三省的总管）鼻息唯恐不谨。”“即傅家店一赌博案，亦必请示于达也。”

地方封建势力和地方政府官员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如此，全国最高政府的态度又如何呢？关于讷荫献给俄人那块碑，“李兰舟以此碑竖立崑崙，引为国民之大辱，曾录告北京政府，政府不答”。单士厘坐火车由海参崴到彼得堡，清楚感到俄国在中亚和远东经营的铁路线，正如巨蟹之双螯，“向我北京”。她写道：李兰舟给总署上条陈，“言俄人志在接路中国地上”，“南皮张公权两江，亦电奏闻俄将造中国铁路达鸭绿江口，请中国预谋抵制”，可是给他们的答复却是“可以无庸置论”。达当然不能不使这位“勃然发爱国心”的知识妇女废笔长叹了。

旅行记中没有更多批评本国政治的话，但从作者对专制主义俄国落后黑暗的谴责，也可以看出一些“微言大义”

来。她历述“俄商之不得自由贸易”、“俄学生之不得自由读书”、西伯利亚大监狱“待遇囚徒之残忍举世无双”、西伯利亚的流放犯人多达五十万，等种种情况。俄国的新闻事业不发达，原因是“政府对报馆禁令苛细”，“执笔者既左顾右忌，无从着笔，阅者又以所载尽无精采而生厌”。俄国的宗教气氛极浓，原因是专制政府“务欲使人迷信宗教，则一切社会不发达与蒙政治上之压迫损害，悉悉诿于天神之不佑，而不复生行政诉愿、行政改良之思想”。这些情形，在今天俄国境内恐怕也依然存在，真是源远流长，其来有自。

最有趣的是，明明是落后混乱，偏偏要粉饰太平。沙皇俄国的情形如此，满清朝廷的情形又何尝不如此？单士厘对“俄官之动称国政仁厚”有一节极妙的评语：

譬如水旱偏灾，发帑移粟，乃行政者分内事。而在俄国则必曰：“此朝廷加惠穷黎”，“此朝廷拯念民生”。一若百姓必应受种种损害，稍或不然，便是国政仁厚。此俄之所以异于文明国也！

从追求文明、要求改良的思想出发，就必然走到对制造愚昧和迷信的专制政治的不满。单士厘尽管很少谈政治，她的书却仍然是有政治意义的。

介绍希腊罗马的艺文

但是，单士厘毕竟是一个深受文化熏陶、颇有审美能力的知识分子，她主要的兴趣是在文艺和学术方面。

总的说来，单士厘对俄国是不感兴趣的。可是她对莫斯科画院里的俄罗斯绘画却十分赞赏：“所悬万幅，油画、水画、铅画皆备，其绘光之技尤不可思议。光肖，则无笔不肖。且能因光肖声，雨、风、泉、石及人物形神，莫不如闻其声，至绘声而技绝矣，此为日本所未及见。”对于伟大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她也极致倾倒：“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严，……恨之入骨，不敢杀也。”单士厘的这段叙述，曾被著名文学史家阿英引用，誉之为“最早赞扬托尔斯泰的中国妇女”。

和《癸卯旅行记》相比，《归潜记》中关于文艺学术的介绍，更加丰富得多。

《归潜记》中的《章华庭四室》和《育斯》两篇，用简洁、优美的古文，叙说了“金苹果”、“特洛伊木马”、“阿波罗射蛇”、“黄金雨”等有名的神话故事；又从学术上考究了神话传说和宗教仪式的演变，对希腊罗马神话的源流作了概括的说明。在中国的神话文学翻译和神话学研究上，可以说是“开山之作”。

《彼得寺》（附《新释宫》）、《景教流行中国碑跋》和《景教流行中国表》三篇，包含有关于基督教史和欧洲建筑史的重要资料。如《彼得寺》中写正门的一段：

驱回罗马市中，无往不见高耸云表之彼得寺。一至彼得场（寺前广场），豁然与寺门靛面，中矗尖柱，旁竖喷泉，而柱廊转为两翼。……

门廊前额，大字刊落成之年及在位景宗之名姓与其在御之年。入口之上，其内向处，有聚珍画一方，为乔笃所

画，乃有名杰作。……其画为一船，载耶稣使徒航海遇风，耶和華在天际为遭难者祝福，右角耶稣拯彼得于浪中，对面坐渔父。此画……位置于此，具有深意。先是景徒大率由多神教改依，此等人习于偶像教式，虽依景教，不忘旧礼，每于未入寺之前，转身先拜太阳。在景教不许拜太阳，而此习骤难革除，故于廊内面特置此画。彼转拜者自用其拜太阳之习惯，而在景门视之，仍是专拜耶稣，可谓两无窒碍。

这样的文章，叙述的景物十分鲜明，又介绍了宗教史、文化史上的知识，比普通的记游文字要高明多了。

《马哥博罗事》、《摩西教流行中国记》、《义国佩章记》等篇，记录了中西交往史上许多事情，把亲身见闻和历史知识串在一起，而且串得很好。单士厘是一个有心人，文字中时时流露了她的爱憎。如《摩西教流行中国记》附录的《罗马之犹太区——格笃》一文，叙述了罗马犹太人被迫害、受歧视的情形，诸如：

古罗马习惯，……迫令犹太人于喀尼乏尔节日，竞走于群民嘲讪之中，如竞马然。……竞走者，驱驴于前，犹太人逐驴后，仅许围一缕布于腰下，四肢尽裸。犹太人后为水牛，牛后为野马，凡不以人类视犹太人也。

……今虽不用此例，而犹太人尚于节之第一主曜，往嘎毕都行敬礼于马鞍。盖纪念往事，而谢马之娱罗马民以代已也。

单士厘明白表示：她写这些的目的，是为了“以示亡国遗黎受辖于白人治权下之情况”。在全文最后，又特别加了一行话：“此格笃记，阅者宜细心味之。数百年后，吾人当共

知之。”这无非是暗示同胞，如果中国还不力疾自强，保国保种，犹太人的惨况就会落到中国人的头上。在谈艺文、述史事的时候，她依然没有忘记国家和人民，始终保持了一个启蒙者的良心和激情。

*

《癸卯旅行记》有1904年日本“同文印刷舍”排印本。我们根据单氏原稿，校改了排印本的错误，加以标点，重排出版，并将排印本多出的几段文字，用方括弧补入。《归潜记》则据钱氏家刻毛本标点排印。两书均未作任何删节，只在一处地方用□□代替了原文。《彼得寺》和《章华庭四室》篇中的小标题，原来用“右……”的形式放在每节之后，现移置每节之前。文内加框小题和脚注，则为编者所加。《归潜记》原来所分的“×编之×”，大概是作者准备改编的次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就把它取消了。

单士厘的像片，蒙钱三强同志转请钱秉雄、钱端义同志多方协助觅得，为单士厘八十一岁时所摄。正是在这一年，单士厘以高龄完成了《清闺秀艺文略》五卷，在跋语中略略述及了她本人和协助“排比雠校”的“玄同小郎”（小郎即夫弟）辛勤劳动的情形，全稿由她亲手钞的即有十余部。可见这位老太太直到晚年，仍然在为积累、整理文化遗产努力工作。这种治学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佩。

钱秉雄同志在寄像片给我的信中说：“我的侄女们有一个要求，希望出书后，寄几本来做为对她们的老祖母的纪

念。我想，您一定会高兴她们要求的。”

请允许我高兴地表示对钱秉雄、钱三强昆仲和钱家其他同志的感谢，是他们使读者得以一睹本书作者的风范，使本书能以现在的形式，对这位在启蒙时代走向世界的先进妇女表示尊重和纪念。

癸卯旅行记

钱恂题记

右日记三卷，为予妻单士厘所撰，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方今女学渐萌，女智渐开，必有乐于读此者。故稍为损益句读，以公于世。

钱 恂志

作者自叙

回忆岁在己亥(光绪二十五年),外子驻日本,予率两子继往,是为予出疆之始。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间,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今癸卯,外子将蹈西伯利^①之长铁道而为欧俄之游,予喜相偕。十余年来,予日有所记,未尝间断,顾琐细无足存者。惟此一段旅行日记,历日八十,行路逾二万,履国凡四,颇可以广见闻。录付并木,名曰《癸卯旅行记》。我同胞妇女,或亦览此而起远征之羨乎?跂予望之。

浙江钱单士厘志于俄都森堡^②

^①西伯利:西伯利亚。

^②森堡:圣彼得堡。

癸卯旅行记卷上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阳三月十五)

黎明，发自日本东京寓庐。是行也，留两子一妇一女婿三外孙于东京，远别能无黯然。

由东京
到大阪

然两子一妇一婿，分隶四校留学，渐渐进步。外子自经历英法德俄而后，知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科学教育均无如日本之切实可法者，毅然命稚弱留学此邦，正是诸稚弱幸福，何惜别之有？且予得一览欧洲情状，以与日本相比较，亦一乐事。时大坂正开第五回内国博览会，尤喜一观。遂命长子妇侍往大坂观会，俾于工艺上、教育上增多少知识。午前七时余，汽车发新桥驿。家人之外，同国人、日本人送行者数十。汽笛一声，春雨溟濛，遂就长途。新桥、神户间，所谓东海道者，予已三度经过，均晚发晓达，未得领略风景。此次虽雨窗模糊，究比宵中明亮，自山北驿至御殿场驿，穿过隧道不少。急湍峻岭，翠柏苍松，仿佛廿余年前游括苍道上。过琵琶湖南，入西京近乡，夹道田畴，正事耕作，现一种农家乐境。午后九时半，抵大坂，

寓环龙旅馆。自新桥至大坂，凡日本三百五十六里半（日本一里当中国六里）。

**第五回内
国博览会**

十八日（阳三月十六） 观博览会。外子承日本外务省招待，为赴会之宾，有优待券。予相偕而往。外子云，虽不如昔年法国巴黎之盛，而局面已不小。况既云内国博览会，自不能与万国博览会相比拟，而其唤起国民争竞之心则一也。会场地凡十万余坪。其中万二千余坪为建筑之馆舍。会中凡分十馆，汇记如左：

曰工艺馆，为此会主中之主。栋宇连亘，品物充牣，较他馆为盛，无一非本国人工所成。此会每五年一回，以其前次之会相较，验工作进步之程度，故精制固所共珍，即粗制亦在所不弃。更助以图画、模型、解说书等，务使览者了然于其发达状况，用意全在工商。馆中执役人，尚女少于男，窃度第六回之会，必女多于男矣。华人向译此种会曰“赛珍”，曰“赛奇”，皆与会意相刺谬。

**日本之强
由于教育**

曰教育馆。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即所以能设此第五回之博览会，亦以有教育故。馆中陈列文部及各公立私立学校之种种教育用品与各种新学术需用器械，于医学一门尤夥。更列种种比较品，俾览者得考见其卅年来进步程度。年来外子于教育界极有心得，故指示加详，始信国所由立在于人，人所由立在于教育。有教必有育，育亦即出于教，所谓德育、智育、体育者尽之矣。

教之道，贵基之于十岁内外之数年中所谓小学校者，尤贵养之于小学校后五年中所谓中学校者。不过尚精深，不过劳脑力，而于人生需用科学，又无门不备。日本诚善教战！

中国向以古学教人，近悟其不切用而翻然改图，官私学堂，大率必有英文或东文一门之功课。试思本国文尚未教授，何能遽授外国文？无论其不成也，即成，亦安用此无数之通外国文者为哉？要之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并非为政府储备人材，故男女并重，且孩童无不先本母教。故论教育根本，女尤倍重于男。中国近今亦论教育矣，但多从人材一边着想，而尚未注重国民，故谈女子教育者犹少；即男子教育，亦不过令多材多艺，大之备政府指使，小之为自谋生计，可叹！况无国民，安得有人材？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中国前途，晨鸡未唱，观彼教育馆，不胜感慨。

中国前途
晨鸡未唱

曰农业馆，凡植物及畜牧皆隶焉。即如米之一种，每匣仅装合许，凡数千百匣，盖别其为何地所产与何种肥料所培。卖约开始甫一日，此千百匣为一人尽购而得。（会例：凡买会中物品，留俟会散始取去。）可见彼中人留心实业。

曰林业馆。闻此业各国均以为巨额之收入。日本亦仿各国例，分皇室产（即御料林）、国有产、民有产三种。国有产最多，民有产次之，皇室产独少，有比较图悬示。或不知帝有与国有之迥别，故特揭之。

漁法漁具
分示極細

曰水产馆，陈列鱼蚌海苔等类。鱼本日本所独富，渔又日本所擅长。观其渔法、渔具，随时随地随鱼而异，分示极细。闻宁波渔具，为欧美所艳称，惜无会以表显之。

曰机械馆。此馆所陈，亦日本所自造；而其式其用，皆学自西方者。

曰通运馆，汽车、汽船、电线等属焉。亦取法西国，而无一西国品。

曰美术馆，绘绣、雕刻、传塑之属，而绘绣尤多。各馆卖约品不少，而此馆卖济者独不多，岂价值较昂欤？抑风俗尚朴欤？有一绣鹿踞草石间，初无彩色，不过白黑青三种渲染浓淡而已。然陈其所绣之线，多至一百六十余种，知绘影绘声之绝技，不外分析浅深，浅深烘托而光出，光出而影声均现矣。东京工业学校，昔曾一观。其染织一科，先从光化着手，故采色夺目，而在绣尤难。

曰台湾馆，凡台湾物产、工作皆列焉。观其六七年来工作，与夫十年前之工作相较，其进步之速，令人惊讶不已。昔何拙，今何巧，夫办事在人为耳。草席、樟脑、蔗糖、海盐，尤今胜于昔。且新发明之有用物品，多为十年前人所不及知者。再越二三十年，必为日本一大富源。

台湾馆

曰参考馆。日本此会，虽为内国工艺而设，而其意未尝不欲为他年万国博览会之基础。乃设此参考馆，为陈列外国物品之所。然在西方工商程度已高之国，罕愿送物品

于幼稚之日本，故所列西品，不过日商之贩自西方，与西商之贩售于横滨者而已。中国则由日本领事向政府及各督抚敦劝，故勉出物品，以应其请。湖北居首，四川随之，各有一小区，列物数十种。虽人工物与天然物并陈，然意在劝工商，不在竞珍奇，已与会旨相合。山东物、两江物迟至，无地可陈（欲预会，必先向彼政府定地若干。湖北以预定，故有地，他省则否），尚未启篋。福建物列于台湾馆之隅，大起学生之感情，现正谈判中。此次各省派遣候补道一二人，各总其省事，且别有多数之游览官。北京政府，更派勋贵预会。他日诸巨公归国，不知有何报告，能阐明会意否？

中国参加展览

曰畜牧场，备牛马等家畜之栏，然畜物尚未进会。

曰体育会，为研究各种体操及自转车等事。

曰植物场，蒔花果及园庭栽树之模范，标明种植之法，何等培养？得何种结果？其理浅易，颇便民用。习见之品为多，珍卉不概见。

各馆中所有各肆各会，其装饰点缀，千百无一同者，各因其所列物品，以生情致。如列金工物者，其装饰多金类。列绣物者，其装饰即绣屏、采幃。若林业馆各门，多用木材嵌合。农业馆各门，多状疏篱瓜蔓，作一种村朴景象。有糖品室，即列丈余巨蔗十数，以当门垣。此其余事，亦颇足见即物即景之趣。外子云：彼一切度置配合，悉符西法，可征其办事之不苟。其他休憩所、游戏所等，凡以便客娱客者数十

一切布置悉符西法

处。并有医疗所，盖日聚一二万人于一地，安必无猝遭伤病者乎？有一饮食所，名牛乳模范店者，其待客食品，则牛肉、鸡肉、羊肉外无他肴（羊为日本所最珍），牛乳、麦酒外无他饮料，而选材烹饪，与器皿几椅，无不清洁。一客至，则以牛乳一觥、肴三品进，糖及乳脂佐焉，价仅三十五钱。其解说书所载，欲以廉价精美之品，示国人以卫生之法。一饮食之微，用意周挚如此。

别院曰赤十字会，所列品皆治疗所用，如刀圭、护伤衣布等类，无物不洁益求洁，便益求便。此会尤重在军用，故急治法与搬运伤病人法更为注意。当明治十年时，入会者仅三十余人，今年已增至十七万五千余人。此为万国合会，故救护伤病无分彼我，两军相对，虽敌人亦一体救护。外子云，昔在俄国克雷木^①地方观俄英法战争遗迹，尚存俄后亲手治疗伤病用品，如药瓶药布等。盖各国君后无非此会中人，日本皇后亦此会领袖，甲午之役，亲驻广岛，治疗病兵。此会多妇女，缘女子心细而慈祥，故于治疗尤宜。

皇后亲手
治疗伤兵

十九日（阳三月十七） 仍游博览会。

二十日（阳三月十八） 外子所得之优待券，本可游东京、名古屋、西京^②之六七离宫。在东京时，以治行匆匆，未及游。道经名古屋，又未克中途下车。今日特乘汽车，往西京一游。入西京，仰见皆郁翠之山，随处有清洁

^①克雷木：克里米亚。 ^②西京：京都。

之流。街衢广洁，民风朴质，远胜东京。下汽车乘电车，抵离宫名御所者门前。步入苑，松柏梅柳，夹道临池，寂静严肃，仿佛诵唐人早朝诗。徘徊广苑，正不知应从何门而入，遇一书生询何往，告以欲入离宫。彼特为询问确实，导至一门。外子出名刺与优待券示守宫，守官导入室，出簿请书姓名。日本用西例，得挈妻子游，故予及子妇均随入。

守官导游十余所之宫殿，尽广洁古雅，想见唐宋遗型。外子言，此与西国宫殿，华朴天渊。西国宫殿，一石之嵌，一牖之雕，动以千万金相夸，陈列品无非珠钻珍奇。予益知日本崇拜欧美，专务实用，不尚焜耀。入东京之市，所售西派品物，亦图籍为多，工艺为多，不如上海所谓洋行者之尽時計^①、指轮^②以及玩品也。故从上海往游日本者，大率叹其“贫弱”，正坐不知日本用意耳！藻井屏榻，多半名人绘画中国古圣贤像及事迹，令人起景慕心。元旦受贺殿，泉石花木，点缀广庭，风景最佳，凭栏驻望，心神怡旷。

西京宫殿

游毕辞出，前导引之书生候于门，坚邀游其学校。是日校中休假，引观一切颇详，且特试化学数种以观。出游金阁寺，本名鹿苑寺，西京名所也。山水池石，楼榭花木，无一不古风华式。寺僧以古法烹茶进。日本人好此，今女教中尚留此一种古派，昔在爱住女学校校长小具贞子家曾

①時計：钟表。 ②指轮：戒指。

饮之，彼道烹法饮法颇详。读唐宋笔记吟咏之言煎茶者，略或似之。出寺已晚，不及游二条离宫及本愿寺，遂汽车返大坂。

**俄国宣布
信教自由**

车上购新闻纸读之，载俄帝于其先帝解放农仆^①之纪念日，又颁新谕，允各派信教得自由。又地方自治制度许益扩张，更救助受强制之劳动农民，各报称颂弗置。予等将有俄行，闻俄事弥留意。俄于地方自治，颇非其政府所愿。徒以邻逼文明，非稍作门面语，何以自侔于列强？故以先所谓自治者，仍有名无实，此次重颁新谕，若宫厅果愿奉行，岂非千百年来俄国一大革新乎？然远徵近验，知其必不能也。

**侨商请参
观水族馆**

廿一日（阳三月十九）上海孙君实甫，商于大坂有年矣，明时局，无中国官气，与外子友。是日偕其夫人，邀予等同乘汽车，游堺之水族馆。堺距大坂不远，馆亦附属于博览会中。水族百数十种，多畜于壁嵌，使人谛视。嵌法：穴壁注水，上覆玻璃以引光，内嵌玻璃以引人目。玻璃内流水汨汨，沙石荇草，各就其所畜水族之本性以为配置，俾游泳其中者，一如旧所习惯，以遂其生趣。巨大水族，别畜以水池水槽，各标其名与产地。适有小学校教师率幼生二三十来游，师指壁上所悬图及字示诸生，诸生欣然领悟，盖正与读本相印证。予见所未见，目不暇给。外子云，巴黎水族馆品类，

^①农仆：农奴。

尚不能如此之多。孙君伉俪饮予等于堺之层楼。堺濒海，水族鲜美。晚，归大坂。

廿二日（阳三月二十）大雨竟日，予等冒雨游博览会。是日游人少，予等得从容细观。饭于会中，晚归寓所。中国妇女本罕出门，更无论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广众之场。予因告子妇曰：“今日之行，专为拓开知识起见。虽踽踽雨中，不为越礼，况尔侍舅姑而行乎？但归东京后，当恪守校规，无轻出。予谓论妇德究以中国为胜，所恨无学耳。东国人能守妇德，又益以学，是以可贵。夙闻尔君舅言论，知西方妇女，固不乏德操，但逾闲者究多。在酬酢场中，谈论风采，琴画歌舞，亦何尝不表出优美；然表面优美，而内部反是，何足取乎？近今论者，事事诋东而誉西，于妇道亦然。尔慎勿为其所惑可也。”

妇女的
德和学

廿三日（阳三月廿一）今日为横滨之日本邮船过神户向上海之期。予与外子应由大坂向神户附舟内渡，为上海之行，先令子妇乘汽车归东京。弱女子千里独行，虽在外国，亦颇悬心，幸同车有女子，且已先期属东京校中女干事时任竹子君，按时刻在新桥停车场相迓，必无虑。遂分道而驰。

令子妇
归东京

予等至神户，九时登“西京丸”，此舟予已再度乘矣。有松方幸次郎君，为松方正义伯之子（伯曾任总理大臣及大藏大臣），久游欧美，商于神户（川崎造船所），与外子为谈教育谈船舰之旧交，遇于“西京丸”，闻外子将游俄，颇

惊讶。盖日本重视外子，以为与时局有绝大关系。今舍日本而北游，不能无疑。岂知外子年来自悔闻见太多，知识太早，颇用静观主义，为娱老私计，无论在何国，均不愿为有关系之人乎！

十时舟行。此一段海程，左右皆山，浓树扶疏，耕渔错落，为风景绝佳处。入夜，渔火隐现如繁星，允称绝景。西人过此，每坐甲板上眺望不忍去。予八度经此，亦观览不厌。

廿四日（阳三月廿二） 午前四时抵下之关^①，泊舟受煤，此为日本己国船往来受煤之最良港。去年予乘汽车到此，曾一访乙未媾和之所谓春帆楼者，今时局更变矣！午后三时受煤毕，开行。

触礁

廿五日（阳三月廿三） 午前三时，梦中闻大声发于船底，全舟为摇，知必有损，而行驶不略停。外子起观，山近波平，谅无大害。五时半，下碇长崎港口，知船底触岩受损，水入货舱。同舟俄人四五，华人十余，均仓皇唤渡登陆。外子不为动，予亦安坐餐室。九时，勉强入船坞，乃出险。坞名立神，在长崎市之对岸。泻坞中水，至午后四时方毕。石级层坡，高三十余尺，工程颇巨。长崎本冲要港口，时有外国船入港求修缮，故有坞凡三。予等仍在船静候。船处于坞中无他苦，惟水源不便，故浴室、W.C.室皆闭，为最

^①下之关：下关，即马关。

困事。幸女仆殷勤，予无所苦。斧斤之声，铮铮于船底，入夜篝火工作。初，船长尚拟修毕驶行。迨入坞，知损处不小，事务长来告曰：当易舟渡海，已电神户召船来，惟须后日晡，所召船方来耳。予等决计在船守候，盖予及外子外无他客矣。

上海李兰舟君，本外子昔年森堡旧友，今任海参崴之商务委员，时正假归，道出长崎，闻外子以舟损暂留，遣人来迓。外子遂往谈，留宿岸上。

彼得堡
旧友

廿六日（阳三月廿四） 外子偕李君来舟共谈，外子又偕李君登岸。予独坐餐室，时登甲板。住舟岸上，另有一种景象。作东京诸女友书，告以别后事，船虽损，人无恙。又电复实甫夫人之慰问。

廿七日（阳三月廿五） 偕外子渡港，步长崎街市，见所谓“中国街”者，杂乱不足观。盖有局面之华商，均不在此街耳。饭于福岛馆，订下月重莅长崎就寓彼馆之约。午后回船。船长美国人，六十余老翁，能日本语。来谈，再四道歉仄，自言任船长三十年无过失，今出此变，愧恨无喻，其敦实可敬。六时，神户召来之船到崎，明晨换乘驶行。

廿八日（阳三月廿六） 午前十时，换乘“萨摩丸”。船长送至坞外渡舟，殷勤若不忍言别者，何情谊之深耶！船上执事，如事务长以下至男女仆，皆换乘。午后五时行。此为丁酉冬小叔幼楞东渡之船，今六年矣。

留学日本
的先导

幼楞东渡，乃外子依托彼陆军少将神尾光臣而行（时神尾任大佐）。盖留学日本之举为外子所创议，而以幼楞为先导。外子每自负，谓日本文明、世界文明得输入中国而突过三、四十年曾文正国藩之创游美学生议，沈文肃葆楨之创游英法学生议，而开中国二千年未开之风气，为有功于四万万社会，诚非虚语。彼游欧美之学生岂必乏材？徒以程度相去太远，莫由将欧美文明迳输我国，而必借道于日本者，阶级不同也。予谓幼楞虽病未卒業，而论输入文明之功，其嚆矢不在外子而在幼楞。外子亦掀髯谓然。

廿九日（阳三月廿七） 船小，颇欹侧不适，予坚卧室中。外子本定“西京丸”廿七日到上海，留二日，于三十日仍乘“西京丸”返长崎，以与“小仓丸”相衔接而向海参崴。今既延误，须改易行期矣。长崎、海参崴间，日本邮船每二周一回云。

回到上海

三十日（阳三月廿八） 大雨溟濛，此船长初航中国，未谙吴淞口外水线，又雨濛不辨前途，故频频停轮，午后三时始抵岸。幼楞候于栈桥，望见喜甚。并知予弟伯宽、表弟许可庄亦候予于上海。冒雨登岸，颇感困难。寓晋升栈。此次本作长行计，故衾褥洗而具等，均已无须自备。今船期既误，不得不多留上海数日，而中国栈中不备此等供客之具，乃从同乡胡仲巽家借用数品，又自购数品。一履本国，反多不便，令人失笑。

三月一日（阳三月廿九） 雨沉沉不止，闻此雨亦四旬不晴矣。命轿访亲友数家。予非好乘轿也，奈街衢有不通马车、人力车者，又行人无公德心，不可以步行，安得不轿？忆去岁旅居租界，曾访城内务本女学堂主人之吴怀疚夫人，及日本女教师河原操子氏。马车驱城外，步半里至学堂，道秽人杂，几不可耐。夫上海城逼近租界，且又历五十年之久，竟无一毫改新意，殊不可解。

二日（阳三月三十） 迁福兴栈，虽较晋升略洁，然烦杂仍无异。本国旅馆，殆无一可居者。弟辈聚谈，亦殊欢乐。

三日（阳三月三十一） 旅客初归，俗事纷集。外子久厌俗事，而船期未届，议定借予率诸弟驾舟泛僻乡，作清闲数日之谈，以避沪渚之嚣。予及诸弟均欣然。

四日（阳四月一日） 晨起，同栈有湖北四学生谒外子，乃自强学堂之俄文生，新奉官派赴俄留学者也。此学堂俄文科本外子所议创，四生又外子在学堂时来入学，有旧谊，极愿随外子同作俄行。外子雅不欲再闻鄂事，去岁已坚辞绝，然四生初离乡井，即沪上已不免生疏，何况异国？其情恳切，不得已姑令四生自行电询湖北请进止，告以月之廿二日方有“伊势丸”自长崎向海参崴，必于月之十四日由上海行乃合宜。诸生愿诺。予闻此，知湖北当局必以此諄托外子，昨日所议避嚣之举必不成。外子既不能不在上海为诸生代劳，予决计乘此二三日之闲暇往硖石镇省母堂。午后三时，

湖北学生
赴俄留学

偕伯宽等附小汽船行。

五日（阴四月二日） 午后二时抵硖石，家庭絮谈至夜分。

六日（阴四月三日） 竟日谈。晚乘月率朝日婢步行至东南湖母舅家，距予家不足三里。中国妇女向以步行为艰，予幸不病此。当在东京，步行是常事。辛丑寓居镰仓，游建长寺则攀树陟巅，赏金泽牡丹则绕行湖堦，恒二三十里。然在中国，则势有所不能。此硖石为幼年生长地，今已老，乡党间尚不以予为非，故特以步行讽同里妇女。

以步行讽
同里妇女

七日（阴四月四日） 家庭闲谈，继慈、叔母、弟妹等均以士厘明日返沪，将为二万里远游，不胜离别之感。

八日（阴四月五日） 伯宽之友顾、金二君，欲见予谈日本女学事。论多曲旧见，妇女非至戚不相见。予固老矣，且恒与外国客相见，今本国青年，以予之略有所知，

接见青年
谈女学

欲就谈女学，岂可不竭诚相告？乃偕伯宽接见，为谈女学之宜从女德始，而女德云者，初非一物不见，一事不知之谓，略举日本女学校教法告之。中国女学虽已灭绝，而女德尚流传于人人性质中，苟善于教育，开诱其智，以完全其德，当为地球无二之女教国。由女教以衍及子孙，即为地球无二之强国可也。

外子每谓中国人类尚不至遽绝者，徒以人人得母教故。世禄之家，鲜克由礼，然五六岁时，必尚天良未泯，何也？

母教故也。迨出就外傅而渐即浇漓，至应考试、得科第、登仕版，而日就于不可问。何也？离母远也。细想诚然。

午后一时，附汽船向上海，可庄送予行。

九日（阳四月六日） 午前四时抵上海，知外子已允携鄂生四人同行。发出各处信件。行将远别，言事言情均不能少。

十日（阳四月七日） 访本国女友及东国女友数人。

十一日（阳四月八日） 外子为湖北四生汇款，分析公私，划算数目，事极琐碎。中国无钱币之政，所用或不一之生银块，或不一之外国银货，或不一之本国银元，此次湖北交到之款为盐库平银。盐库平者，湖北盐道衙门所用银块之轻重名也。全国所谓平者以百数，而以库平为最重。曰库平，表其重于他平；曰盐库平，又表其轻于库平。究值几何？任市侩之判断而已。各生所携零碎私款，半为湖北自造之银元，此银元又非上海所通用。种种歧异，一经换算，层层折蚀。更欲备日本币、俄币两种为旅用，宜其烦矣。幸四人均情谊相关，视前数次带学生二三十人行，外子一人独任其劳，其难易迥殊矣。

为留学生
经理琐碎

十二日（阳四月九日） 外子无十分时之暇，深以为苦。

十三日（阳四月十日） 李君兰舟家招饮，其太夫人率两女、一外孙女接待。席间谈卫生事，因淳戒缠足，群以为然。兰舟又极言中国女教女容，必宜改良，盖借予之稍知女学，欲以劝

戒缠足

励其姊妹也。

十年之前，岁在癸巳，外子从俄归，篋中有铁路图表，知为兰舟所撰。又闻其由西伯利陆路归国时，未有铁路，万里长途，三马敝车，冰雪奔驰，较缪君祐孙之仅至伊尔库次克者过之，盖中国一人而已。当时外子由海程归，先兰舟半年。合肥李相访俄才于外子，外子以兰舟对，时兰舟尚在途中也。李相属外子函电探兰舟，亟令赴天津，于是兰舟之名遂登于朝云。

兰舟于乙未岁又条陈总署，言俄人志在接路中国地上，凡六道，西三道利多害少，东三道利少害多。其东三道，一为由斯特列田斯克经齐齐哈尔而至营口，一为由赤塔经齐齐哈尔而至旅顺，一为由恰克图经张家口而至天津，皆据俄人所撰之书。时南皮张公权两江，亦电奏闻俄将造“中国铁路”达鸭绿江口，请中国预谋抵制。总署未尝不采，详询海外。奈答者曰“李、张均误以俄路归宿在中国海口，情形隔膜，可以无庸置论”，一语扫空。噫！不知答者于丙、丁、戊间，亦曾追悔前言否？外子时在金陵，故知而见告如此。

李兰舟
与俄国

明日午前将登舟东渡，竟夕碌碌。

十四日（阳四月十一） 午前七时，渐次招令同行者相继登舟，外子再往复而始毕，已九时矣。船名“弘济丸”，与昔年所乘之“博爱丸”，式无稍异，盖本赤十字会之姊妹船（日本于同式军舰同式商船均呼姊妹，盖本于西称也），战时则会中自用，平时则赁与会社也。十时船行，送者数十人，

郑重而别。

十五日(阳四月十二) 舟行大海，镇日卧息，半因船醉，半因在沪冗倦。

十六日(阳四月十三) 午前四时抵长崎，予屡屡经此。起见山翠空濛，残月在水，心境旷然，如逢故人。上月所订之福岛馆人，已来舟相迓矣。前屡借外子带若干人来日本，皆神户或横滨登陆，行囊过税关，予未亲见，且每已得外务省知照，故事事简易。此次十人登陆，只予一人通语言，又未先告外务省，不得不亲入税关。

行囊四十余，一一运入验场，待检视且标“入许”二字，乃得携出场。虽旅客数十，物件数百，亦不免呈混杂状，然无敢搀越，无敢喧嚷，固由关役驯和，亦由旅客自重。曾见上海所谓洋关者矣，初无验场，关役在栈桥上，择人拦阻而验之，雨雪亦然。又不尽阻，亦不尽验，使人不知所从。关役又尽西人，语言不通，且或染中国习气，旅客困苦可想而知，外国幸无虑此。

中、日海
关之比较

福岛馆一一位置毕，饭后率诸人往劝工场各购用物。凡劝工场所陈列，除民间需用寻常品物外，大率以当地产出品及当地最销售品为多。产出品者，如在西京则织物多，在岐阜则纸物多是也。销售品，如

劝工场的
货品

在非通商地则内国用者多，在通商地则外国用者多是也。横滨为通商地，乃英美船常过之处，故劝工场物多投英美人嗜好。长崎亦通商地，而为俄国兵、商船常集之处，故劝工场物多投俄人嗜好。此之谓劝工，此

之谓通商。

十七日(阳四月十四) 风雨竟日。

十八、十九日(阳四月十五、六)

二十日(阳四月十七) 予家留东之男女学生四人，皆独立完全之自费生，一切选学校、筹学费，悉悉往来于外子一人脑中。女学生之以吾家为第一人，固无论矣。两子均已毕小学校六年级之业，而跻入中学校之第一年、第二年级，在中国人循序修学，亦不作第三人想。外子每以此自慰老境，然筹画谈何容易。自留此三日，见外子终日忙忙，无非为学事、费事及家事，与东京函电交驰。予因本国无一处可以就学，不得不令子女辈寄学他邦，不胜慨叹。初以为候船无事，将往此间附近之熊本地方，访女友柳原氏，一览彼地名胜与所谓沙中温泉者。岂知如此鲜暇，不能如愿，知游福非可轻得。

留日女学
生第一人

廿一日(阳四月十八) 徐君显民，在上海以其犹子委托外子携至日本留学。伊初出国门，诸感困难。是日为觅从者送至大坂，再由孙实甫送往东京，一切皆宁波人张君济庆代劳。张君为邮船会社中人，无中国官气，故任事真恳。

日本邮船
减费办法

向海参崴行之“伊势丸”，昨日发于神户，明日可抵长崎，午后即行。今日预备登舟，先已由会社电神户定船室。此船积石数仅千二百五十吨，汽机压制限仅八十磅，故一等只十四位，二等只八位。往返电商，始定一等四位，二等五位；一等

赁四十元，二等二十五元也。通例：于外交官，船赁可割十分之一五，外交官妻亦然（上海之日本邮船会社竟有二次不允予之割。引领事署深泽君曾再四与商，竟不允，此会社中最无理事）。日本于学生由上海东渡，亦得割（三等不割）。此次上海之邮船会社，知诸生之赴俄也，不允割，长崎邮船会社更无论矣。

连日予小病，又事烦，胸襟不舒。午后偕外子出门散步，意欲登諏访山，未至，见层坡高耸，询知上有天满寺，登焉。残樱在枝，芳藤倒垂。憩于茶寮。长崎名物有所谓“鸡锅”者，穴案之正中为圆孔，孔悬器置炽炭，上承一锅，炙鸡肉，客自调味就食。忆括苍冬令有此食法，姑试之，就藤花下坐饮啖鸡。仍步归，汗出，顿觉健爽。

“鸡锅”

廿二日（阳四月十九） 付出各种旅用料，为各人简行囊。饭后会社以小汽艇迓渡登“伊势丸”。日本邮船之向海参崴者，其航期每二周一回。“小仓丸”为“命令航”，盖奉政府命令定航期者也。“伊势丸”为“自由航”，盖以社会（编者按：此处原稿有笔误，“社会”当作“会社”）已意定航期者也。船长肥后庆次郎颇殷勤，因今日一等船室尚不敷予等四人所居，特让己室以栖予等，约明日再移。午后五时行。

廿三日（阳四月二十） 午前八时抵朝鲜之釜山港。雨止而风，遂不登岸。此地有华商百余，皆山东人，零星小贩而已，中国设一领事官。而日本之箱馆地方，有华商营极大海产业，乃既设领事，又复裁去，其理非可研究矣。

釜山海关役服装与中国者同。外子云，盖本昔年赫德所定，今虽入日本人手，犹沿旧制耳。

未购票的
中国乘客

此船三等位百数十，中国人、朝鲜人不少，有浙江四人，山东三人，不通语言，均欲往海参崴而未购切符^①。山东三人出金指环二、银時計一，洵外子向船上事务长质保，勉而后可。而浙江四人，竟只纳半赁。船例，于次埠令无切符者登岸，不复允载。事务长鹤田氏姑率此四人往询中国领事官，领事拒不见，而此四人者又与在港之百余华商无相识者。船上既不允乘载，岸上又无可通财，不几有饿死釜山海滨之虑？群求外子，外子乃为补四人半赁（三等位每人十元），而诘其何以不备船资，遽尔出国。据山东人张姓者云：本在海参崴设药肆，往来屡矣。四浙江人均业成衣，亦屡屡往来。自有俄国铁路公司船航行此海，凡华人渡航者，往往不必先纳船赁。船既到，令已纳赁者一人先登岸，向相识肆中取资补纳，便可登岸，初不知日船之非俄船比也，

俄国船以
小利诱人

云云。论正理自以日本船例为是，然小利诱人最宜施之于中国。日俄两国于国际上手腕敏钝不同，即此可见。此舟本应今日晚行，因风留泊釜山港。

廿四日（阳四月廿一） 风强。午前八时半船勉出口，不能进，十一时折回，午后二时仍入釜山口泊。

^①切符：车船票。

廿五日(阳四月廿二) 风仍强。午前六时又勉出口，不能进，九时折回。十二时仍入釜山口泊。

廿六日(阳四月廿三) 竟日风强，不能行。

廿七日(阳四月廿四) 竟日风强兼雨，不能行。今日为“伊势丸”应抵海参崴之期，岂竟尚滞釜山乎？

廿八日(阳四月廿五) 风平，午前八时出口，满拟明日可抵元山。乃午后二时，雨骤降，风骤劲，船小，推进器力弱，不能进。通常每时行十迈^①，今日仅能行二迈。船无电灯，夜行水天如墨，听浪打船舷声，危甚。

釜山阻风

廿九日(阳四月廿六) 午前九时，风力未减。船长自度不可复进，又折回向釜山，是第三次矣。夜十一时，仍入釜港泊。此次行程，一阻于“西京丸”之触岩，再阻于“伊势丸”之遇风，正不知何日可达森堡。

四月一日(阳四月廿七) 船长言此次当俟天气确定乃行，今日必不出口。乃偕外子渡登釜山岸。密树一山，为日民万余群居地。有驻兵约一大队，有临时宪兵队，有领事，有警察，有学校，有幼稚园，有病院，有邮电局(朝鲜自有邮递司、电报司)，一望而知为日本之殖民地，且已实行其殖民之政矣。一切贸易工作，皆日本人，即渡船篙工亦日本人。彼朝鲜土人除运木石重物及极劳极拙之事外，无他业。见土人运

日本之
殖民地

^①迈：裡。

木者，横负长五六尺之大木于背，喘步市街，几不知市街尚有他人他物者。孩童除拾草芥弃物外无他事。思欲一睹土风，乃觅人导至土村，望去尽宽博白衣，污成灰色，坐立颇倚，口衔烟管，土舍板屋，所售烟草、草履及不洁之食物而已。食进以匕，盛于铜器，食毕即以此器盥面，甚或他用，同行者谓仿佛奉天乡境云。船上佣彼苦力数十辈事搬运，事毕以舟渡之归。舟小人多，不能容，日本人捽其发捺入舟底，彼两手护发，哆口面笑。又见其一步一坐，无丝毫公德心。无教之民，其愚可叹，其受辱不知又可悲。予未得睹彼邦上等人，然即此可推。

山东人去
海参崴

二日(阳四月廿八) 船受煤、水、食物充足，船长言果得好天气矣，午后五时半行，一夜稳渡。是日有一日本船名“万国丸”从山东来，入釜山口，亦午后行向海参崴。此船载中国人五百乃至六百。闻每岁阳四月后半始，山东人陆续往海参崴者三四万人不等。此等人初非尽留崴埠，盖散布俄境、满境，以劳动为生者也。政府不知此事，即崴埠商员亦不能查知其数，俄官亦不能确知。

三日(阳四月廿九) 晓起，波平如镜，左岸山尚戴雪。同舟客登甲板眺望，无不欣快。有日本邮船会社客夫妇二人，乳一数月之儿，连日母子困惫，啼号可悯，今甫活泼。予等异国客，得船长亲切，故虽滞一周，不感困苦。

四日(阳四月三十) 午前四时抵元山港。邮船会社欲邀外子登岸作字，予偕往。社屋三四楹，社员三四人，集

一室中，白木几椅外无他物。外子云，以视中国招商局之华美，奚啻天渊，然贸易事固不在饰观也。社员亲自研墨舒纸，外子为书二十馀幅。观者环集，有朝鲜人亦立窗外延颈企足，彼半观外国客，亦半观所书字，令人兴同文之感。朝鲜人好书联语于门，有一联曰：“人谁敢欺修身者，天不能穷力穡人。”委心任运，昧于物竞之理，已觉可笑。又一联曰：“烧薪烧灾去，汲水汲货来”。则求幸福于无何有之乡，而不图自励，日就困绝，岂曰无因。此港人烟不及釜山之繁，而风景胜之，税关亦如釜山例。日本人千六百余，有领事。

朝鲜人的门联

五日(阳五月一日) 午前八时抵城津。遥见山麓有城址，古亭翼然，盖昔年城楼欤？此港人烟，又不如元山，且开港未久，故初无贸易。日本人务加其在朝鲜之势力而开此港，所谓贸易者，名而已。凡釜山、元山、城津之港，除釜山有米外，其余一器一物，无不来自长崎，所居屋亦庀材载来，其不惜经营如此。奈所占地瘠，无补本土，宜其视他国之不费战力而得六十八万二千方启罗迈当之沃壤要区而深嫉矣。午后五时行，明日可抵俄境之海参崴。自长崎至釜山，海里百六十一。自釜山至元山三百零四，自元山至城津百三十，自城津至海参崴二百二十云。

癸卯旅行记卷中

海参崴

四月六日(阴五月二日) 晓梦初醒，

见彩霞旭日，交映水中，山耸螺髻，波如砥镜。亟起，携远镜登甲板窥望，则一岛孤耸，灯

塔高峙，知是海参崴港外矣。

海参崴者，中国人旧名。近海产此，故名。俄人得地必改名，且屡改，今名务拉的乌斯托克^①(日本人书为“浦盐斯德”者，以读此四字略近俄音也)。此为咸丰十年所“赠”与俄国者，俄建为东方第一之重要军港，而附设商港。自光绪廿四年又“慨赠”辽东半岛与俄，于是旅顺大连湾为俄人东方不冻之第一良港，而海参崴次之。

舟循岛左缓行，入所谓金角港者，炮台左右高下，参差而列。再进则依山列屋，三面环抱，市埠在焉。舟下碇。

舟甫碇，小舟百数，竞集来渡客。舟子十有八九为中国人、朝鲜人，彼久寄崴埠，岂不知俄例不许来客之骤登

^①务拉的乌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

岸乎。环球各国，不论为何等人，不论来自何地，一概禁止，非有本国准据^①，不许履境者，惟俄(禁止入境犹可言也，为未明其为何等人也。至禁止出境亦非准据不可则奇矣，犹可言也，为稽查国人他徙也。至禁人由此地徙往彼地，相隔二三十里，为时或仅十余日，亦非准据不可，则奇而又奇矣)。予与外子，先由驻俄之中国公使给凭，又曾由驻日之俄国公使签字，为最优等之准据。鄂生四人，由湖广总督给凭，而驻汉口之俄领事签字。余人则由江海关道给凭，而李兰舟代向驻沪之俄领事签字(有例费，亦不小)。自长崎来者，亦可由驻崎之华领事给凭，而俄领事签字(例费更昂)。总之非有据不可。

出入国境
俄国最严

然闻当港华民四五万，不尽有据。俄官曾严令检查，不但入境准据多半无有，即所课税之身纸^②亦互相换验，难核确数(俄例：人无贵贱老幼，给一身纸，按年课税。无身纸，苛罚之严不可思议。此身纸又时时索验索费，而华人竟有无此身纸而混进巖埠等处者)。劳动人太多，尽逐不可，遂饰词罢查。

舟碇中流，待医官检疫。此各国通例，俄于此独宽。医官三数人驾艇来，登甲板一周便回帆。闻有疫与否，向非所严，惟遇机密欲阻外国船入口，则可以有疫为名，施其禁令。

①准据：护照。

②身纸：身份证。

无物不
检查

俄顷，二警察佩长刃，腰短铳，二关役执铁刺、手封漆，来验舱加封。俄顷，三官来，一役捧小箱侍。官入餐室坐，与船长一为礼，呼酒来，饮且笑，强船长以酒。船长固不饮，坚辞始免。侍役呈箱，退立梯侧。官出箱中印，船长出上、中、下乘客入口准据俾验。官授印船长令代劳，惟予及外子者一纸，彼官手加印。久久毕，官去，则甲板上税官立，舷旁关役守，监视乘客运行囊登渡舟。运者关上人，物无大小，必出资二十戈^①；虽一杖、一雨盖，苟非自携，必二十戈。运至岸上，列于坡地，开拆检查。其无验场如中国，其严检过中国，遇东方人尤严，盖无方寸之包不开视，甚至棉卧具亦拆视，一盆栽之花亦掀土验之。盖俄人拙制造，一切精制多来自外国，其严检固用保卫主义也。外子云，昔游土耳其，土关向称严检，犹不至如此。予等一行，则先由驻俄公使向彼外部托电彼关放行，故特蒙优待，以小汽艇渡我，不验一物，群以为异。

商务署中
接待周到

此港中国设一商务委员(商务委员所享权利不如领事官，日本先欲于此设领事，俄不允，遂降而设商务委员，中国踵其后)，即李兰舟也。兰舟适假归，代理者为同利号商主关君寿彭。关君粤人，商此港廿年矣，明事理，无中国官气。承兰舟之托，来舟相逐。商务署中李君次山、黄君朴臣亦来坡上，

^①戈：戈比。

主张改
用公历

凡易代仓皇之际，必无暇改正朔；而统一稍久，修明制度，则往往修历，本朝亦以康熙之盛始修历。然则改正朔与易代不相干，何讳之有？诚名论也。

然惯历亦不妨并存。日本乡僻尚沿存旧历，以行其岁时伏腊之礼，庸何伤乎？至与外人交涉，则必存明治某年之国历。乃闻外子言，中国驻外各使馆，凡以本国政府之言告彼政府，仅用彼历而不兼列我历，诚可诧异，犹曰：“与外人交涉，虽存我历，彼不知也”。乃见今之学西文者矣，学数月，偶执笔学作短札以致本国人，亦开笔第一行即书西日月年，而从未见书光绪几年者，是何故欤？予素鄙此，故日记首列我历，而兼注阳历也。

总关长

七日（阳五月三日） 外子往答关君，且偕其往俄税官长处谢其殷勤。此为东方总关长，权力及于贝加尔湖边，故托其电满洲里之税关囑放行。伊允诺。而重大之物八件，即由伊漆铅封识，谓无论何地，可免开视云。伊夫人亦出见。俄顷，伊夫妇来答。伊夫人盖知予之偕行而来访也。予初未知，不及迓，伊夫人亦不下车而返。予颇歉然，乃作汉文道歉书，托关君译致。

八日（阳五月四日） 凌晨偕外子步出门，循港至市，为一览此间风土。先见所泊巨军舰二，皆四烟突，不知其名，更不知为何等舰、有何等力也。去岁日本横须贺造成一军舰，举进水式，仿西例延男女宾。子妇以女学生故，蒙女

校长挈之往，列女宾之末座，亦得预闻其造法用法。而予屡经吴淞口，外子每指所谓“海容”、“海圻”者曰：此中国新军舰也。无论我妇女辈不获登，即外子亦未尝登览。以视异国之每舰炮数、炮力、速率、船质，必一一详播，惟恐人不知者，相去何如耶！（人人所用日记本，无不刊印此种事。）

兵 舰

步三数里，访当港著名之纪念门。门峙港滨，乃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今俄帝尼果赖司第二^①当为太子时，在此举铁路起工式，而建此门为纪念也，上表尼果赖肖像。彼国蓄意通西伯利铁路于海参崴，诚谋国之必要，岂知更横贯满洲，出于意外乎！旁有博物院，院小，门亦未启，谅无多品，亦遂不观。

院外丰碑高峙，遥望为新镌汉文，奇之，就观，乃宁古塔副都统纳荫，因庚子俄兵占塔城，而颂俄将功德者也。碑阴为译俄文。纳荫满洲世仆，其忠顺服从，根于种性，见俄感俄，正其天德，但文字非其所长也，不知何地某甲，为捉刀此绮丽词章。文录如下：

可耻的
卖国碑

夫值甲仗星驰之日，而能以禁杀为心；当寅威凯奏之余，而能以招怀为事；俾百姓各安其业，一城莫敢攸居。此其人求之于中国不为罕闻，而求之于外洋实所稀有，乃不意今得之大俄国东海滨省巡抚迟公焉。公为俄疆名宦，海隅旧臣。于本年夏，陡有拳匪倡乱，衅构邻邦。公乃统

^①尼果赖司第二：尼古拉二世。

节制之师，调戈电举；拥貔貅之众，铁骑风驰。竟以八月初旬据塔。斯时也，睹山城之烽燧，楫负塞途；闻火器之砰轰，哭声遍野。以为敌人入境，玉石难免俱焚；而况言语不通，华民安必无恙？岂敢期其不肆杀戮，城中安堵如故哉？而公则不嗜杀人，而能济众。其始则军容甚盛，阗若雷霆；其终则恺泽旁流，沛如雨露。緝盜賊以安民业，百务俱兴；开囷食以救民饥，万家食德。他若设养疾之所，以理民痍；建义塾之坊，以便民学。在施其恩者，固已无怀不至；而受其惠者，行见有口皆碑矣。予等幸被涵容，得依光彩。是翁矍铄，堪比功建壶头；都督仁慈，难禁碑留峴首。欣此日干戈已戢，俾环海群登衽席之安；冀将来和睦恒修，幸吾辈共享升平之福也。是为记。

署理宁古塔副都统纳荫率同属官员捕高等建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吉日立

〔编者按：同文本此处有文云：“李兰舟以此碑竖立巖埠，引为国民之大辱，曾录告北京政府，政府不答。”〕

此碑为纳荫由宁古塔越万山辇来，以献于迟怯苛夫者（旧任之固必乃脱，俗称为巡抚者，时统兵占取宁古塔）。迟不敢秘，以告俄君。俄君谓不应受此举，而迟适去任，后来者欲却不能，欲受无主，乃置碑院外耳。

为丈夫作
日语翻译

午后，日本之代理贸易事务官铃木阳之助君及外务书记生佐佐木静君来访，予亦出见，为外子传译。（本任之川上俊彦君时适假归。）

九日（阳五月五日） 外子往访同利号关君，予亦往访其夫人。予不善粤语，赖关君通意，又即在同利购旅用品

数事。同利为当港华商之第一家，然所备中国品不多。粤产数种之外，略有江浙织物，亦仅为旅岁之华人所用而已。其他十有八为上海转来之所谓洋货者，外子云，多德国品。其二阶所列，则日本品矣。华品之不适外国人用，顾如是耶？

此港四近一二千里，居民稀少，又仅事渔猎，无所需乎货物。虽屯兵增官，商贩随之，而意在招徕，故曾定为无税口岸。迨日本工艺进步，运入港者日多，俄人嫉之，遂废无税之令。李兰舟在此，曾创陈华货免税之议，果得其政府允诺。乃日本欲援此例，故不四月又废免税之令。今同利所储货，尚是免税期内所输入者，彼谓以后恐以税重无利而减少商货矣。此港所食米皆来自日本。日本以己国所产精米运销于美洲，次者运销于邻近，而已国又输入中国米食之。盖输出者得善价，而输入者为廉价也。又此港虽濒海，而水淡不成盐，所食盐均由香港运来，其实半为吾浙之岱盐。濒海渔业颇盛，赖盐渍致远，所需尤多。

海参崴
的关税

去年外子预议中英商约，知洋盐入口一事颇费争持。外子本疑洋盐贵、华盐贱，断无运洋盐销华地之事。然则入口之议何自而起？初以为欲由此口运彼口（如由镇江运至九江），借毁旧约轮船不运盐一节；今始知香港积盐过多，欲谋销路耳（按约凡货自香港来者名洋货）。今春在沪，又闻德商欲揽载淮盐出口，每岁认额颇巨。询其果运何地，则云满洲俄境各城。自满洲境内顿增百万俄兵俄民，

需盐自多。德商此议，诚为敏眼；借中国盐官徒拘旧例，不知改张耳。

海参崴华
人数事

李兰舟在此曾劝华商设一病院，免受俄例苛虐，果得俄人允许，并允以每年所征每人二卢布医费，统拨还供华医院费用。在俄人可谓极尽情理，而华人转以院规治病用西法，输助不勇，致院屋虽立，而治疗未能实施，可叹！又闻海参崴每死一华人，非极有力者，往往弃置僻处，任俄官埋葬。询以何故，则谓家有死人，非报官不可，报必候医官验视，方许殓葬，时或借词须剖验；苟欲免剖验，非贿五百卢布不可，故不敢轻报。又此间强盗极多，俄官不甚措意，即控亦无效，故盗胆愈壮。闻前数日一书生遇华人二运一巨囊登山，有血痕，迫视之，弃囊去，则赫然被支解之死人也，案亦莫发。闻杀人事几于无旬无之。

奇女子
采林

此间有一奇女子名彩林（或曰姓蔡名林），无锡人，年已六十余，先嫁一俄人，现嫁一张姓者。女通英、俄语，善经营，富资财，颇见信于市上。得彼一言，数万金可立贷。其资财半由俄夫所遗，半由营积所得。闻曾聚资一归内地，而官绅欺之，将不保其所有，遂重游不复归。殆亦德国之浙江人田阿喜流亚欤？

是日偕外子往答铃木夫妇。铃木导观乌苏里之停车场，为指示一切。俄例宽，任闲人入场登车无阻，不如日本之非有据不得入场也。俄车一等者青色，二等者褐色，三等

者绿色。(日本一等者白色，二等者青色，三等者赤色。)

十日(阳五月六日) 商务署中有俄员
邬君，通华语(邬为东方学堂学生，此学堂程
度大约与日本高等学校相等。俄例，于学课

俄国学生
邬君送行

非所重，学生每自谋生计，故邬君得出勤于商务署。日本于学生不得兼勤者，以重学课故)，连日为予等奔走，摒挡汽车及行囊事颇劳。是日又承李、黄两君以俄地旅行迥非他国可比，且交界换车最难，重要物件被窃又是常事(刘君仕熙者，李君之友，亦外子之友，居哈尔滨，曾有金珠器数事，值价五六百金，托一友人亲携赴哈，道出崑埠，即由李君送之行。此友人郑重受托，讵行至交界，一眨眼被人窃去。俄人既多盗贼，俄官又不缉盗贼，任诉无应者，竟归乌有。李君自经此事，颇以交界换车为畏途)，恐予等种种不便，乃嘱邬君伴送予等至交界。邬君允诺，予等亦欣然。(幸俄例不重学课，故邬君可暂辍学。)

午餐后，一行十人启行。先是有行囊大者八件，存海口税关，亦同利号代取来。(给赁八卢布。在长崎亦曾存关，无赁，盖专便

专车

旅客荷物。)商务署中先向车驿定专车，驿长曰可，但驿权至交界而止。果已备一专车，不乘他客。此车半为一等位，半为二等位，十客同乘，颇安适。此驿长之情，商务署之力，亦邬君之劳也。

二时十八分车行，关、李、黄三君挥巾别。自此铁路可直达森堡(止贝加尔湖回岸，未成，然亦不出二十年)。当

光绪廿六年日本工学士田边朔郎经此驿时，停车场之混杂不可名状，发车不依时刻，乘车不依切符，今已渐除此弊。予等所购切符，为乌苏里线及国境东线者而已（线名解见

携带物品
之规定

下文)。过国境西线，当另购满洲东线之切符，货价固较日本为昂，而携带品运货尤昂。华人所携，本较西人为多，在日本一等位者可得百六十斤之重额，而俄路仅得卅余斤而已（一铺特^①）。如此运行，岂卅余斤之物所能敷用？盖俄人本不为旅客谋便利，无足怪也。此车有食堂（每餐四品，价一卢布，茶一杯十五戈）。

自此西驶，所历铁路线名，先列如左：

线名	位置	唯斯特 ^② 数 <small>（每一唯当 中国二里）</small>
乌苏里	海参崴、伯利间	717（今所行者仅102）
国境东	尼果赖司喀、柯乐特保甫间	91
满洲东	柯乐特保甫、哈尔滨间	536
满洲西	哈尔滨、满洲里间	907
国境西	满洲里、契丹司基间	340
后贝加尔	斯特列田、梅索瓦间	（今所行者仅1671）
贝加回岸	梅索瓦、伊尔库次克间	292（今未成）
中西伯利	伊尔库次克、鄂必间	1717
西西伯利	鄂必、车里雅宾间	1332
乌拉	车里雅宾、兹拉特间	150
欧俄	兹拉特、萨马拉间	791
	萨马拉、莫斯科间	1118
	莫斯科、彼得堡间	604

①铺特：普特。 ②唯斯特：俄里。

车行左临海（即阿穆尔湾）而右倚山，
颇饶风景。行百二里，抵著名与满洲铁道分
歧点之大驿，东西图籍所共载，以今帝之名
名驿，所谓尼果赖司科者，中国旧称为双城子。然今又不
名尼果赖司科矣，自彼本年一月一日始，改用东方海军大
将之名，名曰司柯里乐夫^①矣。俄人割人土地，必易新名，
欲使人无怀旧之感。今此地入俄手已四十余年矣，即铁路
告成，亦已八年，而忽又改名，殆以乌满铁道分歧点，其
名惹世界耳目，故易名以避之欤？

改地名

午后十一时，抵柯乐特保甫驿，华人称为五站，或曰：
驿距双城子五站，故名（站者，约人马行一日所能至之
路）。国境东线至此已终，乃购满洲东线之切符（时尚未能
购直达满洲西线之切符），即在驿中换乘，例不受关吏之检
查。况自东而西，乃为由俄入华，其关权应在
华而不在俄。然今日关权，乃在俄不在华。
闻不论自西而东与自东而西，均事检查，盖
逼迫日本。俄人恶日货入其境，并恶其入华境也。至于俄
货入华，一则曰旧约界左右各五十里任便往来（西北荒界旧
例），再则曰此五十里即一百华里。试问入境百里以后，
尚可扼地设关征税乎？然则陆路俄货，永无征税之策矣。

侵夺关权

予等就停车场食堂稍憩，入一等待合室。守者睨视久，
盖华人向不乘一等位也。食堂男女客饮啖方喧，武官为多。

^①司柯里乐夫：今名伏罗希洛夫。

一妇人殷勤让坐，语言不通，致谢而已。候一时许，邬君导登车。车室坐位不裕，邬君以未尽所受委托之义务，亦换乘再送，辞之不获。又一驿至朴喀尼次那耶，译言交界，盖已入满洲境八俄里矣。自柯驿至朴驿皆山路，穿隧道五，闻最深者一百萨仁^①（一萨当华六尺余）。朴为第二等驿（凡五等），驿长较柯之为三等驿者为尊。邬君向商，请增坐位，果为增开一室，邬君遂辞返崴埠。此路不备华人有乘一等位者，故一切等符无华字，谛视乃为自秦家冈（即哈尔滨）来交界者，而非自此间往哈尔滨者，一切尚未合规则。邬君有心人也，与外子谈俄商之不得自由贸易，俄学生之不得自由读书，言之慨然。

俄人不得自由

十一日（阴五月七日） 午前六时抵马桥河驿。冲寒一望，见山阳爽垲处，有俄人聚居，稍远有华人村落。必铁路开筑后，方始成聚，在昔不知要隘，荒山绵亘而已。俄过穆林驿，因车无食堂，故下车购食物。驿左右支板为屋，沸水待茶、炙肉团饵者，皆俄人也。下等劳动，则半役华人（入满境后朝鲜劳动渐少）。九时过带马沟驿，凡穿隧道四，其一行四分钟，闻九百五十萨仁之深云。

午间绝牡丹江而过，迤南即宁古塔城。溯顺治十一年（1654），俄可萨克兵直招宁古塔，为中国都统沙尔呼达所败，往事不复可追矣。浙人吴兆骞侍亲荷戈，记宁古塔政

^①萨仁：沙绳。

俗颇详，今亦时异势殊矣。南望增叹，不知撰碑之訥蒟，尚在塔城否？

午后三时，过横道河子驿，驻停稍久。

本可下车就食，雨雪泥泞未果，草草购物充饥而已。今日所行，忽为山间平路，则左右

车中所见风景

山坡，时有杂花，略存春景。忽为山路，则怪石枯树，近逼车窗。又或已伐已毁之树根，巍立道侧，无虑千万。又路工来华，故沙石材木遍卧道上。山戴积雪，涧亘层冰，有一种阴迷气象。回忆日本近日，鲤帜颶风（东俗以重午为男儿令节，家有男儿者，制帛或纸为大鲤，树杆悬之。儿多者鲤多，大小飘荡，颇堪悦目），菖蒲、踴躅次第放花（日本菖蒲开五色花），何等和暖。入暮，抵一而坡驿，云开月朗，乔木筛影，从窗外飞过。凭枕观之，剧饶诗境。予年来久辍韵语，盖无心事此矣。

十二日（阴五月八日） 午前五时抵阿什河驿。此本

名阿勒楚喀，有副都统驻此。予盥梳未毕，不下车。外子云，除俄武官外无所见。少顷，武官数人登车，

脱帽解佩刀，熟视予等，若深讶华人何以得乘一等位者。中一人，观其服装制度，知与

在满洲的俄国军官

日本中尉相当，以华语询外子何往。告以往森堡，彼色渐解。俄驻轮，外子以为是哈尔滨矣。武官曰：此非哈尔滨，乃三家子也。三家子，地名，不见于车驿表，幸此人之见告。

又数分时，至哈尔滨。外子本欲一观俄人所夸为“东

方新都”者，又得李兰舟之弟字辑甫者，与昔年森堡旧友李君佑轩，均在哈尔滨铁路公司中，可借为东道主，先已函告（两电竟未达）。是日二李君在驿相候，欣然造其寓，见辑甫夫人与蕢文卿之夫人，殷勤欢聚。蕢夫人且让己室以栖予，尤感。异域逢女友畅谈，愉快非初意所料。解衣就寝，自离长崎，至今为第一夜安眠。

十三日（阳五月九日） 先是，森堡使馆寄来东方铁

向哈尔滨
俄人交涉

路公司介绍书，专为予等谋乘车便利。是日外子持书，偕李君佑轩往访铁路总监工之代理并执哈尔滨行政权之俄人曰达尼尔者。一见介绍书，谓贵客既由森堡总公司介绍而来，必当竭力周旋，俾无旅行之苦，此我职也。又谓自哈尔滨乘车可以直达森堡，无庸换乘，当为备一等者二室，每室二位，而两室间有门，可开可闭者。外子又询大件行囊运致之法，彼言此间尚未有定例，可由公司中先命人送至满洲里驿，交次等之急行车代运，则运赁廉而到着速，计期二十日，不过迟人到一周而已。其运证可令所命之人曰李宝材者（俄人，通华语），在满洲里面呈。彼又为计核种种赁金数。外子询车固直达森堡，但可否于莫斯科下车，作一二日之游览。彼言长途已为贵客备专室，倘中途下车，此车室已不复能他售，恐非公司所愿云。凡此，皆李君佑轩传译，外子归述如此。

相信俄
人所言

惟是先闻哈尔滨尚无直行车达莫斯科，须在贝加尔湖畔换乘，今乃云直达森堡。外子以达尼尔身在局中，且有总公司之介绍，

所言当必无误，遂电告森堡使馆，言某日可到。盖一车直达，无须有人相迓（本约有人在莫斯科相迓云），且不复作驻游莫斯科之想。电用法文，盖俄例不许人在其境内发密码之电，今哈尔滨即用此例也（海参崴之中国商务委员且不得发密码之电）。

午后偕黄、李两夫人步游市街。两夫人虽不能如予之健步，然已除内地风气，以步行为快。晚景苍茫，极目无际，所谓塞外日落沙平者，亲见之矣。

十四日（阳五月十日） 外子率同行诸生往游新哈尔滨，俾略见俄人之布置与用心。新哈尔滨土名秦家冈（朴驿所购二等切符，其言秦家冈者即此），俄人定名曰诺威保特，译言新城（赁车非用俄名不可，因车夫皆俄人），各国人所注目，以为俄人新定之东方大都也。予等所栖者名旧哈尔滨，土名香坊，旧为田姓者烧锅所在。五年前，俄铁路公司人欲占为中心起点，乃逐锅主而有其地。予与黄、李夫人所居，尚是旧址，尚有断垣。

旧哈尔滨
被占历史

烧锅者，满洲境上一大生业。其主必富资财，役人畜，制高粱为酒，所称为烧酒者也。其酒不但为北方所盛行，且销售于江南。锅主既营此大业，每扼要筑垣，如城如隍，以防外侮。垣中亦有街市，群奉锅主为长，俨有自治风气。垣周大者二三十里，视江浙小县邑，有过之无不及。此香坊者，其一也（左近尚有一次等者，闻庚子之乱，土人毁之，官兵毁之，锅主遂亡）。秦家冈者，乃久无人迹之

地，或者先为秦家所有，故冈以秦名，然莫可考矣。

俄公司既占香坊为起点，初意亦就香坊经营都会。乃续见冈地爽垲，濒江而不患水，尤占形势，于是于冈建都会。今划入界内者一百三十二方华里，已建石屋三百所，尚兴筑不已，盖将以为东方之彼得堡也。兵房已可容四千人，亦兴筑不已。哈尔滨左近，扼满蒙之正中，濒松花之大水，洵为无上之要区。既已数百年荒弃，则俄人度地经营，亦势所必至之事，□□□□□□□□□□。

附俄作恶
的封建主

铁路公司人告外子曰：俄人在哈尔滨购地，固以己意划界，不顾土宜，以己意给价，不问产主，然全以势力强占，毫不给价则未也。有之，惟满洲世职恩祥。恩祥恃其世官之焰，本鱼肉一方，自俄人来此，更加一层气焰，每霸占附近民地，以售于俄人，冀获微价。恩祥又肆其霸力于傅家店，俄人利用之，故土人畏之，官宦又媚之。傅家店者，昔年不过数椽之野屋，近民居约万户，华人谋食于铁路者夜居于此，屯中“红胡子”所巢穴，现为恩祥所庇护。俄人欲将屯地圈入界内，以扩张路线，屡向华人言之，想实行此事亦必不远。

闻庚子以前，路工所佣劳动华人，不问其为直隶产、为山东产。拳乱以后，禁绝直隶产而专佣山东产（彼不知拳之源于齐鲁间）。此等最下最苦之华工，昼役于路，夜宿于傅家店，彼俄工固列板屋而居于路侧者也。俄工污秽亦不亚华工，然公司每以华工污秽，易肇疫气，傅家店距路不足十里，易

歧视华工

于传染，啧有烦言。其意非尽逐华工不止，徒以佣值廉而工事未竣，不得已耳。或曰我务清洁我工，俾无所借口，岂不为我工姑留一谋生计？不知俄意本借防疫为名，以拒绝外人，初非真爱民命。任我如何清洁，彼必有词，岂但尽逐华工！外子所言如此，深以不中为幸。

予等未至哈尔滨之前一日，为俄国令节。李君佑轩是日休假，自香坊乘车至秦家冈，在冈时久，以道远马疲之故，饭于肆，且命车夫就食，可谓毫无过误。忽有警察役，怒车之驻于肆门也，摔车夫毆之。车夫固俄人也，与辩是奉雇主之命。李君亦闻声趋出，向警役用俄语声说。詎警役骤加毆辱于李君，可谓奇极。李君以铁路公司之高等华员，且善俄语，竟以一车夫就食之故，大受警辱。事后诉于总监工，总监工虽极力抚慰，而不闻一惩警役。俄政固如此，不足怪也。

毆辱华人

同日，阿什河有俄兵刃杀一解饷华官之仆于途，并伤二同行人（一为旅店中人，护送此华仆者）。阿什河之华官，正来哈尔滨谈此，外子闻于李佑轩座上者也。俄人肆虐杀淫掠于东三省，自以海兰泡之杀我男妇老幼三千余人于一日，为最著称。黑龙江沿岸，被杀者数十数百，不可枚举，此将军寿山之所致，犹曰此庚子事也（华商永和栈、“日本商加藤写真店”^①，均以献贿于武官幸免）。辛、壬以来，被杀一二

杀我三千人于一日

^①写真店：照相馆。

命，见公牍于三交涉局者以百数（三交涉局注见下），不见公牍者不知数。至于毁居屋，掠牲畜，夺种植，更小事矣。此在民间被害，初亦愤，愤而诉，诉而无效，亦姑忍耐；忍耐久，且以为非人力所能回矣。即在华官确知民间被害，初亦愤愤而诉，诉而无效，亦姑忍耐；忍耐久，亦以为非人力所能回矣。

俄人之夷我满洲也，先借拳乱为名，尽搜括官用武器，更以检查隐匿为名，纵兵役任入人家，搜括铁器，甚至田器亦被取去。俄人蓄意先欲民间无抵抗盗贼之力，则盗贼自炽，而彼得以武力治盗为名，益张其兵力耳。红胡，彼所利用而保护者也，然亦不过纵使扰民，而哥萨克之防范红胡仍不遗余力。此其意，吉林将军长顺知之，而无可如何。

俄人与
红胡子

又闻一俄医士之言曰：曾亲至东省，欲以医学考察种族灭绝之原因。尝见一哥萨克持刃入一老幼夫妇四人者之家，攫少者肆无礼，其三人抱首哭，此哥萨克次第杀此四人而出。夫哥萨克诚强暴，然四人者，纵无器械，岂竟不能口啮此兵，而默然待死乎？此不必以医学考察，而知其必灭云云。予笑谓此唾而自干之盛德乎！（编者按：同文本此处有文云：专以克己无竞为学派者，其效乃召灭种，可骇！）

达尼尔者，代茹古维志而为铁路总监工者也。然名为铁路监工，实于哈尔滨地方操立法、行法、司法三大权者也。三大权操于一手，今世界列国君王且无之，而达得之，幸福耶否耶？

奉、吉、黑三省各设一交涉局于哈，例以候补道府司之，闻黑局为最贤。此三局住屋员薪，均由俄人供支。华员感俄人之为增差使也，其视俄为主，而视本省为客也，固宜。局员惟恐失俄欢，仰达尼尔鼻息惟恐不谨。局有讞案，非达诺不敢判，且非达诺不敢讯也。工役交涉案必请示于达，即傅家店一赌博案亦必请示于达也。吉局员且有求俄人优给薪水宽给住屋者矣。李君佑轩云，去年疫盛时，俄人好行其德，散给茶与糖于华民，而委其事于交涉局员，局员散其茶而匿其糖。俄人知之，先颇讶，后知为中国官场常态，遂不语。

封建官僚
无耻卖国

三局设于江沿附近。江沿者，沿松花江岸，距秦家冈三数里，今市廛集处，俄警察局暂设于此。外子乘车往答局员，见所谓辕门者、大堂者，种种肖中国衙署。大门旁一鼓一梆，又四旧铁刀，栅系荷校^①者三数人。车夫用华语毒詈此荷校人，作极村辱语。一中国所谓“二爷”者出，笑靥向车夫，怒目视荷囚。献种种媚于车夫，真不愧为局中人矣。

认贼作父

庚子之乱，黑龙江有协领曰庆益斋者（不知其名），统兵一大枝，在松花江北岸向江沿发炮四五十出。时哈尔滨无俄兵，总监工厌之，乃聚工人二十，驾小舟一，渡江吹喇叭以恐之。协领果闻喇叭率兵狂遁，所遗物品不少。李

^①荷校：戴枷。

君佑轩等正苦乏糖乏茶乏烛，不意协领所遗不少，遂取归供用。

连日黄、李二家以精饌餉予等，多南方食品，询知哈地固无有，即奉天、吉林两省城亦罕售者。幸铁路通，旅顺又现今无税，故运致不难耳。哈地乏薪，所燃薪多北自黑龙江水运来，间或东自宁古塔陆运来，凡在公司中人皆公司供燃。不然，则一家所需，岁非四五百金不可，诚巨

一两银子
六斤菠菜

额也。又乏蔬类，一金之值，可得菠菜六斤，他可类推。有南人一二，赁地种菜，颇获利。惜向达尼尔赁地，价奇昂耳。稍廉者地必远，运至匪易，获利又减。予思此一带本空旷无人，今忽聚十余万人于此，每日食料即不少。倘铁路有阻，几不饥困，不可谓非危地也。

去秋辽东不丰收，交涉局员创为运上海白米来此平糶之议，义声震一时。平糶者，为利贫民也。试思此间贫民，食白米乎？抑不食白米乎？白米即平糶，其价能廉于杂粮乎？然则此平糶白米，利翎顶辉煌之官幕耳，非利贫民也。然谓局员预为己谋，则又不尽然，总之不从实际着想耳。

俄国深嫉
日本工商

哈地稍有局面之华商，仅华昌泰一家。予偕黄、李夫人往购旅行用品。见所售仍日本品为多，无怪俄人深嫉日本商工，百计以禁遏之。

哈地尽用俄之不换纸币（大率一卢一枚者），贸易无大

小，皆以卢布计。旧日所有之制钱及吉林自造之银元，仅可为一葱一菜之交换而已。彼芬兰、波兰，亡入于俄者且百年，而民间尚用格勒历、用旧币。而哈地不五年已尽忘旧惯，竟投俄好，岂果种性血统之不同乎？抑教育久忘之故乎？

先是十日之夕，邬君在朴驿发一电致李缉甫，今四日矣，尚未到。缉甫曰：先日曾有阿兄海参崴来电，久不到，向局中走询，局员指案侧尘土中百十纸曰：安必无君电，盍自检之。检果得。询其何以不见送，彼曰：谁为君任配送职乎？想朴驿之电，亦在此尘土中矣。一笑！

昨日途遇达尼尔，邀顾其家，辞之。彼又挽李君佑轩来邀。今日即赖李君传译，往访其夫妇。相见觉待客之殷勤，较日本人加一层亲切，且自出器械写真订赠（此订赠者至今未获）。外子云，此虽小节，亦可见俄人外交一手腕。

着意拉拢

十五日（阴五月十一） 昨来大雨道泞，事事艰阻。正午，一行九人发自香坊。李佑轩、缉甫、黄少君皆远送于秦家冈。此第一等大驿，故局面不小，然板屋黑暗，土石堆积，盖工程甫半，惟食堂已粗具。

驿中亦有美国通例之赤帽役，为客送小手荷物。然仅送一等客，不送二等客。华客向皆三等位（西人惟劳动苦役者三等），问有二等位者，则指定某车以区别之，不许入他二等室，其“优待”如此。

如此优待

达尼尔言
全部落空

李君佑轩奔走代购切符，距车行不过十余分钟，而切符不可得，乃先导予等登车，而徐候切符之来。比登车，则达尼尔所允一等位四人二室者无有也，乃四人一室者也。所谓一车直达森堡者不然也，且非直达莫斯科也，乃仅达满洲里者也。仓猝间无暇与追辨（达亦不面）。所最感困难者二事，一为已信达尼尔言，电森堡使馆以到着期，且言直达森堡，无须人逐（使馆本约有人在莫斯科相逐）。今事之变更，俄例又不许发码电，外子又不通西文，将何由改告使馆？一为已信达尼尔言备车赁及食费，今事事变更，必不敷用，囊中不裕，而仅仅数分时间，安所得金？幸李缉甫急出百余卢布，李佑轩亦出数十卢布相借，又允再嘱达尼尔，加电充送行囊之李宝材者，命其续送至伊尔库次克，照料换车。语初毕，一洋人急送切符九枚来，汽笛一声，遂行。行后，将所畀卢布与赁价核算，计欠缴十五卢布。彼人乘机蒙混，

痛感俄
人之伪

是社会惯性，无足怪；即达尼尔所言不实，亦其社会惯性，无足怪。所得总公司介绍函，其利益如此。不过予初从东方来，不免叹一诚一伪，相形顿异耳。

达尼尔又切实言午后一时正发车，勿稍误，其实一时卅分方行。驶过松花江桥，此为满洲路上第一等桥，望见汽船三数，喷烟激浪。松花江不准行船，为同、光以来中俄一大问题。一水之航，昔断以争；万里之域，今慨以赠。安得不令他人哂乎！

此车有食堂，得便利。餐四品，价一卢廿五戈。餐后凭窗远望，此著名之松花江、嫩江间流域，千里膏腴，然夕阳送晖，极目无人，耕牧大利，久任抛弃。一二十年后，必有享此大利者，但不知为何种人耳！浙人周君少逸，久滞黑省，近广招开垦此千里膏腴，其识远大，惟不知占我疆土之客，能容我民享有此利否？

大好河山
令人慨叹

十六日（阳五月十二）未明，过齐齐哈尔，驻停最久，惜未起观。然俄例停车场必距市都十五里，必无所见。午前六时半，过碾子山驿，渐渐见山。山坡野桃着花，回忆五日前在磨刀石横道河子一带冰雪埋没者，气候相殊如隔数月。七时半至成吉思汗驿，或谓是汗生长地，不知确否？闻昔有成吉思汗篱笆者，今已无有，其即奉天柳边之类乎？路左倚山冈，右旁河流（水入嫩江），野屋三四轩，谛视均俄工人所栖，不见一土人。奇渥温苗裔式微，遗烈堕落，耕牧旧地，致为昔日臣服者所蹂躏，能不起读史之浩叹乎！

八时半抵札兰屯驿，下车散步，购俄产黑面包尝之，果别有风味。凡满洲路停车场，虽诸事草创，而售食物处必先备。车场左右，或架板屋售物者，皆俄人也。我华人仅少数负筐叫卖粗粝而已，又往往被阻，不令与乘客近。华客颇愿向买，然必飞越下车，乃克交易。无如停车久暂，非所谙悉。买者既恐回车之不逮，卖者又恐售价之不及取，于是逡巡互失者

札兰屯
所见

比比皆是。至路上所役，何尝不有华人、朝鲜人，然尽是极劳极贱之役，稍居其上者无有也。此驿有一揆轨机之华人，域外仅见，询知为宁波产。在博都河驿遇一售鸡子之吉林人，询知工役上多山东人，若吉林、奉天人则千里罕遇云。十一时，抵巴里木（土人呼为喇嘛山）。〔编者按：同文本此处有文云：自成吉思汗驿至此，有山而不险，有水而不污，有木而不为窝集，真膏腴地，惜未有人耕牧耳。〕

过大兴安岭

午后三时五十分，抵著名之大兴安岭。山势陡峻，上坡昂度逾于千分之十五，不得谓非险坡。在高原已拔海面二千二百英尺，渐登渐高，至山顶则拔海三千六百尺。所谓兴安驿者，正在山顶。有华式庙，闻中祠女神。列车上坡时，首尾各用一机关车，或推或挽，曲折六七乃达。工役忙忙，闻隧道已穿通，凡千四百十五萨仁。但隧中修治未毕，秋冬方可通车。

夜半十一时抵海拉尔，下车散步，月明如昼，寒气逼人，重棉犹凛凛。海拉尔在呼伦贝尔城南（亦约十五俄里），城为山西人聚市之所，有副都统驻此。过海拉尔，为著名大湖沮洳低地，月下经过，远望则水影苍茫，渺无际际，近看则植木水中，支板如桥，面轨敷其上，断续不一。车行其上，缓如人曳，而轨力犹格支不胜，益近呼伦淖尔（即达赖）、贝尔淖尔之间，两淖尔水溢数百里，春夏为患，岁成恒例云。又闻此一带水中，不生种种动物，格致家方事推求，未明其理。

过呼伦淖尔

同车有俄人夫妇，均善华语，盖汉口俄领事馆之书记生，挈妻假归也。同行四学生，与其在鄂相识，故介绍来谈，互访亲切。然俄交大略可见，不与深谈。又有比国人，乃芦汉铁路之技师，善华语，老于路工，多识华情，外子与谈颇频。

十七日（阴五月十三） 午前八时余，抵满洲里驿。虽距界线尚有十八俄里，而已为满洲铁路之终点。予等所购切符，至此驿已终，须续购矣。外子偕比国人往电局发电，告森堡使馆以车非直达，仍须有人在莫斯科相逐。彼局中恶见外国人，睨比人良久，责以不脱帽。比人不得已脱帽致礼，彼始掷出一纸，俾书电文。所书者为法国语，局员不解，谛视良久，质之旁一人，又谛视良久，始核价。计发十余字之电，费时间五十分云。

俄人恶见
外国人

癸卯旅行记卷下

入俄国境

四月十七日（阴五月十三） 今日另购切符，由国境西线入后贝加尔线矣。午发车。在列国通例，各公司各线，有互相抵算之契约，故无论越过几线，其切符可同时并购，而乘车或随时更换，从未有重购切符而不必换车者。此满洲里驿，乃重购而不换车，亦俄国公司之特色。闻此车驶至贝加尔湖畔方止，岂后贝加尔线与国境西线，均已通用满洲公司之车耶？

先是驻车满驿，有税官登车，问外子是某君否。外子答是，彼言随带行囊已奉电放行，遂逐件加一封识而去。比国人为传语：“当在哈尔滨时，闻此关之严，不可思议。有旅顺华商，新从俄归，言过此关时，有一极小之日本寒暖计，亦为所取去。有一俄武官，方从北京掠物归国，关上见珍品满筐，疑为日本制，将取去，此华商代认为中国制，乃放行。”又昔年湖北自强学堂之俄文教习波里君（外子昔所延订），遇于哈，为言满驿关例，专事搜索日本制，

虽纤毫必收没云。今见此关之严，果无异海参崴。予等从日本来，岂无一二品日本制，今得放行，非得彼政府电托不获此。虽然，俄例无事不可以贿通，久蒙各国之认许者矣。

严禁日本
制品入境

切符之价，先纳坐席（如一等位若干），再纳急行，再纳寝台。夫坐席之外再加寝台，犹可言也，为坐者不必定寝也，然长行已断无不寝之理矣。若急行之加，真不可解，岂同此一车，纳急行价与不纳急行价，其到着不同乎？此次予等托一庶务长代购切符（此庶务长之职，日本列车所无；英法德等国，车行极远不过一二日，亦未必有此；不知美洲长铁道有此职否），车行后缴纳余资，外子谓差百余卢。然语言不通，无从询问。姑向比国人谈及，比人允为代询。经五六时间，彼将所差之百余卢缴回。此老年人，非比哈驿之十五卢有心蒙混，盖俄人算术本拙，又各种赁价，分合纠纷，更与他客赁价牵涉致误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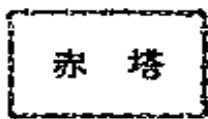
闻外子云，昔年驰驱于欧西各国之郊，凡越一国境，则风尚景物顿然改易。即比与法，种族同，语言同，而风尚景物仍不相同。何也？既已各自成国，即各有其政其教之区民于不同也。

以国民自
任的心情

乃予今日出满境，入俄境，不见所谓不同也。车驿之结构，车道之管理，车员役之服装、人种，无不同也。教堂尖矗（俄例每村落必有数教堂，堂必有尖，金银色灿烂耀目），水塔高峙（俄例每车驿必建塔储水，盖沙漠乏水，冬令水冰，皆宜先备），无不同也。所微不同者，满境上不十里必

建屋驻哥萨克兵，车经过，则出二三人负铕向车立，不知何意。夜行望灯光疏落如星，皆兵房也。而一入俄境，此兵遂少，盖其疑信不同也。中国妇女闭笼一室，本不知有国。予从日本来，习闻彼妇女每以国民自任，且以为国本巩固，尤关妇女。予亦不禁勃然发爱国心，故于经越国界，不胜慨乎言之。

十八日（阳五月十四） 午前四时，抵契丹司基驿。此为国境西线与后贝加线之分歧驿。后贝加线，又东北至斯特列田斯克止。此驿驻车卅分时。凡驿有歧路者，驻车必稍久。考日本记载，每谓分歧驿名开伊多罗甫。今此契丹驿，其即开驿之改名欤？抑另一地乎？不可知矣。总之俄术在淆人耳目耳。



又百七俄里至赤塔，此为后贝加省著名之市，屋宇整齐，非复满洲路上草创景象。闻此地有巨商，以造酿致富，本波兰志士被追放者，历万辛自营生计，颇得众心。昔虽致富，而尚被种种苛例。近今俄于西伯利渐渐视同域内，不欲含怨者之丛于是地，故追放数年减一年，而待向所追放者亦宽一层云。残月挂林，远山戴雪，凭窗窥望，哀彼波兰遗黎。

此一带雅布鲁诺山脉，为西伯利铁道拔海最高处，凡三千五百英尺，较兴安岭仅减低百尺。然兴安升降陡峻，非穿隧不可，雅鲁迤邐上下，可沿坡而行。虽然，究以昂度太高，故每一辆之八轮汽车，仅可带廿三辆之货车，不如满洲道上之可带四十辆也。遍山弥野，皆属森林。林皆

针叶树，无阔叶树。地无积秽，时见野烧痕，其广数里。

车驿左右，每见蒙古人三五群聚，袖手徘徊，一若甚无事者然。头戴皮帽，略如故乡村儿之狗头帽，及纨绔子弟之拉虎帽，顶缀红缨，腰束采绦，右衽大袖，皆广缘如村妇衣。衣兽皮，不加布，即以皮之革为表，注目列车，口嚼食物。噫！此种人不但不能自立，并不堪作奴仆，予谓亦坐不施教育之故。又悟衣之左右衽一大一小，乃蒙古风，前此固如日本和服，两衽大小维均也。

蒙古人

乌的河畔有驿名希洛喀者，或曰此真成吉思汗诞生地。下车散步。铁道在两山之间，满山翠柏，居民不少，景物亦佳。山间平地，窄者里余，宽者一二十里。山下大溪即乌的河，忽洒为数渠，忽合为一流，其地果灵。闻居民事耕，所产小麦、大麦、葱、薯等，兼畜牛羊，其生活之度虽低，犹胜于满洲道上之成吉思汗驿。

十九日（阳五月十五）黎明，知将过色楞格河桥，特起观之。四山环抱，残月镜波。予幼时喜读二百数十年前塞北战争诸记载，其夸耀武功，虽未足尽信，然犹想见色楞格河上铁骑胡笳之声，与水澌冰触之声相应答。今则易为汽笛轮轴之声，自不免兴今昔之感。然人烟较昔为聚，地力较昔为任，则又睹今而叹昔。凡政教不及之地，每为国力膨涨者施其势力，亦优胜劣败之定理然也。

色楞格河上的遐想

天明，渐渐从山缺树隙望见水光，知为世界著名之第

一大淡水湖，所谓贝加尔湖者矣（中国旧或称白海，元代或称为菊海）。自过上乌的斯克，浓树连山，风景秀丽，殆迈蜀道。而此夷彼险，但有怡悦，无有恐怖。因想苏武牧羊之日（武牧羊于北海，海即贝加尔湖），虽卓节啮雪，困于苦寒，而亦夫妇父子，以永岁月，亦未始非一种幽景静趣，有以养其天和也。旅行记程以及日本各记载，皆以梅索瓦驿为湖畔换渡之所，今日车至梅驿不渡，又二驿始驻车。岂所谓贝加尔回岸线者，已引长至此欤？此车本来自旅顺，经过哈尔滨而止于湖畔者也。

世界第一
大淡水湖

予等将与此车别。庶务长颇殷勤，送予等渡湖，登久闻之所谓碎冰船者（船凡二，予等所登者名贝加尔），并代索船室键，开室俾予等安坐，因赠以外子昔年巴黎购来之精制指南针。（盖悟与俄人交涉，必处处有赠物也）。船为英制，长二百九十尺，吨数四千二百。除船底一层外，其平岸一层，船腹有轨，船轨与路轨凑合衔接，汽车即循轨入船。船可容车二十七辆，载之以渡。渡车以货车为尤便，盖省上下搬运之劳费。若客车则换乘为便，不必定载原车以渡也。予等所乘之急行车本不带货车，故未见其载车。其上一层为大食堂，两傍为乘客休息房。其后为二等位之食堂及休息房，亦宏敞。船身宽博，迥异寻常。甲板上为游眺所，烟突凡四。凭舷一望，极目千里（湖南北千二十华里，东西百五十华里）。

登破冰船

环湖尽山（峭立四周，无一隅之缺），苍树白雪，错映眼帘。时已初夏，而全湖皆冰，尚厚二三尺（湖面海拔凡千五百六十英尺），

渡冰封之
贝加尔湖

排冰行舟，仿佛在极大白色平原上，不知其为水也。别有天地，何幸见之。或谓此世界上水最清澈之湖，惜今日之见冰不见水也。然吾江浙间之太湖，上受天目诸水（如贝加尔之上受色楞格水），下泄吴淞等江（如贝加尔之下泄昂噶拉江），虽大小什一，亦复极目无际，水清澈底（贝加尔之水淡而不咸，以水流泄故）。而皑皑白冰，非所见也。故此渡极乐。

至船之所以碎冰，初非以冲力撞冰也，故船首不锐。乃船机吸此冰下之水（冰无论如何厚，其四五尺下必水）以喷出舷外，冰

吸水破冰

无水相承，自以重力不均平而致裂，更助以船之推力，推开此既裂之冰，而船进矣。故湖中之冰，虽坚可碎，而湖边之冰，转以水浅，而船力所不及。舟行二时许（他人渡湖，每曰须四时许，或是从梅驿而渡，故路远），达西岸。（闻湖有一种奇鱼，长五六寸，头部之长占全身三分之一，眼大非常，且能飞。鱼虽小，能潜于二千尺以外水底，而不畏其重压，惟出水见日光乃溶。）此湖多疾风迷雾，故冰渡尤稳。（蒙古音谓此湖曰达登淖尔。达登者，含神奇意与富有意。）

将抵西岸，乘客纷纷争先，一如中国长江轮船状态。据云恐彼处车位不良，且或竟不得坐位。外子笑之，谓当

不至此，遂从容步至车侧。见一等车一辆，欲登，则车仆以美国人专赁对。又一等车一辆，则座位已满，始信争先者为洞知俄情者也。

俄人之
对待华人

外子率予等徘徊车侧，犹盼有续来钩结之车，乃距车行不过十分钟，而寂然不闻。彼送予等渡湖之庶务长，旁皇不安，左右奔驰，商于此驿之长。驿长耸肩张掌，反覆与说，竟无效。此庶务长将归湖东，急急为予等提手荷物置食堂中，邀予等在此食堂坐，尚以为行二时许，至伊尔库次克大驿，必有车来钩结，备予等坐位。乃比至伊驿，仍复寂然。非但予等无坐位，更有从伊驿登车之二德国客，亦无坐位（二等位），同行学生五人亦无坐位。幸汉口俄领事之书记生夫妇于伊驿下车，让出二等一室，招学生速占。奈俄顷间已被一人占去一位，仅余三位（此人后仍让出）。于是三学生姑居此室，仍余二学生无着。正纷扰时，一德国老妇人通华语，愤予等之不得坐位，代为争论，比人巴君亦助辩。聚议四时之久，始勉腾二等位者一室，予偕外子及所携二

挤人二
等室中

女子皆不得已挤入此二等室中，已倦极矣。俄人动辄自夸优待华人为他国所不及，今果见其“优待”如此。至售出切符若干枚与车室若干坐位不相符合，亦惟俄人之经理“周密”如此。

车过伊尔库次克，予因车室未定，且怨声盈耳，怒容满座，故无心纵观。有银行人携三百卢布来，请外子签字领受，盖李君辑甫恐川资不敷，电汇此三百卢来也。又森

堡使馆来电，知公使托陆君子兴亲赴莫斯科相迓。陆君为外子十二年前好友，更欣慰。

予昔年初习日本文时，曾试笔译福岛安正君（今少将）《单骑远征录》（少将任中佐时，一人策马于俄及满蒙之境者再阅寒暑，所传日记曰《单骑远征录》），中有叙伊尔库次克一段，录存如左。虽为壬辰、癸巳间事，亦可参知大略：

日本人看
西伯利亚

伊尔库次克濒昂噶拉河右岸，人口大约四万七千，位西伯利之中心，亦第一都会地。观光察势，无如此地，故留马十日，得游览哥萨克骑兵、预备步兵大队营、专门器械学校、陆军病院、候补士官学校、小学校、博物馆等。

此地驻屯骑兵仅哥萨克一中队耳。时已严寒，道路冰结，不便骑兵之运动。蒙参谋部长之厚意，召集于参谋部门前，演密集运动，相邀观览。路冰结滑甚，易蹶，而驰驱颇熟练。

步兵大队以中队编成，兵员千二百人（按：今已大异）。

器械学校以九年毕业，生徒二百许，为学术应用之组织。校内有教场，有工场，一面为研究学术，一面为练习实业。其所制造之机械器具，皆坚牢而价低廉，故民间定购者不少，盖此地必要之学校。

陆军病院，时有患者百许。院内有看病夫学校，生徒六十人，三年毕业，六年服役。

候补士官学校，为养成步兵大队、骑兵联队士官候补者之所。现步兵科二十人，骑兵科九人，二年毕业，以见习士官归本队，而待士官缺出之采用（按此大概如各国通例）。

小学校凡十五，纵览其一。此校资本金，悉由豪商集成，故不收生徒之授业料。石造层楼甚宏壮，百事整頓。

讲堂上揭集金者之肖像，以垂不朽。

博物馆，亦称西伯利第一，建筑壮丽。楼上所藏书籍中，中国书多，又藏各国关于地学之杂志等。楼下则西伯利古代之器物，及矿物、植物、动物，搜集陈列，又古今之货币。其少少外国品，亦颇可观。就中最可注意者为矿物。西伯利所采掘之金，当1890年凡六万三千四百三十二封度，翌年六万五千五十七封度。盖伊尔库次克、后贝加尔、黑龙江三省，金坑极富。今交通未开，机械未全，而所获既如此。一朝大铁道通，机械工夫，运搬便利，其采获殆不可测。

宗教与
监狱

当时铁路未成，所经营者已如此。近今二三年来，必有进步。昨冬有旅行者经此，观察所得虽未详细，亦录如左：

伊地建筑，十九皆木，惟总督官舍、博物馆、剧场（土木之费凡二十余万卢）、教堂、商业学校等为石造。道路则不石不木，尘芥没踝。所最经营者，教育与慈善事业。全郡大小教育处凡四十余所，有宗教、商业、工业、矿山、女学、兵学、医学、幼年学（为储武学材者，七八岁以上至十余岁为止。观其教法，亦颇认真。饭时游客至，即邀共餐：茶一杯、肉两片、面包。食前后生徒起立，对耶稣像高唱赞美歌。盖俄人于教育上处处带宗教性质，不但孩童也，于武学尤甚。人之贤否，课之高下，无不以宗教之信仰分数为定）、孤儿院、小学校等。关于慈善者，又有罪人儿童之收容所、贫民院、无宿者之宿泊所、恶童惩戒所。余如学术协会，亦所注意，而尤重地学会（博物馆即附属于此会）。工商业尚未臻盛。本来人口稀少，因金坑多，四方招集劳动，于制造业未暇及也。制造品多来自欧俄。农业畜牧，亦未足以养当地之民，故畜类多来自托穆司克及针米帕拉庭司克，或来自蒙古。价格之贵，职是之故。

伊地有名之大监狱，所谓西伯利监狱者，世人记载，待遇囚徒之残忍，举世无双，不忍卒读。而据当局者言，则曰待遇之亲切，无异父兄之待子弟。其信然耶？但愿所言不谬。当地风尚不靖，杀人放火，习为常事。无论田舍与市内，夜间人人警戒，不敢外出。盖从欧俄放逐来者，种类繁多，有剥夺公权之强制移住民，有并夺公私权之定期追放民，有因行政处分而被追放者，犷奴恶汉、豪杰志士均不少，近七十二年间约有五十万人。当时为助西伯利之开拓而放逐此种人，然而怨毒在人，于今日行政上未必便利。

自上乌的斯克以西，伊尔库次克以东，
凡贝加湖南岸一带地，逼近我恰克图地方，
为二百年久通之商路，故每遇出境华人（蒙
古人亦不少）。所谓商者，除茶与织物外无他物。然茶利尽
归俄商，华人不过小贩而已。织物销售不多，齐晋产而已。
若江浙间织物，非所好也。

二百年久
通之商路

二十日（阳五月十六） 凌晨寒甚，车室中八十度之寒暖计（俄国通用）仅九暖度，其冷遇如此，亟命车仆燃薪取温。至食堂早茶，知学生夏君与二德国人，昨夜均卧食堂，且无榻，寒甚。二德国人方怒形于色，彼盖二等客而无室可容者也。予等一等客四人既居二等室，而二等客遂无室可容。彼满洲道上俄武官概不出赁资，占居一等位，而乘客之有位无位在所不计者，盖本为兵路，非商路耳。若西伯利路，亦岂尽供兵用，无借商利乎？

今日始见耕地，又胜满洲一层。

桥断停车

廿一日（阳五月十七） 黎明抵堪斯

克，亦繁盛地，惜未起观。又八驿至沃林斯喀雅驿，驻车不行，闻因前途桥断待修之故。此亦大驿。下车散步，距市远，无所见（西伯利路车驿照例距市远），惟见一四无垣卫之木屋，中列极粗木长几数十，几旁各列极粗木长凳，一几一凳相配列，地污秽甚。同行学生曰，此酷似中国之学政试士院，盖乡僻之菜市也。村中妇孺聚道旁，蠢蠢然向列车骏望，口嚼葵子。驻车历九时之久，颇生厌。此长铁道本军轨，又路工不巩固，此等事闻所恒有。然以路工而论，西伯利路究胜于满洲路。满洲路专为据地用兵起见，于工于商于农皆非所顾。中国人不知，以为自有此路而商务必有变动者，非知俄情者也。

当地之正午，在森堡为午前七时四十四分，盖相差二百五十六分，而经度六十四度也（经度相距一度，时间相差四分）。予等此行，自海参崴至森堡，经度相距九十六度

时差

半，故时间相差三百八十六分。车中顷刻不同，故不能确知为何时也。今日驻车久，感时间之不易计算，记所经大驿之时间相差如

左：

森堡正午	莫斯科	午后零时三十分
	萨马拉	午后一时十九分
	乌发	午后一时四十二分
	米雅司(乌拉岭顶)	午后二时一分
	车里雅宾	午后二时四分
	鄂穆司克	午后二时五十二分

鄂 毕	午后三时三十分
伊尔库次克	午后四时五十六分
梅索瓦	午后五时二分
赤 塔	午后五时二十九分
哈尔滨	午后六时十八分
海参崴	午后六时四十六分

车行既速，于时间差异关系极巨。在战时用车，尤贵精算。譬如东驿西驿相距七百里（姑以中国旧说，命之曰经度，相距三度半），车行速率以一时七十里计（速率大概），则历十时而达。今东西驿各于正午发车，速率无稍异，而东车抵西驿时为午后九时四十六分，西车抵东驿时为午后十时十四分。非车有迟速，乃午线不同也。闻德意志以国境东西相差三十余度，车行时间，易淆头脑，于战事尤非便，故于甲午阳三月三十一日之夜半，改全国用一律无殊之正午。惟与种种政令相关，改易非易，先事商议，凡历十年云。

标准时间

乌苏里线及满洲线之车，食事均用俄例，每日一度（俄人往往每日一餐）。此车用各国通例，每日二度（早茶不计）。早餐价七十五戈，晚餐价一卢，加茶等大约每人每日三卢。长车无事，食时为乐；然食堂坐位，极多不能过二十人，而乘客几倍。故掌食者必预向乘客商定食时，二度之食事，必四次方毕。又此车有浴室，每人价二卢，而水浊逾黄河。虽然，究胜不浴，亦增愉快。

过叶尼
塞河

晡，抵克喇斯诺雅尔斯克^①驿。驿濒叶尼赛河。河为西伯利四大水之一，桥长三千七十英尺，尤冠四桥。地繁盛，教堂尖矗满目，停车场亦壮丽。一望芳草如茵，远山添黛。彼状塞外者动辄以衰草平沙等字者，踪迹仅在漠南北一带，初未逾杭爱山、唐努山、萨彦山而更北，故不知纬度五十五、六之间，尚有宜耕宜牧之沃土耳。今日多见阔叶树，凡地有阔叶树者宜耕。

线路穿过森林。溯开筑时，非法禹刊，即法益焚。然用焚尤易于用刊，故烧迹满目。惟一事最奇：现今列车日日通过，而线路左右数里，尚有数抱大树火焚不熄者，计非数日不能焚一树。将谓人力所为欤？四旷荒寂，何人劳力出此愚策？将谓车过喷火所兆欤？一星星之火何能焚此大树？且距线路远者又何说乎？不可思议。惟火光熊熊，如列庭燎，颇悦目耳。

车行，掌车者告已添车一辆，劝予等分室，惟仍是二等车。在彼极为无理，然四人分二室究便，遂允之。于是予等四人占二室外，夏、沈二学生亦得一室，二德人亦得一室，又一等乘客之驻长崎英领事亦得一室。领事善东语，且通东文。邻室相近，知予能东语，愿相见，遂略谈。彼亦怨车甚，问外子曰：君为政府人乎？谓俄人为好友乎？外子答曰：我非

谓俄人为
好友乎？

^①克喇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政府人。彼笑曰：然则君必知俄人者也。

廿二日(阳五月十八) 晨过阿臣斯克，下车就食于车场。俄路惟食物最备。场中间有售宗教书者，而从未见售新闻纸者。盖俄本罕施小学教育，故识字人少，不能读新闻纸。且政府对报馆禁令苛细，不使载开民智语，不使载国际交涉语，以及种种禁载。执笔者既左顾右忌，无从着笔，阅者又以所载尽无精彩而生厌，故新闻纸断不能发达。此政府所便，而非社会之利也。

新闻纸
不发达

此驿见一华人负囊登车，求售绢物。询系山东人，所售即山东所织。俄于他国人入境之禁禁严，且课税重重。此小贩人所获几何，而不远万里作此营生，想见吾民生计之艰。闻一路至森堡，此等亦不下数百名，间被杀死，且或加以有疫之名而虐死之。死后彼官以一纸空言达彼内部，转达外部，而告于我使馆。我使馆本不知此等人姓名来由踪迹，亦遂置之，其不告我使馆并不达彼内、外部者无论矣。虽然，视满洲境上哥萨克之时时杀人而上官方奖励之者，仁厚多矣，无怪俄官之动称国政仁厚也。

譬如水旱偏灾，发帑移粟，乃行政者分内事。而在俄国则必曰：“此朝廷加惠穷黎”，

如此仁政

“此朝廷拯念民生”。一若百姓必应受种种损害，稍或不然，便是国政仁厚。此俄之所以异于文明国也！

午抵玛里音斯克驿，见积石炭不少。先是汽机燃料用薪，盖东方材木多也，至是始用石炭。午后抵台噶驿（此

驿有支路通托穆司克，为西伯利线唯一之支线），下车饮茶。夙闻俄国尽力于西伯利移民事，以台噶左右为最枢要地，今在此果见数十辆之移民列车，车外标可容若干人（细察所载民数，必逾于所标额数，而不顾坐卧之足敷与否，空气之足养与否，则俄官任事不实通病），车中设一暖炉，无窗无榻，极似载货之车。老幼男妇数十人挨挤其中，若羊豕然。然岁岁迁民（近一年迁数达二十万），愈迁愈东（此驿迁民并未下车，必有更东之行）。彼藏相威特^①巡回东清，其复命之书，筹于后贝加尔以东广拓迁政，诚为要图（后贝加尔以东者，满洲之谓也）。千里广土，百余年国禁不许开垦之未辟精华，安得令强邻不艳羨？

维特建议
殖民满洲

此处有市矿石处，盖附近所产。以二十戈市一烟吹盘，质类中国所谓玛瑙者。夜半过鄂必河，自此又入西西伯利线，惜未起观。鄂必亦四大河之一。鄂必以东富兽皮（野兽极多），鄂必以西富谷类，此西伯利二大富源。

阅各种记载，知此一带多追放人列车。铁栅环车，铁索缚身，兵卒肩铳持刀立车外，作种种可怖状。凡追放者固多因对压制政府施反抗而被罪，亦多阴险之为陷于不幸者。追放并及妻子，往往从车窗目送西行客而流泪，言之可悯。予等幸未遇。

廿三日（阴五月十九） 晨起，见沮泽满野，树根辙迹

^①藏相威特，财政大臣维特。

半没水中，此额尔齐斯河附近泛滥之水，亦有名沼泽最多、盈涸无常之地（即达布逊淖尔左近，今入俄境）。过此，又为有名之千里平原、一无所见之地（地为有名谷仓，农作颇勤勉）。旷野风磨峙立，予为初见。

今日为俄令节日，处处悬旗。节有大小（大节悬旗），而为学堂休假、工作辍业则同。一岁三百六十五日中，令节居四分之一，加以暑休（大约九十日）、寒休（列氏零下十五度外），则学生功课几不足五分之三。故一俄教育家之言曰：若欲使俄国学生与他国学生受同等之教育，非比他国学生加二年之学期不可。诚哉是言。

假日特多

午后，过鄂穆司克驿，亦西伯利大都市。市濒额尔齐斯河，昔读《新疆识略》，知此河近旁战绩不少。下车瞻眺，不胜感慨。

予等所乘之车，因续添故无仆人，盥室无涓滴之水，W.C. 污秽不堪，卧室中尘灰飞积，无人顾问。犹曰 仓卒续添，未及增仆也。乃入夜键两端之门，清晨不启。予等四人及二学生、二德人、一英人（即长崎领事）、一美国妇人，尽被闭此车中。欲呼无从，欲出不能，饥不得食，寒不得火，犹曰可忍耐也，倘遇不测之灾，则此十人者不将坐死车中乎？俄人之“优待”如此。回忆“西京”、“伊势”二船上何等亲切，今履此危境，不免因今日一行之受害，而念及他日故国之受害，愤惧无已。外子命学生切告车掌，始允不键。

车中情形极坏

廿四日(阳五月二十) 睡未醒,忽驻车不进。左右皆车,一无所见,但望停车场壁上题字,知为坏乃科甫驿耳(距鄂穆司克三百六十唯)。历六时之久,始复进。不数里,又驻于旷野。下车前望,知有来车出轨,故相待久之。又进,见右侧轨下千百枕木,累叠以辅路基。小桥坡倒,亦累枕木以承车,勉可缓进。工人百余,集犹未散。乃识驻车之故。

昨日以来,无驿不见移民车。昨午以后,始不见积雪。鄂穆司克以西,平原大陆,变为波形起伏,河流有舟供渡,浮鸭知春,略见江南风景。车驿廊下,积新犁不少,盖移民所用。

大铁道西
端最终点

薄暮,过车里雅宾斯克^①驿,此为乌拉岭东麓,此为西伯利铁道西端最终点(过此即入乌拉岭越线)。停车场石建广丽,为西伯利线之冠。下车散步,颇思购乌拉铁矿制成之细工物,以为纪念(久闻乌拉岭上多细工精品),乃列肆已闭门,仅购二粗品。先闻此驿旁有极大移民厂一所,可容二千五百人,屋宇粗拙,有病院容七十人,教堂、浴室、洗濯所等备,十年以来,曾容六十万人之过境。他驿旁亦有此等厂,但不如此驿之大。极拟往观,亦以日暮不果。

廿五日(阳五月廿一) 向例过乌拉岭巅,必在昼间。此次两次遇险,迟至夜间。盛传之欧亚分界石碑竟不得见

^①车里雅宾斯克:切利亚宾斯克。

(碑向闻为三角塔形，围绕铁栅，一面书亚细亚，一面书欧罗巴，1845年立，当道光乙巳云)。经过米雅司驿，时尚昏暗莫辨，仅从隐约中望见松影蒙密，下听轨间溪流潺湲而已。予生四十六年，今日始由亚入欧。虽然，福岛安正君之言曰：混然一大地，何欧、亚之有？况横目纵鼻，灵心性无轩轻，所异者语言面色而已。诚然。

进入欧洲

自过兹拉特驿，山环水抱，顿入佳境。矿厂林立，人烟稠密。自此行二百十二俄里，皆山水胜处。尤以自维索伐耶驿至乌斯喀塔夫驿三十里间，忽曲折忽开朗，旁流倚山，听松看花，尤为佳绝。视日本之国府津、箱根间，有过之无不及。午后过乌发驿，阔叶树怒张，蛙声盈耳，又是一番景象。两旁多耕作。

此一带石油夥积，先是汽车燃料十八用薪，其二用石炭，至此更兼用石油。

廿六日(阳五月廿二) 今日车行纡回于萨马拉河、倭尔噶河^①之间。倭为入里海之大川，汽船为有名浅水船，偶望见之，明轮在船尾。忆在汉口曾见一上驶宜昌之汽船，亦如之。河产一种鱼，孕子极肥，为俄人供饌珍品。予偕外子至停车就食，果极腴美。或盐渍致远，亦为各国所珍，究不如鲜者之尤美矣。

供饌珍品
——
鱼子

^①倭尔噶河：伏尔加河。

河流弥漫，长堤断续，舟楫鱼鼈，一切景物极似江南，令人左顾右盼，目不暇给。倭尔噶河滨之萨马拉^①驿，为有名之分岐大驿。西两驿均通莫斯科。南一路渐引渐长，将出彼之斜米帕拉庭斯克(或译曰七河省)，而入我新疆北路者，与其里海东岸一路，已引长至安集延，而瞬将入我新疆南路者，正如巨蟹右螯之双铗。而营口已成之路与张家口必造之路，又如巨蟹左螯之双铗，向我北京云。

如蟹之螯
包围中国

廿七(日)(阳五月廿三) 一路繁盛。

午前九时过都拉^②驿。屋宇整齐，草木畅茂。午后二时，抵莫斯科旧都。外子之友陆君子兴，远自森堡来，迓于车侧。外子一见欣然，盖相别已十有一年。车场宏丽，此为长铁路之终驿，无论再向何地何国，必换车矣。予等所购切符，虽至森堡，然所谓寝台赁者，所谓急行赁者，至此驿而止。陆君以为予等即于今晚换车向森堡，故已嘱驿长就车场中借辟一室，为予等待时之用。外子于莫斯科为旧游地，然欲予等一览旧都景气，故决意就旅馆留宿，作二日之游。遂由陆君导至一馆，名“斯拉夫”。俄人皆斯拉夫种族，即以种名名旅馆也。陆君又向驿长言，伊尔库次克以西以一等价而坐二等室为不公，彼但唯唯而已。俄人不欲内外上下之情通，故不重行政诉讼法。

^①萨马拉：今名古比雪夫。

^②都拉：土拉。

论人民进化之理，由草昧而臻于文明，大率分五顺序。最初除避饥寒外无生活，遇水而渔，涉山而猎，食肉寝皮而已，所谓狩渔时代。久知野获者之不足恒恃也，于是牧饲家畜为食，所谓畜牧时代。久知徙逐无定之不足以为恒产也，衣食之外，兼谋居处；血肉之外，兼嗜植物，于是耕作土地事起，所谓农业时代。久知各恃其余粟余布之不便通有无也，于是组织交通信用之机关，为有无互济之媒介，所谓商业时代矣。此时彼此相通，智巧愈进，而嗜好亦愈繁，于是各出智巧以精制造，各精制造以投人嗜好，遂更进而为工业时代。此五时代各有顺序，初非一跃可超，而其程度之迟速，则在民智之高下与教育之有无。顾此乃上下千年之谈，而非纵横万里之谈，不意予于三十日中二万里间亲见之。自海参崴穿山而西，入宁古塔之境，此三百年发祥地，旧史所谓“林木中百姓”、所谓“打牲乌拉”者，流风尚存，非所谓狩渔时代乎？更西出蒙古之境，经阴山之北，沃土未耕，而牛羊驼马均极蕃息，非所谓畜牧时代乎？更西入西伯利之西境，民风朴质，而富谷仓，非所谓农业时代乎？（其麦岁输德、奥等国。）至越乌拉岭而历莫斯科，交通便，阗阗盛，虽工业不闻于世界，而已駸駸乎跻商业时代矣。安得再道德、法、英、美诸邦，一睹所谓工业时代乎！

文明进化
五个时代

三十日
五个时代

庚子巴黎之万国博览会，有所谓“亚细亚俄国出品馆”者，中设西伯利铁道列车，其入口处模拟莫斯科之停车场。

宣传与事实不符

购券入场，备观列车之寝台、食堂、读书、运动、游技、休息、通信、祈祷、澡浴、医疗、写真暗室(为乘客途中洗写真片所)等。

观毕出口，则豁然模拟北京之停车场，示一车直达之意，俄耶？中国耶？不可思议。此异邦人所记载，而本国驻览者不一言及也。予初谓列车必如此周备，今亲见者，乌有所谓读书、运动、游技、休息、通信、医疗、暗室者耶？但见食堂之隅，悬偶像为祈祷所耳。

意欲使人迷信宗教

廿八日（阳五月廿四） 晨闻教堂钟

声，如远雷，如聚蜂。相传此处教堂锐顶万数。

东教教堂，其式样不但与新教异，并与旧教异。满洲线上，数已百十，屡见之矣。（日本东京有东教教堂一所，乃维新前所建，至今追悔失策，指目痛愤。）俄意务欲使人迷信宗教，则一切社会不发达与蒙政治上之压迫损害，悉悉委于天神之不佑，而不复生行政诉愿、行政改良之思想，颇见效验。

游博物院。外子曰，此院宗旨，在考其国历史，而风俗次之。故无外国物，亦无天生物。又以教立国，故所藏以教事教物为多。

游画院。所悬万幅，油画、水画、铅画皆备，其绘光之技尤不可思议。光肖，则无笔不肖。且能因光肖声，雨、风、泉、石及人物形神，莫不如闻其声，至绘声而技绝矣，此为日本所未及见。

绘画技艺不可思议

游育婴院。宏大拟王居，岑楼五重，复

道阔寻丈，胜于上海城外里巷。每一广室，略如中国仕宦家之大五开间，而不隔断。每室栖五十儿，一媪乳二儿。床榻衾褥，纯白取洁。治疗、洗濯、饮食，无事不注意。凡在院者千六百余儿，其寄育于外以及出资即令亲母乳儿者不计。院中女执事百数，皆本由在院之婴长成，不能不叹其有效。末至收婴所，据云每日必收廿二三至廿八九婴。收法：先去婴之旧衣，裹以软衾，置盘中权其重量，复以软迈当（尺名）度其胸围、头围、身长，又以验肺之寒暖计测其有病与否，一一详记，并记其姓名、住址、生年月日（无姓名者记送来之姓名住址）。毕，命任乳之媪抱归乳室，事务秩然。院中除了男、门役外，皆妇女主院。老妇导观周指毕，出册请注姓名，并言前未有中国妇人来此者。予不谙西文，为书汉文数语，又捐附十卢布而出。

育婴院

就食肆名“莫斯科”者晚餐。此肆仆役服装尚仍旧式，故往一观。肆存三椅、三刀匕，及三人用之食皿，云是昔年今俄皇加冕时曾就此肆一餐（一太后用，二君后用），故留此纪念。

夜，陆子兴邀往花园观剧。此俄夏令景象。人兽递演，种种解颐。

廿九日（阳五月廿五） 昨日既驱车一
览大概，今日更步行一覽。此间环王居作城
垣形。昔外子从莫斯科携归银画一幅，正是此
城，今幸亲见。先至大教堂，即历代君后加冕处。四周黑暗处

莫斯科
一瞥

皆教士骸棺。正中座下，黑木长数寸者，云是耶稣受钉之木。出堂入旧宫，一广室正中玻璃立橱中，悬其君后及太后当加冕式时所服之银鼠髦、钻宝冠、教杖等。外子云，昔年即悬其父加冕式时髦、冠、杖等（阿列克三特第三^①），今景移而物亦换矣。室中所列万品，多其历代君后遗物，无非钻宝珍奇，与宗教所关之品。又历代各国赠与之品，珍贵炫耀。中有鞍鞞一具，云是1789年中国所赠。工固华产，非不精细，但较各国所赠，不免相形见拙。且既为帝室馈赠，而中国记载不闻此事，何也？又一银制杯，已毁损，为其先帝阿列克三特第三被轰不中时留遗物。

各处宫殿

历观各种勋章殿。俄制，有一种勋章，即建一殿。顶及四壁，无非绘刻此种勋章之式饰，及曾受此勋章者之姓名。更观其餐殿、寝殿、读书殿、梳沐殿、咖啡殿、延见男女宾客殿（俄虽专制，然待臣下犹用客礼，共坐共餐，不事跪拜）。一柱、一门、一地板、一用具、一绘幅，种种奇富，不可名状。先闻各国宫殿推俄为第一宏富，外子云诚然。及观其先帝大彼得手制靴，硕大无朋，而制作坚朴。又其所卧床褥，亦朴陋。可见彼邦崇尚奢侈，乃在大彼得以后。

又有密楼，曲折而登，为皇帝与三大教长密议机事处（三教长：一莫斯科，二畿耶甫^②，三森堡）。小梯危楼，务求曲密，想见当日无政之非教。又一室寝床帐褥，皆中

^①阿列克三特第三：亚历山大三世。

^②畿耶甫：基辅。

国织品，闻拿破仑入莫斯科时曾寝其中云。出宫循城，望九十年前拿破仑统兵攻入处，烟云苍茫而已。

拿破仑曾
寝其中

盛传莫斯科之“王钟”、“王炮”，今皆亲见。炮形直大如筒，古代旧式，了无足异。钟已碎缺（日本记载云重量八千六百贯目），缺片在地，缺处可容人入，为拿破仑败退后俄人纪念之作。周围文字，非今俄文，乃旧日斯拉夫文字也。

游所谓“帕萨时”者，仿佛日本之劝工场，而富丽过之。列屋数百，悉悉层楼，纵横街衢十数，悉覆玻璃。珍异日用，毕陈待售，惜不见教育用品出售耳。

绘印端书（即明信片）千百种待售。购一托尔斯托^①肖像。托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一度病气，欧美电询起居者日以百数，其见重世界可知。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严。其行于俄境者，乃寻常笔墨，而精撰则行于外国，禁入俄境。俄廷待托极酷，剥其公权，摈于教外（摈教为人生莫大辱事，而托淡然）。徒以各国钦重，且但有笔墨而无实事，故虽恨之入骨，不敢杀也。曾受芬兰人之苦诉：欲逃无资。托悯之，穷日夜力，撰一小说，售其板权，得十万卢布，尽畀芬兰人之欲逃者，藉资入美洲，其豪如此。

最早介绍
托尔斯泰

①托尔斯托：托尔斯泰。

芬兰本瑞典国之一部，百年前俄人灭取之，照例施种种苛例。(俄待他种如芬兰，如波兰，如犹太，皆有种种不

**苛例暴政
罄竹难书**

思议之苛例，罄竹难尽。大意无非欲遏民智，俾就夷灭。安知他日不有四三皇而六五帝者乎!)芬兰人心不死，暗行其自治，暗行其教育，且不甘学俄语，不甘行俄币，不甘遵俄历；而于俄之苛例，究不能逃也。昔年外子在俄，曾役使芬兰夫妇二人为仆，亦曾助资俾往美洲(壬辰年事)。今闻俄例更严，不允给出境凭纸，且设种种苛例，不遵例者不给准婚凭纸。其禁设学校(俄设高等学校，亦禁不准入)，断其入仕之途(俄官无一芬人)，在武备尤禁。又强设医院(选极下等之医生设院于芬，俾收不杀而杀之效)，无非欲塞其智慧，绝其种嗣(禁婚嫁)，又不欲留种他土，故禁不使出境。俄廷用心，可谓周密。

回寓晚餐。自伊尔库次克西来，车上食品，有动物，无菜类。此于卫生不宜，易致肠胃病。滞此二日，得食植物，喜甚。餐毕，部署登车向森堡。八时半赴停车场，九时半行。仍加急行赁，又加坐位赁。据云倘不加坐位赁，竟谓不得坐席云。因此一宵，故未加寝台赁。宵行无所见，但知为复轨(萨马拉以西始有断续复轨，奔萨以西始真复轨，其先均单轨)。又坐立稍稳，不如乌发一带，轨形高下如波，左右不平或差寸许，此俄技师之能事，他国人所未有也。

**离莫斯科
去彼得堡**

三十日(阳五月廿六) 此为世界有名之直线路，亦

为俄造筑最先路，又为筑价最昂路。七时半，下车饮茶（此车无食堂）。九时半，抵森堡。

此行路费，一人之资约四百五十卢布。

上海至长崎——船价（一等）二十四元
（二等十八元）。

全程路费

长崎至海参崴——船价（一等）日币四十元
（二等廿四元）。

海参崴至交界——车价（一等）俄币六卢四十八戈（二等四卢八十九戈）。

交界至哈尔滨——廿一卢五十戈（二等十一卢五十戈）。

哈尔滨至满洲里——五十四卢（二等卅三卢七十五戈）。

满洲里至森堡——百一卢（二等百十三卢七十戈，并急行寝台）；急行：卅七卢廿戈；寝台：卅一卢四十五戈。

莫斯科至森堡——急行，六卢（二等五卢十戈）。

车行饮食、行囊运赁等——百卢。

当哈尔滨濒行时，李缉甫所言托达尔尼电李宝材续送至伊尔库次克，迄无其事。想达尔尼必面允缉甫所请，而实未电也。又达尔尼所谓行囊八件二十日可到者，计五十四日乃到。到而开视，则失去外子礼服花衣一、实地纱袍套各一，予狐皮礼服一、棉袍一、厚皮外罩一，计六件，共值价二百卢布。窃物为俄关恒有事，不足怪也。

衣物被俄
海关窃去

伊尔库次克以西所纳一等车赁而所坐二等位事，往返函询，无非此推彼诿。陆子兴向道路部面陈此事（略如日

本递信省), 历半年, 始送来九十余卢布, 而邮局又扣去三卢余。

彼得寺

彼得寺直隶于罗马景宗^①，为旧教万寺领袖，宏大瑰丽，虽世界著名之俄国帝宫，不敢望其肩背。予两旅罗马，瞻游此寺无虑二三十次，遂有所记，汇而存之，不觉其言之过繁；然于寺藏之富与寺工之良，仍未详什一也。教例，耶稣之外不得别有他祀，则寺祀彼得为非理；然寺名虽题彼得，而所拜仍是耶稣，非若中国之以某神名寺者，即拜某神也。至于教导一堂一殿，咸有专名，名称不确，即游事莫举。长子稻孙有《新释宫》一篇，摘其关景寺^②者附录于后。本篇所用寺屋名称，即采诸《新释宫》。（景宗，即俚俗所谓教王者。原文有父意，无王意，即其他代称亦绝无王号，故用《景教流行中国碑》例，称为景宗。）

①景宗：教皇。

②景寺：（天主）教堂。

彼得寺
之始建

寺建乏氏刚^①上，本鼎龙^②帝之栖尔果场（凡栖尔果必椭圆形，古罗马游戏运动场）。景纪^③初年，为虐杀教徒地，相传彼得即死于此。景纪90年，克雷朵（当时教徒之高级者，后追尊为景宗）私建小寺于残骨穴中，即今寺权舆。324年，康斯坦丁帝允教士（名栖尔门司忒，后追尊为景宗）请，仿福罗（别见）之跋栖黎嘎^④（别见）以建寺，就旧基增饰。帝亲负土十二筐，以符十二使徒之数，而寺始显于地而（初犹穴寺）；顾非今式，中有广庭，庭有铜制大松球一。今寺不可见，而松球则移置景宫中，腹逾合抱，厥高称是，或曰本鼎龙场旧物。846年，沙拉生人侵罗马而寺毁。景宗保罗三^⑤，大兴工作，以新厥寺，而旧迹毁尽。保三^⑥固有名之毁旧人也。

乏氏刚者，腊丁文作 *Vaticanus*，罗马七邱之一。推其命名所由来，为说凡二。一谓出于乏氏气尼亚 *Vaticinia*，此在腊文为神言。古罗马信多神，有所疑，卜于神，神所言罔弗信。邱本卜地，故名。一谓出于乏奇都斯 *Vagitus*，此在腊文为神名。邱本奉乏神，故以神名名邱。二说皆是。

（十二使徒，其一彼得，即西门，为使徒首领。寺名彼得，不仅为彼得死此而名也。其二安得烈，为彼得之弟。其三雅谷，为西庇太之子。其四约翰，为雅谷之弟。其五腓力。其六巴多罗马。其七

①乏氏刚：梵蒂冈。 ②鼎龙：尼禄。 ③景纪：公元（基督纪元）。 ④跋栖黎嘎：〔罗马的〕公所。 ⑤保罗三：保罗三世。 ⑥保三：保罗三之简称。本书中多有此种用法，如将腊丁文简称为“腊文”之类，以后即不一一注出，请读者注意。

多马。其八马太。其九亦曰雅谷，为亚勒腓之子。其十达太，即勒拜。其十一锐，亦称西门。其十二卖耶稣之犹大。犹大死，门人公议，补以马提亚。）

1506年，景宗儒略二^①重构厥寺，为今日庙貌基础。溯寺史者必推原儒二。在儒二初意，但欲自营墓室于寺内，故扩新伊始之时，仅借用尼哥拉五已成之工(1452)而已。

建寺之
历史

迨徵图案于勃拉曼，勃固名建筑家，规画宏远，工遂莫辍。虽所成仅一小部分，而希腊、腊丁两十字式之取舍，实影响于后来寺学（尼哥拉时议用腊式，勃拉曼图改用希式。景寺平面，必以十字式为正格）。图之原本，尚存佛棱次^②博物院中之建筑室内。图为正面，相传勃氏计画，欲于康斯坦丁之跋栖黎嘎上，加一邦堆翁(别见)圆顶，予阅图诚然。勃氏歿后，利翁十继工，征图案于拉法爱尔，复议用腊十字式。卑鲁齐继之(时拉氏卒)，再议用希十字式，仅毕正座，未遑他及。1534年，保罗三又用安敦之图(建筑家名安敦者不止一人，故此人必冠以地名之珊嘉罗字)，改腊十字式。筹画甫就，而拉法爱尔名弟子猷尔继之(时安氏卒。此猷尔字通用，必赘以罗马字，以别于他猷尔)，不久而米加勒安治^③又继之(时猷氏卒)，米氏年七十二矣。米扩大既成之正座及栏臂，制大瓴屋之图，言将升邦堆翁

①儒略二：朱利叶斯二世。
治：米开朗琪罗。

②佛棱次：佛罗伦萨。

③米加勒安

于天上，盖当时建筑家群以邦堆翁为神工也。米氏复用希十字式，而据图以造瓴屋者，又为雅谷（时米氏卒。此雅谷通用，必冠以门字，缘雅氏居城门侧也）。1605年，保罗五用玛岱诺为建筑师，又改腊十字式，盖至是已三用希、四用腊矣。1612年成正门，即今所见者。1626年，乌尔庞八正式开寺，距旧寺开日，正足千三百年。至1629年，柏尔凝继玛岱诺理寺工，而规模乃定。然自儒二以来至比约六，历三十余世之景宗，亘二百余年之岁月，易十余建筑师之图案，而工仍未已。设非因出卖免罪符而遭宗教之改革，正不知此寺伊于何底，所耗金钱王冠（金钱之名）亿兆难穷其数。

门 及 廊

高耸云表
全市可见

驱回罗马市中，无往不见高耸云表之彼得寺。一至彼得场（寺前广场），豁然与寺门规面。中矗尖柱（见后），旁竖喷泉，面柱廊张为两翼。正门之外为廊，廊外为台，台广如殿基。由场而上，石阶十余级。台阶正中坦而圆，铁链为栏，向为常客所不敢登，仿佛纳陛，今已不然。

门廊前额，大字刊落成之年（此记门成之年），及在位景宗之名姓，与其在御之年（文见下）。入口之上，其内向处，有聚珍画^①一方，乃乔笃所图，为有名杰作（1298）。

^①聚珍：银嵌细工。

图名曰《船》，位置不当光线，故游人罕寓目者，然有关教式，不可不记。其画为一船，载耶稣使徒浮海遇风（邪魔来侵意），耶和华在天际为遭难者祝福（景教标象用船），右角耶稣拯彼得于浪中，对面坐渔父（信徒希望意）。此画屡易地位，又多人修改，渐失乔笃真相，而结构佳处固在。至其位置于此，具有深意。先是景徒^①大率由多神教改依，此等人习于偶像教式，虽依景教，不忘旧礼，每于未入寺之前，转身先拜太阳（景寺例必西向，而彼得寺独东向，拜太阳必面东，故转身向门外而拜）。在景教不许拜太阳，而此习骤难革除，故于廊内面特置此画，彼转拜者自用其拜太阳之习惯，而在景门视之，仍是专拜耶稣，可谓两无窒碍。

拜太阳与
拜耶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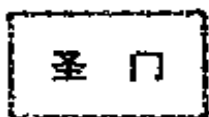
门额拉丁文曰：IN HONOREM PRINCIPIS APOST PAULUS V BURGHESIUS ROMANUS PONT MAX A MDCXII PONT VII.

大意言：“罗马某姓，景宗保罗第五之第七年，为使徒首领（指彼得）于1612年”（不言建而建意已含其中）。通常景寺必有门额字，表明建寺年期与用意所在，而简字居多。此寺额大，故字较完，然亦仍有简字。

中门镂铜为之，尚是旧寺物，欧勤四时所作。每门三方围，中镂彼得、保罗殉教状，及欧勤在位中大事，如佛梭次宗教会议、日耳曼帝加冕等。围外缘格所绘，尽是神话中事，如嘎尼美特，及资达与天鹅之类。可见罗马不恶多神偶像，凡美术上可珍之品，并不以异教面毁坏之也。

^①景徒：（天主）教徒。

廊内墙上石碑，有关寺史者三。一为格雷郭理二寄附橄榄产地若干，专为寺内忏悔燃灯用油之纪念。二为千三百年婆尼法爵八之教敕，许猷勃赓节^①免罪（即开圣门之节，详下）。三为沙尔曼颂美阿特利安一之腊丁文，乃景宗遗物之最古者。



正门左有所谓圣门者，常塞不开。门画一巨十字，遇圣年举猷勃赓式，乃开此门。旧约（利未记二十五章）摩西律：凡人七日一息，为安息日；地七年一息，为安息年。核数至七七四十九年，凡遇安息年七次，是为禧年。禧年每五十年一次，然所谓五十年者，其实止四十九年。西人至今称一周为八日，而实止七日，称二周为十五日，而实止十四日。希伯来古语亦然。禧年即第七次安息年也。此五十年一遇之禧年，希伯来文称为猷拔尔之年，辗转译音，遂为猷勃赓年。摩西律，当禧年之七月十日，为赎罪期，遍地吹角，布告圣年，土地休息，不耕不植，负欠悉免，奴隶反于其家，有大赦之义。景教引之，定为圣年举猷勃赓式，以普赦景士^②、景徒之罪戾。在景教初期，景士有犯教法者，绝斥无赦，寻许忏悔以赎罪。而景士渐多，罪戾亦增，忏不胜忏，赎不胜赎，禁范渐弛。1300年，婆尼法爵八患之，制为每百年一圣节，举猷勃赓式，命景士躬至罗马，巡拜各寺（在他处者巡拜景宗所指之寺），忏悔罪戾，歌诵祈

^①猷勃赓节：犹太五十年节。 ^②景士：（天主）教士。

禱。設听杆之官，酌其罪之輕重，責以誓，誓有大小。至克雷孟六，縮短期限，以五十年為聖年。烏爾庇六以耶穌在世三十三年，故又以三十三年為聖年。保羅二更半五十之數，以二十五年為聖年，而景士于猷勃賚所當行之事，許以納金代勞。蓋此時歷代景宗，以斂財壯彼得寺工為事，凡此寬例縮期，皆所以聚貨也。聚貨之極，乃賣免罪符，因致改革，論者咎焉。改革之後，景勢式微，政事無可問。故自息司朵五以降，每于聖年之外，舉行猷勃賚，名曰穰民，或穰田，均無不可，一視乎景宗之意興矣。將行此式之前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景宗躬親執斧，削其石灰（石灰泥門上，示不開），然後開通聖門。聖門開通，必先由景宗率君牧師^①等，衣大禮服入內，寺內奏樂歌聖詩，門乃大開，許公眾入寺。1900年曾開此門，時予在日本，報紙所傳，神往而惜未見也。其先1850年、1875年均未開，以正逢義國革命之故。

免罪符

廊上有樓，正中凸出寺外者為拔爾貢^②（形如台），面臨廣場。景宗新選加冕，有禮式于此。耶穌復活節，景宗立此為民祝福。眾民匍伏于道，瞻仰景宗顏色于拔爾貢上，謂得于此日一見景宗者，獲福七年。彼得廣場上，人為之滿，最是大觀。

廊之兩端，向有兩騎馬石像，右為沙爾曼，左為康斯

①君牧師：大主教。

②拔爾貢：陽台。

坦丁。两帝皆于景教有大功者。今左端改为景宫通路，康像必入景宫乃得见。

柎桴及中亭与正座

不觉其美
美在其中

寺以美术称，以宏大称；然从外瞻望，初无异象，即乍入门，亦不觉其美其大。德儒格戴^①有言曰：“观彼得寺，乃知美术可胜自然，而不必模仿自然。此寺尺寸大于自然，而无一毫不自然，此其所以为美。”至哉斯言。入郭脱派^②之景寺者，自有垂首视地、叉手加胸景象。入彼得寺者不然，毫无拘束被迫、伪作忏悔之苦。学者曰，此光线众射使然。门以内，暑雨祁寒，概不感觉，终岁温凉如一；故游人得从容舒坦，注意观览，且保藏珍美亦易为力。一入柎桴^③，即见两旁六大墙柱，柱头用哥林多式（希腊建筑术三派之一），支顶作穹。凡大建筑无不注重穹式，故观工作者，必先观其穹。全寺铺地之后，形式颜色，配合宏整，聚珍敷地，材巨工细，想见选石构图之不易，此雅谷及柏尔凝所计划。正中近门处一大圆形紫石，为沙尔曼帝受景宗加冕处。一望柎桴及两旁墙柱上，均有雕；或历世景宗遗貌，或各派教祖装束，辅以天使之舞，神鸽之飞，伟哉工乎！由柎桴向内遥望，深而不幽，远而不玄（正中地上嵌铜条，识尺寸。

①格戴：哥德。

②郭脱派：哥德式。

③柎桴：〔教堂的〕正殿。

以与世界有名景寺比较深远，则此寺固无与伦比，而伦敦之保罗寺为第二，米兰之产子玛利寺为第三，康斯坦丁堡之苏斐亚寺为第四，余及十余寺，均详镌深度若干。忏悔磴上之神龕，周围金灯八十六穗，昼夜无停焰。忏悔磴中，石雕比约六跪祷于加利利海滨渔人之像，服景宗礼衣，衣纹之细，确肖丝织，为嘉诺华杰作之一。

正殿深远
无与伦比

良覆^①缘边，有聚珍金地蓝字一圈，一字之高，为六英尺，而仰观适符目力，不见其大（彼得寺墙顶交处多缘，缘皆金地蓝字，一览皆聚珍工程，其实非聚珍，乃范纸肖石以待续聚，惟良覆下一圈为真聚珍石）。

此一圈为拉丁字：TU ES PETRUS ET SUPER HANO PETRAM AEDIFICABO ECCLESIAM MEAM ET TIBI DABO CLAVES REGNI COELORUM，译言“汝彼得也（彼得字义为磐石，其人先名西门，从耶稣后乃受今名），吾将于彼得之上建吾教会，且授以启天门之钥。”后世追崇彼得为第一景宗，故寺遂为万寺领袖，而历世景宗徽章亦用双钥云（彼得字乃译成拉丁以后之音，今义文音“彼也得洛Pietro”，法文音“彼也而Pierre”皆由此转，而非出乎希伯来之“矶法Cephas”。《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二所云，即指译音）。

启天门
之钥

良覆中聚珍工，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像。四人者，即《四福音》撰者也。路加手中之笔，长七英尺，而配合自然，不见美术过于自然之弊。即此以推，无处不然，宜格戴之崇拜寺工矣。

^①良覆：圆顶。

景教初兴，于纪念碑石之属，或雕绘人形，以表基督，或雕绘羔形，以代基督。基督立小邱上，邱迸四流，流于四方，所以象四福音，谓基督之道实借此四福音以流布于四方也。洎后景徒又取《默示录》中所谓人、狮、牛、鹰四面一体之灵物，以配四福音，更以配《四福音》撰人，如人面配马太，狮面配马可，牛面配路加，鹰面配约翰。此配象之图屡见，而次序恒有一定，考古学家谓实出于腊文地方门达雷寺之聚珍石工。其用意凡分二说。一说《默示录》之灵物，初非始

四福音传者的象征

创之比喻，盖引《旧约·以西结书》之基路冰以为喻也。《默示录》所喻，喻基督之一生，谓基督始生亦常人，故象以婴儿；比其论道布教，则所谓犹太人王，故象以狮；迨其就磔刑而死，是以一己之躯体为牺牲以普救万民，故象以牛；躯体既刑，真灵升乎天上，故又象以鹰。是说于所以配《四福音》撰者之故，与夫配序一定不紊之故，皆未能通，遂有第二说。曰：马太之传耶稣也，首叙其祖先之血统，特详耶稣人事，意在阐明耶稣亦人也，故以人配之；马可之传耶稣也，特称耶稣为犹太人王，故以狮配之；路加所传，则反覆以耶稣牺牲一躯甘就磔刑为言，故配以牛；约翰所传，则务神其说，以为耶稣实天降之神，语言作为，皆神而非人，论道綦高，浅陋莫接，故配以鹰。古来用人、狮、牛、鹰配《四福音》撰者，所以见四人所传各有主意也。今姑勿论二说孰是，要以人、狮、牛、鹰配《四福音》传者，固频频见于图绘雕刻者也，有时且即以一小儿、一狮、一牛、一鹰为《四福音》传者之图，初不必见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人面貌也。

少女之面

艮覆下有铜制亭，高九十五尺，1633年柏尔凝所作。其铜来自维尼斯，或曰取邦堆翁旧物来也。亭之四柱基，向外者八面，皆刻乌尔庞八之家徽。徽际隐一人面，自正面右角始，环至左角止。人面状一少女，先笑而苦，苦极而欢。徽之高凸，先平渐高，高极复平，最后为一婴儿貌，凡以状女产孩也。

或曰：此女貌为柏尔凝弟子之妹，为景宗所污而生子，柏尔凝为此，所以辱乌尔庞也。而教中人则谓乌尔庞侄女孕（景宗不得聚妻，故子女例皆称侄），出金作柱基，以祈产福云。亭中弥撒儿，非景宗不得行弥撒礼于此。景宗不到，则作委任书命君牧师代礼（君牧师即艾儒略所撰《弥撒祭义》之加尔地纳耳）。景宗躬自弥撒，予未之见。通常弥撒，予屡见之。弥撒者，景教最常用之礼式，种别凡二十有余，或因时不同，或因事不同，而新旧各派又各各不同。综核其要，不外以一粒无酵之饼、一滴葡萄之酒，供奉耶稣，俟耶稣灵圣降于此粒饼滴酒之中，主礼之景士，领此饼、酒吞之。盖饼即耶稣肉，酒即耶稣血，得以耶肉耶血入我体中，其为幸福，孰过于是？既受此幸福，乌可自私，必也分布而及于众信徒，使人人得沾其惠。当分布时，有祝诵词，述上帝降福于信徒。信徒闻之，引为大幸。若有以未得分饼、酒为恨者，可纳资请行餐礼，则别为礼式以餐之，非弥撒矣。弥撒本意，不过因日常必见之饼、酒两种，以为纪念耶稣而已。迨举而定为教礼，踵事增华，成为一种形式。今通例一弥撒中分为五节：第一曰忏悔，其诵词主义，在求玛利、彼得、保罗一切诸圣代请于耶稣，消除我既有之罪恶，而清洁其身心。第二曰祈祷，其词义在赞美上帝，表白一己之虔诚。此第一第二两节，虽未受洗礼者亦许同听，故亦称为非教徒弥撒。第三曰供奉，其意在清洁杯皿，供献饼、酒，祝耶稣来享。第四曰祝咒，意在一经祝咒，则耶稣灵圣直降格子此

弥撒

饼此酒之中。第五曰感格，在景士既领受肉、血，必然上格耶稣，伸其感忱，复传布信徒，具表神已来格，共享肉、血，而礼于是乎成。此第三第四第五等节，惟信徒得预斯礼，故亦称信徒弥撒。弥撒中，惟十二月廿四之半夜为最大最有名，曰半夜弥撒，视常礼三倍，主礼者先须绝食二十四小时云。

石像的故事

支良覆者四大墙柱，柱中四大石像。像颠有楼，像后藏梯，墙梯可登。四像者，一为隆奇努像。当耶稣钉十字架未死，犹太俗逾越节之前日，架上不得有未死人，隆奇努为守架兵，苦耶之待死，举枪刺肋而耶死，此枪即藏像楼（隆奇努之枪，为洛特岛武士奥布逊得之于苏丹，而献伊诺琛八。其来罗马也，伊诺琛遣二教长迎之于安郭那，二君牧师迎之于那尼，又躬率全廷人迎之于百姓门，奉藏彼得寺，典礼至重。有敢言此非刺耶稣枪者，罪之）。二为安得烈像。安本附三大门徒之一，又为彼得亲弟，被缚于斜交十字架（钉耶稣之十字架为腊丁式，斜交十字又称“安得烈十字”），殉教而死，故像倚斜交十字架，安头即藏像楼。三为海伦那像。海者，康斯坦丁帝之母也，亲从耶路撒冷携归耶稣被钉之原十字架（十字架别有专寺藏之，此寺分得一片），故像倚十字架，架木即藏像楼（像首有冕，表其为帝后）。四为威隆尼加像，莫基氏所作，四像中最美作也。当耶稣自肩十字架登山受钉，中道喘息，妇人威隆尼加怜之，出巾拭其汗，一拭而耶稣神貌即留巾上不去。故像持巾，巾即藏像楼，此巾为约翰

耶稣临死拭汗之巾

七访得（此巾于约七未访以前，相传藏齐奇恩尼地方，维时远方妇女，往齐奇恩尼瞻拜圣帕者颇不乏人云），于707年藏彼得寺，后移圣灵寺。罗马贵族六人，各执一钥。非六人齐集，巾不得出。此六人者，每年于耶稣遭难日，受二鸽于寺而食之。1440年复移彼得寺。有西文著名游记，言此巾吾亲见之，确无可疑为耶稣受拭之巾，必毗山丁美术，其麻织绘工，确是七、八世纪之物。两用确字，可知其所以确矣。此巾每年于圣木曜节、好金曜节、东日节出示信徒，倏悬墙柱数秒钟。人苟得一见，云可免七千年之罪，真子孙百世之业矣。此像所立地，为1506年四月廿六日新寺始建时置基石之地，原有几，1527年为布奔沙尔（法王）之兵醉毁。

十字架刑，在埃及、嘎苔基^①、波斯皆有之。罗马、希腊则除奴隶与极大逆罪外，不用十字刑。犹太人之用十字刑，始于希律王之时。在埃及等处，

钉十字架
之刑罚

死十字刑者，尸不得下，必任禽啄之。犹太则于日入，辄断其足而下其尸，许亲族收殮，后亦听其自死。受十字刑者，自负十字架至刑场，有用绳者，有用钉穿其手足者。竖架时，木端入穴，震力甚大，已足死人，然往往有不死，迟数日始死者。惟逾越节日忌之，故有枪刺令速死之说。此刑至康帝时废止。《福音书》备述耶稣受刑之惨，于是景教中十字刑之说遂不胜枚举，其关于十字之节日亦多：

五月三日，“圣十字始见之节”（326年是日，海伦那至耶稣受刑地郭尔郭答，发见钉耶稣之十字架）；

九月十四日，“圣十字复归之节”（圣十字为波斯王郭司洛司二所取去，由海腊克留帝夺回而至于耶路撒冷之纪念日也，从此恐再

^①嘎苔基：迦太基。

为教外人所得，故碎为数片，分供于各教寺，罗马十字寺藏其大段）；

某月某日（不定），“圣金曜日”（膜拜圣十字之节）。

昔岁旅俄，遇彼俗一节日，旅俄华人呼为“鸡子节”。询之西人，曰，此帕克节，即所谓耶稣复活节者。自旅义而考溯景教礼节，知

逾越节

耶稣以前已有帕克Paque，希伯来原字曰Pessahh，厥义“逾越”，在犹太历Nizan月（春季第一月，即春分之月，以春分后月满日为第一日）第十四日。日落，以色列家杀小羊，先择完善无污点者宰之，染其血于门楣，半夜，与无酵之饼同食之。所谓“逾越”者，其一，天使杀埃及长子时，见以色列家（楣染羔血之家）则越；其二，以色列族由奴隶越出范围，而入于自由。后世纪念此逾越之日，故曰逾越节，为摩西律中最重要之大典。后来会堂祭司、长老诸人增加其礼节，先于Nizan月第十日选择牡羔，至第十四夕宰之，聚十余人为筵宴。宴中客之最年幼者，循例向主人诘问逾越意义，主人循例答说此节古义。半夜，耶路撒冷庙开门，群众入庙，听歌诵，观祭礼。此节凡七日，七日期内，不得用有酵之饼，于是此节又称除酵节。今日犹太人在可行此礼处，尚必为逾越节。《马太福音·廿六》：除酵节前日，门徒就耶稣曰：欲我何处为尔备节筵乎？曰：尔入城见某，语之曰，师云，我时迹矣，将偕门徒守逾越节于尔家云云。是日耶稣与十二使徒共

忌十三

餐，餐后被缚，越日被杀（西俗宴席忌十三人，嫌于耶稣最后餐也），故有逾越节十字架上不得有死人之说。而景门耶稣复活所以亦用逾越节字也（复活节年年不同日，必以春分阳三月廿一日以后第一月满日之后日曜日为正日）。

威隆尼加，拉丁字作Veronica，剖而读之，即Vera与Iconica二字，合而约之，遂成Veronica一字。此前一字之Vera，厥义为“真”；后一字之Iconica，出于希腊字之Elkon，厥义为“相”，所以有耶稣真相留于巾上之说。

隆其努像侧，有彼得坐椅铜像。信徒拜寺者必吻其足，

故足趾已磨漫。考古者谓此像乃大良翁^①以嘎毕都之雷神像当之。神本举手握雷，即改雷为彼得之钥。而教徒则以为貌粗鲁，正肖彼得，在铸雷神像者，岂肯为此粗状，语亦有理。但予见一多神时代之坐椅石神，右足伸出椅外，右手高举，正与此彼得像同式，不能无疑于雷神代像之说之有因矣。像后聚珍画一大幅，为彼得寺职官公贺庇约九御极长期满二十五年者。庇九在位之久，景宗中无与匹者。相传景宗在位，苟逾彼得传道年数者，得再登正座铜椅，即我国鹿鸣琼林重宴之意。然庇九在位年期已逾传道数，而不闻举斯特典。此彼得像对面，平时空无所有，遇景宗诣庙行典礼，则于此处设尊座以位景宗。

由良覆内望为正座。正座有黄玻璃窗，
此各寺通例。窗下景宗椅（或称彼得椅），柏
尔凝所作。椅为铜制，由四铜人高支半空，
铜人皆教中著名学者。或曰铜仅外皮，实质为木，乃古罗马元老所坐嵌牙椅，曾为彼得所用。初，彼得赁居元老布顿氏家，椅即布顿氏所有。向有祭椅之日，于354年理倍略历上见之。新寺未筑以前，此椅在旧寺洗礼所。十二、三世纪时，洗礼所损坏，至1507年全寺改筑，其间三百年，此椅藏弥撒几左。

彼得椅

椅左为乌尔庞八墓，上有像。墓成柏尔凝手。乌八生平有建筑癖，即延柏氏为第一建筑师。罗马市上公建物，

^①大良翁：利奥一世。

及无限喷泉，凡出乌八者，即出柏手（往往有名称表示）。惟柏氏雕人，有衣裘过重之弊，而此像独否，盖著意作也。墓为黑石棺，亦珍材，傍立“慈爱”、“正直”二女人，以抱婴表慈爱，以持剑表正直。美术家表示本旨，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以待人自悟，此犹其显见者也。中一骨骼，手捧死籍，镌有乌尔庞名。不必别有墓碑，自知为乌墓矣。辅以散蜂，则乌八家徽也。

乌尔庞姓Barberini，其字尾ini，犹言小也，又为多数字，其字首Barber，意为蜂，故乌尔庞家徽用三蜂。如阿特利安一姓Colonna，即柱字，家徽用柱。伊诺琛十二姓Pignatelli，字与壶近，家徽用三壶。造徽之初，大概从字义来也。

石像着
铜衣

椅右为保罗三之墓，墓上铜像作凝思状。保三本学术渊雅，故以此表之。墓为威廉所作（门威廉），全寺墓工，此为最精，闻费王冠二万四千云。墓基四女石像，曰“富裕”，曰“慈悲”，今移在法尔乃斯宫（宫今为法国使馆）；曰“谨慎”，曰“正直”，今在墓下。像本裸体，为路奔氏所雕。“谨慎”貌肖景宗母，“慈悲”貌肖景宗嫂（此阿历散德六之情妇），本含讥刺。柏尔凝以为裸像非寺中所宜，乃制铜为衣，涂以石色而覆之，吻合无间，骤观不知铜石之异质，且不知为覆也，可称名作。游人不信，往往揭衣视之。今衣缘石色剥落，而铜质已露一角。“谨慎”像又酷肖义儒檀戴^①，有“彼得寺中女檀戴”之称，则言尚雅驯。

^①檀戴：但丁。

保罗三本姓法尔乃斯，笃于宗支，庇护颇烈，曾封其“自然子”彼耶路易为巴尔玛地方之公，又建法尔乃斯宫于罗马以居之。法尔乃斯女有嫁于法国布奔族者得此宫，今遂为法国所有，用为使馆。宫中壁画有名，为嘎拉溪氏所作。嘎亲率弟子，从事七年之久，自谓可得酬金巨万以终老，乃仅得王冠三百。嘎大愤，醇酒醉老至死，想见当时景宗役使人材之苛。“自然子”者，非法律子也，言不按法律结婚所生之子女也。

“自然子”

又义国今日之元老院，即上议院，本为玛丹玛宫，亦保罗三所建，以居其孙沃泰维沃者。沃娶某帝“自然女”玛格立太，故筑宫并玛丹玛园以界孙妇。1871年改为元老院。当时门楼上为发布富签当数之所，每土曜日午，群集对号领彩云。

正座高于柎桴二级，此级上即庇约九宣布玛利不婚而孕为无原罪之所，时1854年十二月八日，自后永为胜地。

右 侧

从正座折而右，为阿历散德八之墓，富于铜及大理石、透明石。对墓者，为聚珍彼得医跛者事图，适与左方彼得救死者图相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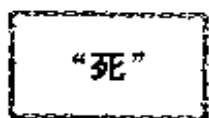
再右为大良翁墓，墓为塞尔祺建，本在旧寺栏臂。保罗五毁之，今但存几，而凸雕石画良翁勋业一大幅尚在。良翁时，匈奴来侵阿氏拉地方。良翁祷彼得保罗，请其克敌。匈奴人见彼得保罗显圣，惊而飞遁。石刻人物装束，殊不肖似，而当时固流行此种美术，况其尺寸之大，舍埃及印度诸大雕

显 圣

外，无与比者。相传保罗手中之剑，为真铁制，乃得之于匈奴阵中者。

再右为“柱玛利”。柱玛利者，旧寺饰于柱顶之玛利，极为珍重。迨移入新寺，柱亡像存，安设于此。其刹埤即名柱刹埤^①（与圣柱刹埤不同）。玛利下有一古棺（必古罗马物），藏良翁第二（683年）、第三（816年）、第四（855年）遗骨。景寺于教骨，得一片已足珍，故一棺三骨不为乱。且本寺窖内有一棺，亦言藏此三景宗遗骨，正可见景门以遗骨为珍玩，而不以埋藏为敬也。

向前为阿历散德七之墓，墓在门上，门通寺外。墓为柏尔凝最后之作。柏之作景宫王梯，作寺前抱廊，皆受阿七之命。阿七歿，柏亦老，故墓工多奇异，颇遭后人诽议。



墓作怖人之黑面，张两翅从透明石所雕之大遮帷下探首而出，示其手中沙漏于上面跪祷之景宗，若告以时期既至者然。沙漏本为有尽意，丧葬事标所恒用，故此雕即名为“死”，奇异中亦颇有意味。

对于此墓（支良覆墙柱威隆尼加像之背）有几，几上油画，绘于石，望之与聚珍无异，极为罕见。寺中聚珍，务肖油画，面油画转务肖聚珍，西方人思想往往如此。

右折入右栏臂^②之半圆^③，聚珍画凡三：一为多马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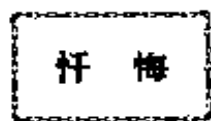
①刹埤：小教堂。
形后殿。

②栏臂：十字形教堂之耳室。

③半圆：半圆形后殿。

耶稣复活，以指探肋伤之图；二为彼得受倒十字架死刑图（琦笃所绘），图下为大诗家某人墓。墓当右栏臂半圆正中；三为乏资利亚图，画一无首妇人，跪而自捧其被斩之首，以献于夫，亦殉教圣也，而画笔殊不肖真状。

栏臂间有忏悔亭（左右两臂皆有），以十国为别。来忏者用某国语，即入某国亭，而听忏之景士即用某国语以相问答。彼得寺事事宏大，即此忏悔亭亦有一种伟大气象。忏者跪诉罪恶，无论奸盗大罪，心口小过，均明诉无隐，隐则耶稣弗宥。诉毕，出跪正中景士前，景士举长棒当头喝之，谓已受天刑，无论何罪均得免去。予屡见之。顾一人生乎，不必止一忏。设今午忏后，而入夕作恶，明晨一忏，复为完人。亦有景士来忏者，与常人同，均可忏不一忏。此自忏之景士，又可旋踵而听人之忏。此听忏之景士，又可旋踵向他士自忏。景宗位尊，专设一听忏士，日日待忏。闻至久每七日必一忏，不若佛教中言，一忏不可复恶也。来忏者女多于男。夫使娉婷女子，步跪于大庭广众之中，诉私愿贪欲于非亲非故之男子，即罪恶果忏，其如廉耻之莫养何，教人者顾当如是耶？



再外为通神奥门，门上为庇约九墓，雕庇九跪祷，仰见耶稣祝福，彼得、保罗侍侧像，均奕奕有神。庇九许传教士之在北美者得与土人结婚，为其生平满意事，然不为舆论所孚。故至格雷郭理十六时，始见实行结婚之举。

对墓为聚珍画，绘《使徒行传》第五章事，不过行传言亚

拿尼亚死，殓尸昇出，而撒非刺继入；此画则亚尸在地，撒入骇绝，绘与文叙事有纵横之别，固不必与原书一一符合。所绘彼得怒责乡愚，乡愚惊出意外，旁观不言而喻各状，具有微意，作者殆读《使徒行传》而别有会心者也。

血布

直下为克雷孟剌埤，有聚珍画一巨幅，为大格雷郭理奇异事，乃安得烈煞基所绘。初，有帝后康斯坦栖霞者，请于大格雷郭理，欲分彼得或保罗残骨少许，为私室藏珍计。格雷曰：吾安敢擅动圣骨，无已，有曾包约翰死体之血布在。而栖霞不知珍，勿受。格雷曰：心不诚者圣不显。置布几上，诵弥撒毕，以刃刺布，布血流注云。并相传所流血藏入玻璃管中，至今管藏某寺，平日血质凝定，至约翰死日，凝血复变流质，拜观者以一见流血为大幸焉。此画原本藏景宫，予曾见之。或谓此乃约瑟裹耶稣之帛布，非也。观图上教服人高举染血布，持刃向布作刺状，可证其为格雷事。克墓原在门廊，死后二百年，格雷郭理四移此。当时多金银饰及聚珍工，保罗五毁之。

被囚之
教皇

规而为庇约七墓。庇七乃为拿破仑加帝冕之人，嗣因不肯捐弃政权，拿破仑囚之于巴黎之丰登薄洛宫。予曾游丰宫，见所囚数室，几榻床衾尚在，不啻待以王礼。长囚七年，一出囚，仍恢复耶稣乙脱之会，可想见其性质矣。墓工简洁可喜，惟制度太小，与全寺各景宗墓工，有比例不称之嫌。墓上所坐老人即庇七，左右二人，一为“勇”，一为“忠信”，相

传为其挚友君牧师某某之貌，糜二万四千王冠成之。

左折为安得烈墙外，有耶稣化身聚珍图，为拉法爱
尔^①绝笔，极有名。当模制时，用十人之才力，九年之岁
月，六万王冠之金钱，仅乃成之，大于原图四倍。

再出，经良翁十一与伊诺琛十一两墓之间。良翁在位
仅廿六日，墓上雕花，铭曰：“如花”，喻其享年少也。基石
二人，一为“智慧”，一为“饶裕”。二事极难描写，细观面
貌，确有一种智慧、饶裕气象，故名家以为比喻中好标本。

右入歌路^②刹埤，歌路刹埤^③者，晚课行礼之所，日
曜日亦行弥撒礼于此。男子非礼服、女子非蒙黑幕者，不
得入。音乐甚有名，予恒率孙辈伫门外听之，不觉神往，
孙辈侍听，亦自然有一种静肃气。新派不重弥撒，专事演
说。予以为弥撒智慧皆感，演说仅动厮养，旧派岂可厚非。
刹埤几上为彼得毗安基所画玛利妊娠，亦名
画也。（地上有石，为克雷孟十一真墓。）

率孙辈伫
听音乐

出刹埤右折，为伊诺琛八之墓，博拉育
洛兄弟（一名彼得，一名安敦）作。雕石为棺，棺上卧伊
八像，其上又一伊八坐像，一墓两像为罕见。坐像右手作
祝福势，左手持隆奇努圣枪。圣枪本在隆奇努墙柱楼上，
不知何时入此坐像伊八手。墓刻《诗篇》第二十六章之十一
（《旧约》），为其含伊诺琛字也。又有碑，颇讥刺其临终注

①拉法爱：拉斐尔。
堂。

②歌路：合唱队。

③歌路刹埤：唱诗小教

童血事（伊将死，急择三童子，予一金钱，刺其血，入己身，冀不死，卒无效）。伊八有子十六人，英儒倍庚^①曰：彼殆自知为慵懒者乎！讥之甚矣。伊八之世，罗马市上奸劫昌行，有杀拒污女子二人者，为人所控，上达伊八。伊八答曰：“上帝天廷，不收此放逸人，不必议赏，但纳金于我，听其生存人世可也。”他可知矣。（保罗五好毁旧寺各工，伊八与保五初无关系，不知其墓何独不毁。或曰，手持圣枪，适以自保。他若保罗三、息司朵两墓不毁，则以为保五之叔故）。

童子之血

伊八墓对面，为景宗初殁，墓地未定，先行储棺之所。予昔年过此，良翁十三之棺，正藏于此，大书标明。其时良翁十三之葬所未定，暂厝于此也。兹者重来，良翁十三已葬于约翰寺，而此处仍留旧标。盖此处所标，必为最近已死之景宗。俟在位之景宗死，乃易标新死者，故名“死纪念”。

再出为呈献刹埤，以聚珍画得名，为罗马纳利所绘之玛利呈献图。据犹太旧俗。往往焚子女以献于磨洛（牛首之神，食小儿者，见《旧约》）。自摩西传耶和华命，诰诫于众：不可献于磨洛，必献于我耶和华，且不必焚死，但一献便可以金赎，耶和华之恩诚厚矣（《旧约》载耶和华曰：初胎男子，必献于我，可以金赎）。玛利为女子，且未必初胎，恐非耶和华

玛利呈献图

^①倍庚：培根。

所欲享。此所谓呈献，不知何礼，惟其为玛利幼时诣庙一礼节，则无可疑。

出刹埤右，为玛利克雷孟丁墓，此不列颠、爱尔兰及法兰西王杰姆第三之后也。左即杰姆第三与其两子墓。王姓斯墟亚，故称斯墟亚墓，为嘉诺华^①手笔。当时英国受路得改革宗教之影响，自称为英国教，而弃喀朵利克^②。玛利克雷孟丁者，尚奉喀朵利克者也，为英后伊撒毗拉所杀。后兼英国教长，故悍然杀人。景宗闻之，助斯以绝后于教，后不为动，此为英国不奉景宗之始。英教既不屈，斯氏即不容于英，故母子孙三代营墓于此。

再出至洗礼所，为右路最外刹埤矣。洗盆，紫冈石质，曾为阿特利安帝之棺盖，继为阿多第二帝之棺，今为洗小孩之盆。中几^③上聚珍画，为约翰洗耶稣。大概洗礼所必有此图，惟画法则万变不一耳。几右为百人长受洗图，几左为彼得洗狱吏图。

左 侧

从正座折而左，为克雷孟十之墓。对墓为聚珍彼得救死者图，与右方彼得医跛者图遥遥相并。

墓左聚珍彼得尼加殉教图，贵溪诺所绘，下即彼得尼加

①嘉诺华：卡诺瓦。

②喀朵利克：天主教。

③几：祭坛。

墓。此图与天使杀魔鬼图，最有价值，各值十五万佛朗云。

天使杀魔鬼图

所谓天使杀魔鬼图，在天使米加勒刺埤几上，亦聚珍。天使少年美貌，酷似某女（天使为男神，但相传谓美貌，故画家恒作妍笔，但张两翅，以示别于女）。魔鬼俯伏，仅露半面，酷似某景宗。虽传闻异词，而为画家有意寓警则无疑。今亦不必确指为某景宗。要之有钦铫家者，罗马豪右也，有景宗，有君牧师，坐是既贵且富。惟富贵既久，不法自多。相传有法兰昔司钦铫者，乱及其女毗亚德里，女拒之，与母合谋弑父，景宗获而诛之。果尔，则法固禽兽，毗亦枭獍。然德国教史学家，以为此景徒内讳之谈，其实景宗涎钦铫产，非尽杀钦铫家人，则产不能得，乃遣盗杀而诬其女为弑父，杀其人，灭其族，而产归于景。闻者不平，作画刺之，画中天使即毗女，魔鬼即景宗，示复仇意。原画在妊娠玛利寺，予曾见之，而此则聚珍本也。毗女囚在天使堡，囚室予亦见之。毗女遗照在拔倍里宜宫，在先颇不传，视为珍帙，予亦见之。

**安琪儿
(ange)**

天使者，天上神灵，常伺上帝左右，以传达神意为职者也。景教初期，神学家通别之为三等，等各三群（天使司歌舞奏乐，故称一群为一歌路。歌路者，音乐合奏之意）。法文称为ange者，即通译所谓天使。顾总而称之，此九群者莫非ange，析而名之，则惟第三等之第三群为ange。此析称之ange，上冠以archi字而为archance，景经^①所译为上天使

^① 景经：圣经。

者，高于凡ange一级，位在第三等第二群。在此群者，据景经当有七人，然通读新旧约，有名可稽者仅三人。一曰加伯利Gabriel，此肖希伯来音，希义为神之人，即玛利不婚而孕夤夜来告者（路加一章廿六）。一曰拉法爱尔Raphael，亦希伯来字，厥义为神感。《旧约·托皮（Tobie）书》曰：吾为天使拉法爱尔（托皮十二章十五），为引导托皮旅行者（托皮书，《旧约》之一种，中国无译本）。一曰米加勒Michel，景经频见，相传教中异迹最多，今取为人名、屋名，或雕塑其像，图画其事，或创为勋章者，遍欧皆是。原亦希伯来字，厥义为如神者。《旧约·但以理书》中屡见，为天兵大君之一，捍卫以色列民者。在《犹太书》、《默示录》，皆言米加勒与魔鬼战争事，故绘画米加勒者，以杀魔鬼为多。教中传说米加勒显圣事亦不一。第四世纪某九月八日，显于希腊某地，故希腊派旧教以此为纪念日。第五世纪某五月八日，又显于嘎冈山，故腊丁派旧教以此为纪念日。嘎冈山自米加勒显圣后，改称天使米加勒山，在今义国奈浦里^①省内。景宗大格雷郭理时，亦显于安得烈安帝陵顶上，从此不称帝陵，而以天使堡为名，顶颠立天使铜像，至今尚见此像，尚用此称（像曾改易一次）。在法国，706年又显于某屿，从是有米加勒山之称。山属于寺，寺亦称米加勒，此皆相传为教中异迹者也。景教初期，以九月二十九日为米加勒节，别有礼式（美术家米加勒安治及拉法爱尔二人，即用天使名）。天使九歌路，一曰Seraphines，景经称为西拉冰。二曰Cherubines，景经称为基路冰，皆希伯来音。三曰Trones，为帝王高座之意。四曰Dominations，为君王大权之意。五曰Vertus，为仁慈善德之意。六曰Puissances，为威武权能之意。七曰Principautes，为公侯领属之意。八曰Archanges，景经称为上天使。九曰Anges，景经但称天使。总此九歌路，亦曰Anges。自三至八各名，皆不见于景经，为神学家后造之称，而非希伯来旧传。景画家以天使为点缀，故为绘画所常见。初，

米加勒

天使形象
之演变

^①奈浦里：那不勒斯。

教徒经营隐随之中，其壁龛上之天使，但为通常人貌而已，上肢无禽翼，头后无圆光。至四世纪时，绘家取象于多神，时所用为点缀之“天才”、“胜利”诸神，貌乃附上肢以禽翼。七、八世纪时，东方因天使为天上之灵，故恒以青为衣色，象天色也。西方则以为天使洁净之神明，非白色为衣不可。于是东西所绘天使迥不相同，迨八、九世纪，东西交通，于天使衣上增以文饰，于是金银并加，衣色遂无一定，而东西派别不可复见矣。郭脱派美术盛兴之时，又于向来凝板之天使，加以活动之容貌，天使图形，又生一变。十三世纪，拉法爱尔好用古代画法参于新绘之中，图上天使，又一变旧式。至十八世纪，则自来非男非女、长袍有翼之天使，又变而为裸体禽翼之小儿，乃多神画中所用为点缀之爱神变体也。至其甚，则有以有头无身、两翼附于颌下为天使者，宗教气味，逐渐消失矣。

钦鞫惨事

景门于钦鞫惨事严秘不宣，诗文小说，常有隐刺语，而世人罕注意焉。即有窥见隐微者，亦惮于景势，讳不敢发。至近世史学家，始大暴其秘，专记其事之书亦叠出不穷。兹节译义人勃托洛氏 Bertolotti 所著《钦鞫家事》(1877年出版于佛棱次)大意如左：

1556年，有基督弗洛(名)钦鞫(姓) Cristoforo Cenci 者，掌景库。基督弗洛本非有职之官，尚无礼弥撒之资格，而亦无不婚之拘束。顾欲就肥职于景廷，如掌库者，又非可以擅婚。于是与有夫之妇毗亚德里(名)亚利亚(姓) Beatrice Arias 者私，不敢公然娶也。既以掌多马寺产致富，乃营钦鞫宫于寺之左近而居。夫妇未亡，乍生一子，名法兰昔司 Francesco。迨彼夫死，基督弗洛认为己子。1562年，基督弗洛临终，复与毗亚德里亚利亚行结婚礼，举一切财产以授法兰昔司，委托于毗亚德里，曰：为我守之。法兰昔司生于1549年，自幼即显见凶恶性质。十一岁，以殴人见血之罪 usque

自幼凶恶

ad sanguinem (此罗马法中专字) 拘于刑廷。十四岁，又以与某女私生子而困于法。1563年，为乏资利(名)圣十字(姓) Valerio Santa-Croce 之女爱尔西利 Ersilia 之“禽兽夫”(非可婚而婚者)，为其有奁资五千王冠也。

爱尔西利不幸而嫁法兰昔司者二十一年，举子女十二人，五人夭于襁褓中。其生存之男子五人：曰雅谷，1599年死于刑。曰基督弗洛（与祖同名），以恋爱事为仇人保罗（名）好哥朔（姓）所刺死。曰洛可，1595年与匹氏利安（地名）伯爵乌西尼之不法子决斗而死。曰倍那独，素性羸弱，1627年病而死。曰保罗，亦羸弱，1600年死于瘵。其生存之女子二人，长曰安敦尼那，1573年生，以二万王冠之奩资嫁于罗马大家罗齐沃（名）萨佛利（姓），无所出而早卒。

次女毗亚德里（与祖母同名）Beatrice之生，见于洛梭次及达玛斯 SS. Lorenzo e Damasso 寺域之记录（十六世纪以前，民间识字人少，凡笔墨记载，皆仗僧侣。僧侣凭寺辖区域，以记其域内事，故曰寺域记录）。曰：1577年二月十二日，法兰昔司与其妻爱兰西利生女毗亚德里于多马寺区（据此则其死时年在廿一以上）。据流传于今日之记载，则毗亚德里在父家迄于1593年。是年法兰昔司再与维里 Velli 之未亡人罗克赉齐（名）彼得隆尼（姓）Lucrezia Petroni 结婚。其前夫女三人，各赠以资而遣之。法兰昔司第一次结婚之后，已定为终身监禁之罪，以贿赂之故，得禁于己家。1573年，由禁改逐而入教国，一次必罚金一万王冠。翌年二月，贿君牧师嘎拉法 Caraffa，得景宗赦，乃还罗马。1586年定遗嘱，遍及家族，独少长子一人（当时长子在狱，后死于刑，相续之权已遭剥夺）。1590年，由民事官公证分布财产，此公证之官，即当年论证其父之欺诈者也。共偿二万五千王冠（先已偿三万），尽除负债，由景宗认诺为合法婚姻之子，亦云幸矣。法兰昔司在家庭间之凶暴，自1584年第一妻爱尔西利死后而愈烈。其情妇、司博赉笃（地名）之玛利（名）卑里（姓），即有名之美司博来氏那（犹言美貌之小司博赉笃），曾以极点凶暴讼之于法。1593年，其仆安琪洛（名）薄隆尼（姓）告法兰昔司横蛮不法，毒打之外，又裸其体，囚禁于密屋中两日。1594年，阿氏里沃（名）安琪利尼（姓）控遭法兰昔司加害儿死。1594年，法兰昔司又拘于刑事法廷，为凶恶及不自然之罪案也。其兴案也，恒为莫大罪恶，而此少年辄以十万王冠尽反其讼

毗亚德里

在家庭间之凶暴

事，于是讼者严受拷问，必改造供词而后已，被讼者则为贵族而逍遥事外。至法兰昔司之子，其性质亦不亚乃父。当1594年，伯爵法兰昔司在狱，其长子雅谷不告而娶，浪费父资，皆被控。次子基督弗洛，则屡上刑事法庭。三子洛可更劣，曾以凶案罚金五千王冠而流放，流放归来，复掠父屋中物之有价值者，1594年以是案被讯。是役也，景官玛利沃（名）贵拉（姓）实共谋也。又伯爵二女均被召为证人。

1598年九月九日之夜，伯爵法兰昔司为两被雇之刺客刺死于荒

被刺身死

寂之彼得拉Petrella墅，伯爵常年度秋于是者也。两刺客既刺伯爵，一人持钉于伯爵眼上，一人锤之，使入脑骨中，然后由楼窗将伯爵尸抛入枯树枝丛，冀为伯爵自跃而触于枝之证据。全家族即日离彼得拉，三子雅谷、倍那独、保罗亟返罗马营葬事。是时雅谷寄赠玛利哭 S. Maria Pianto 寺（寺近钦铫宫）一几被（被弥撒几之织物），为忤罪之赠。即日，政府悬赏格购求刺客之头颅。1599年五月十七日，刺客之一曰炯令丕（名）嘎佛氏（姓）Olympis Calvetti 被杀于康氏利溪近彼得拉之地。当时文牒明证，杀之者为马可（名）都里沃（姓）Marco Tullio 及恺撒（名）蒲松纳（姓）Cesare Busone，实为景官玛利沃贵拉所使。其时贵拉已在共谋嫌疑者之列，欲以此灭其共谋之证据。又一刺客曰玛齐沃（名）嘎答兰（姓）Marzio Catalano，由嘎司泊尔（名）贵坼（姓）Caspere Guizza 刑讯定罪，惟有一奇异之请愿书存焉（一六〇一年）。贵坼因此案，要求重赏于景宗曰：“此案共谋者口供之得以中改，及此盈千万王冠之入于景库，皆未始无小功也”云云。事实在1598年十二月十日之审嘎答兰，因其供词，拘引罗克资齐、雅谷、倍那独、毗亚德里四钦铫于案。毗亚德里之代辩人普洛司贝

乱伦弑父

（名）法林那屈（姓）Prospero Farinaccio 之陈说尚存，读之可知毗亚德里既不得不认弑父之罪，乃不得不推其原因，为乃父对于毗亚德里有不伦之行为，幸其父本以不法凶暴放荡，夙著名世间也。毗亚德里既承大罪，遂入狱。景宗大恩，赐囚中钦铫家人各自为遗嘱。毗亚德里之奇异囑

言，尚得一读。其言曰：“以一百王冠与沃利山彼得 S. Pietro in Mont Orio 寺，为余葬事用；以三千王冠建入寺道路；以一千七百五十王冠与各寺，为余诵礼弥撒之费。又赠继母罗克齐来之女三人各若干。”相传毗亚得里最后刑讯（即得招供之讯）之惨酷，可以无疑于供词之为强迫而出者矣。于是对此因景宗克雷孟八之怒而入于罪，又因景宗克雷孟八之贪而惨死者，谁不寄与怜惜，而想及没收钦倚家产以后之教会之富也。

再出为船几，因几上聚珍画得名。画为兰法兰作，绘耶稣步行海上，访彼得于船中事。

对几为克雷孟十三墓，嘉诺华所作，十八世纪时最美工也。当1795年四月四日墓幕开时，嘉诺华乔装景士，隐人丛中，窃听一般观者之评论，盖其得意作也。墓上景宗跪祷像，一种虔敬之意，毕现雕中，观者忘其为石质。下为空室，入口上有两巨狮，一睡一醒，亦无一苟笔。更立两人，其一“宗教”（女像），持十字架而立，犹一望可知。其一“死”（男像），倒持一燎，厥焰已灭，真善于表明者。论者比以章华庭（景宫中）之阿博隆^①雕（别见），又谓以之较同寺同时众雕，不啻有数百年之隔，敬仰亦云至矣。

十八世纪
最美雕刻

自此转入左栏臂之半圆，聚珍三画，皆诸圣殉教图。

此栏臂屡作宗教会议场。宗教会议，大小不一，大者召集各地高级景官来会，而景宗躬为会长。凡会议决案及宣布，均用腊丁文字，以辖地既广，所议又大，非腊丁文

^①阿博隆，阿波罗。

字不足以统一之也。1869年十二月八日，庇约九召集会议，
 议场即在此栏臂中。此会所议决者，为排斥
 无神说、实质说及神物一体说、万物皆神说，
 纷论颇剧。自是厥后，遂定为景宗所说无纤
 毫错误。虽曰别白可定一尊，夫亦言莫予违之过甚矣。而
 栏臂会议之典亦久不行，闻近在景宫中云。

栏臂外为格雷郭理十六墓，对墓聚珍图，所谓巴西镗
 餐礼者也（巴西镗，一教圣名）。

再出为玛利刹埤，几上玛利图，为旧寺剩物。旧寺美
 术品不多，此与柱刹埤之玛利，二而已矣。刹埤为门雅谷
 承格雷郭理十三之命而作，故亦称格雷刹埤，几下有教圣
 某骨灰。

右为倍孺梯朵十四墓，稍左为格雷郭理十三、十四两
 墓。格十三即修改阳历，今所沿用者。其时俄国以教旨岐
 异，不用格历，此今日俄历与通用历相差十二三日之由来
 也（予《癸卯旅行记》中言之不详，别详稻孙所补《景教流行
 碑跋》）。像下石人，一喻智慧，即用多神时代之女战神式，
 神固有智慧者。一喻信仰，信仰难雕，手一纸镌信仰字，
 则喻雕之下乘矣。墓石取诸安得烈安帝陵（即天使堡）。格
 雷十三，为景宗中最有德行者。伊先有自然子一人，位景
 宗后，不闻加以殊宠。对而为格雷郭理十四分墓（藏骨不
 全）。初，此地为格十三暂葬处，非石建。及石工成而移入
 石穴，空此旧葬处，适格十四歿，即葬焉。

对墓为耶隆行圣餐礼聚珍图，图极有名。耶隆笃信景经，入山枯译希伯来文为希腊文者。相传驯狮伏肘下，为画家所好绘，予所

圣餐礼
聚珍图

见不下百余幅，顾皆绘译经事。此原本为笃米尼基作，所绘为将死时行圣餐礼。圣餐者，人生七礼之一，以面饼代耶稣肉，以红酒代耶稣血，景士代祷于神，出而授食者也。

从格十三、十四两墓，平行至左方良翁十一、伊诺琛十一两墓。此线以内，为希十字原基，其外即改腊十字式所增，故通呼此外为引长十字处。

出希十字线，为圣礼刹埤，与右路之歌路刹埤相对。几上为三位一体图，旁有息司朵六之墓。墓本在旧寺歌路中，其侄移此，侄即儒略二也。息六幼微无姓，育于比野门之洛佛勒家，遂姓洛佛勒。墓为佛棱次派艺术家博拉育洛所作（1493）。景宗倚椅而坐，其下十人，一喻算学，二喻天文学，三喻博古学，四喻修辞学，五喻文法学，六喻透视图画学，七喻音乐学，八喻地理学，九喻哲学，十喻神学。凡此十种，皆息六所长，面曾在义大利实地施教者。一切比喻，皆通常共知，惟神学一人，用多神时代之女猎神像，执弓负矢，用意殆别有在耶？附近有平石，云是儒略二之茔穴。考儒二葬彼得系

女猎神像

链寺中，此处安更有穴？盖景寺所谓墓者，不必尽埋真骨，不过艺术家运意构造，作寺中美观，即或真葬寺中，面墓题在一处，真骨又别在一处，可毋庸深考者也。此圣礼刹埤，往往有多人跪领圣餐，盖纳金于寺，寺

士令于某日时来就食，则往行此礼。寸许面饼，小杯红酒，可礼数十人，非真餐也，领受耶稣之肉与血而已。

出刹埤向外，为伊诺琛十二墓，即以壶为家徽者。相对为玛氏达夫人墓，夫人为树植景宗政治权之人。教中人且仰若神明，教外者更俯不敢声。死于1115年，葬于满都乏。1635年，乌尔庞八奉移于此。石刻德帝亨利第四初次被教所绝，忤于夫人，夫人特权免罪事，盖权驾景宗之上矣。

殉教者

左为绥乏斯丁几，有聚珍绥乏斯丁殉教图。凡殉教图，必绘当日受刑致死情状，绘事以愈惨酷为愈胜，即绥乏斯丁被缚箭射而死，予所见亦不下百余本，此为笃米尼基作，原图在天使玛利寺（凡景徒之被杀死者，不论其果为教事与否，皆谓之殉教。殉教者例由景宗钥启天门，升之于天，且例于名字上冠一圣字。凡雕画其像者，首上必有圆光，以别其为圣。雕画者务为意外之惨酷以求工，近年死于中国而列入圣班者，比比皆是）。

再出为良翁十二墓，相对为瑞典克利斯丁公主墓。克本瑞典王阿独尔夫之女，瑞本新教国，而克独信旧教，立誓与新教绝，不安于瑞，迁居罗马，富于藏画。予曾观画于彼所居之哥西尼宫。1689年死于罗马，此墓石刻其1655年誓绝新教事。

左折为怜爱刹埤，与洗礼所相对，而右侧之刹埤已尽。凡彼得寺中一刹埤，足当他处一寺。怜爱刹埤者，以米加

勒安治所雕玛利、耶稣像而名。雕为耶稣被钉后，玛利抱置膝上，此米氏廿四岁时所作，应法国使者之请也。雕上记名，为米氏一生所仅有（字在玛利带上）。

圣母和死去的基督

此图画本极多，雕则不多。或指米氏此雕为玛利过于年少美丽，米答曰，玛利贞洁人也，安有老期，其善于解嘲如此。当时法兰西司一，因世人所珍重二雕，于1507年重资购之，一即此“怜爱”，一为耶稣像，在玛利寺内（寺基为密纳尔佛庙，别详）。此处本奉寒热玛利，自改奉怜爱玛利，而移寒热玛利于神奥。先是阿历散德六死，置尸玛利前。阿六罪恶，罄竹难书，相传其尸之怖人，亦前古所无云。

怜爱刹埤，旁有两小刹埤，与洗礼所制度同。右刹一磔刑聚珍图，不重要。左刹名圣柱刹埤，铁栏围一雕柱，乃由耶路撒冷取来。相传耶稣在所罗门庙中，曾倚此柱，且祷且演说者。观其雕派，确为犹太物。此柱为犹太雉礼所用，不知何时辇入罗马。1438年君牧师乌西尼围以石栏，记柱所由来（今石阑在铁阑内，不便近观），谓所罗门建庙于耶路撒冷，凡一百三十八柱，今十一在欧洲，彼得寺良覆下用其八，毛利次几前用其二（旧寺），此独立者一，即今所见者。

耶稣曾倚此柱

刹埤中有安溪棺，为第四世纪一罗马市长，乃大格雷郭理之先世，此棺曾用为圣水盆云。

上 瓴 下 窖

像在门后

圣门背有聚珍彼得像。寺名彼得，若以中国神佛庙例之，则正中必彼得位。而教例不然，所谓彼得寺者，不过寺名而已，其实尊奉耶稣，故彼得像不妨置之门隅。即如正门外台下两旁巨像，一彼得，一保罗，若以中国庙例论之，殊不敬矣。景教旧派，兼奉玛利（近更推及玛利之母）。新派并玛利不奉，更为纯一。

聚珍始于景纪前百五十年顷，初惟用以敷地，所谓 Pavimentum，虽宏丽如庙宇，亦不过敷其一方而已。派别不外四种，曰 Sectile，其纹线直斜，惟几何形体是准者也。曰 Tessellatum，其材料皆方粒，而纹未必方形者也。曰 Vermiculatum，专重摹画，凡画有曲折之线，其材料凑聚亦曲折其线，虫状之名，所以状其线曲也。曰 Sculpturatum，其表面高下不平者也。在景教首以聚珍为饰者，为彼得旧寺，从此遍传欧洲，且及耶路撒冷、康斯坦丁堡之景寺。八世纪宗教会议禁作偶像，而聚珍独免。迨威尼斯兴建马可寺，更为造就聚珍人才之计，专设学校（别详），出名家无算。克雷孟八选此校名手，来罗马饰彼得新寺艮覆，并摹寺内名画，用代原本（原本半移景宫，半移天使玛利寺）。在十七、八世纪，此术最称昌盛，至今日尤无往不用此工矣。

高大为世界第一

彼得寺瓴屋之高大，为世界第一，屋缘距顶高三百英尺。登瓴屋者必土曜日，妇女不在允登之列，故予未往观。闻诸登者曰，自左侧柁桴玛利克雷孟丁墓下之门而入，登螺旋梯（同登

不得逾二十人),梯旁壁上,皆王族题名志胜游。寺顶有无数小瓴屋,而寺内工人居屋杂厕其间,成一村落。格戴登此,曾有言曰:“吾于彼得寺上,见空气中另有一国,有人家,有市廛,有庙宇,有喷泉,中间大瓴屋,适可当国中大寺,道路平坦,不啻名市散步场。”可以知其梗概矣。瓴屋诸短墙柱之间,皆为小室,一室藏米加勒安治及安敦两建筑家手制彼得椅,及彼得寺木型。米年八十将死,制型以示未竟之工。

登寺巅者有瓴屋,入寺穴者有窖^①。自1900年圣物考古会请愿重开乏氏刚窖,于是游者始获观窖。入窖者从忏悔磴下,左右折皆可,即从威隆尼加像后梯下亦可。窖分两部,有新旧之别。新窖者,环忏悔磴而为马蹄形之廊,及于四像下之四剝埤(即威隆尼加等像),又由廊枝出之数小剝埤是也。旧窖者,亭前柎桴之下,亦分三柎桴者是也。窖本康帝所造,在跋栖黎嘎之下,久埋地中。1594年,门雅谷施工时,在忏悔磴旁发见康帝所造彼得金棺,并棺上金十字架,极精。当时考古学未盛,故发掘隧物之学亦未盛。景宗克雷孟八礼服诣观,随即封闭。闭三百年,始得复见于世。其中所藏,教骨与旧寺残物为多(罗马旧风,往往于旧屋之上稍加平治,即于其上建新屋,有二次三四次者,故掘地愈深,古迹愈多,恐至廿二三世纪尚无止境)。燃灯而观,

金 棺

^①窖:墓室。

不能详细，且有价值品与无价值品杂无部居，易淆心目，故言之不能详也。新窖以两刹埤为最巨，一门廊玛利，本在旧寺门廊，今湮此。一孕妇玛利，为古来求孕处，今亦湮。旧窖枘椽下铺地之石，尚是旧寺物（玛氏达夫人捐地入寺碑记在窖）。景宗棺沉埋于此者不少（寺中景宗各名墓，大率无真骨，而真骨往往在地窖中），今睹棺思人，略举三数。曰阿历散德六空棺：阿六积恶万状，为君牧师某所毒死，尸之怖人，前已言之。棺本在寺，儒略二伸天讨，倾其骨出棺，骨为他人移入某寺，而棺仍留此，今但存非仅不怖并美貌老像于棺上而已。曰阿特利安四棺：英人位景宗者仅此一人，棺非景门物，上有梅塞斯头形可证，以英人故，无为之营美术墓，并无铭志，景门党派意见如是。

《神曲》中
的人物

婆尼法爵八棺残片，有铭曰：“其来也如狐，其宰政也如狮，其死也如犬。”义儒檀戴所著《神剧》^①书中，清净山凡九重，最下一级，遇婆尼法爵，即指此人。讥之软，抑恕之软？曰尼哥拉五棺：本旧寺一美术墓，改新以来，沉埋于此。景宫书库，壮丽甲寰区，即其所创。曰儒略三棺：伊好藏古物，有别墅，今尚存，其所藏予曾往观。曰尼哥拉三棺：伊曾募得玛氏达夫人捐地，竭力交结，有不恤其躬之苦。檀戴《神剧》中所见首入火坑中，足露火焰外者，即指其人。曰保罗二棺：伊艳羨康斯坦斯之大紫石棺，从寺中窃出，将为自

^①《神剧》：《神曲》。

已死后用，后不成。康坼者，康斯坦丁之女也。今棺在景宗博物院，而自骨则留此。曰乌尔庞六官棺：建造新寺时，骨已无存，工人用以贮水，得一指环，知为乌六物。生平峻酷，亦被毒死，今棺上尚有所刻遗貌。曰空玛璠罗棺：在位仅二十五日。曰伊诺琛九棺：在位仅六十日。

观旧窖铺地石之用旧寺物，知旧窖之成，必在旧寺既毁之后；观新窖之藏彼得金棺，知新窖之成，必在旧寺方造之初（即康帝所造）。旧窖非旧，而新窖乃旧，正如古文尚书之非古，而今文尚书乃真古也。

而忏悔磴有彼得、保罗神龛，云是257年由附近绥乏斯丁寺隧穴中移来，而古景士以为是彼得专龛，与保罗不涉。其实教史学家并谓彼得生平未尝履罗马，安所谓彼得死所，则此龛之为一人而二人，可不争矣。1122年，此处几上绘二像，皆半身，云一为彼得，一为保罗，而其余彼得半像在约翰寺，保罗半像在保罗寺，奇乎不奇？此龛在景门中以为世界无二之珍品，而教中学者安勃罗曰：“有彼得之地即有景寺。”可谓谈言微中矣。

世界无二
之珍品

神 奥

景寺必有神奥^①。神奥为一寺行政之厅衙，又为宝物

^①神奥：圣器所。

之仓库。彼得寺行政繁，宝物富，故奥亦独巨，为1755年底约六所增建，入廊多旧寺残碑饰墙，有彼得、保罗两大像，亦当日旧寺物。

正中一室，亦作刹埤式，有多沟形之石柱八，从阿特利安离宫取来，罗马时代物也。此即寺中行政之所，每日牌示祭礼于此，各处锁钥藏此，日用祭器等亦藏此。

左室中有刹埤，有旧画二（一为猷尔所画玛利耶稣）。再进一室，有景宗坐位，乃少数会议之所，名画不少。有旧巫画残片，绘天使奏乐者，极有名，美洛错笔也，曩日以饰使徒寺之良覆者。其尤佳者一片，今在义王宫。

又有一刹埤，油画彼得见耶稣图，不知画者名。彼得

彼得的眼睛

双目，绘法最精，观者任立何处，仰望画中彼得，则彼得双目无不注射观者，为游客所乐道。予试之果然。

右一室即奉寒热玛利处，其龕为名家独那堆洛所作。

再入即藏宝物之库，重门严扃，本非游客共到之地。予以屡屡来寺，景士以予必为崇拜景教之最虔者，故以观否宝物为问。予欣然请观，候之良久，取数钥而来。先导一室，列柜皆祭礼衣，盖一种礼节专用一种衣披，别之严即藏之富也。有中国绣礼服一披，工极精而花纹参教派，盖景士在华定绣者也。辟库门而入，见十余柜，藏历世景宗历来大典所用之十字架、烛台、杯龕、种种金银器、磁器、玻器、明珠、宝石，雕绘细工，灿闪目前。导者一一指告，以藏物过多，无暇静听。细观其中以沙尔曼帝加冕

时所服之衣，及景宗所用三重冕，最惹注意。沙为西罗马帝时，在康斯坦丁堡，用毗山丁最精绣工绣此衣。加冕时，服此衣而侍弥撒礼，矢誓从教。（沙之誓曰：“予践帝位，请对于耶稣之名及彼得而矢曰：凡上帝所畀予之权力，予悉举以卫教。”）予所见时君加冕礼服，大率皆银鼠带尾髦裘，而沙帝独用教服，岂时代不同，髦裘乃后起之物？抑沙帝崇教，独衷教服？更或二衣并用？不可知矣。所谓三重之景宗冕者，初，景宗戴牧师冠，加二孔雀毛。

后欲比于世界君王，乃加一金圈，以肖王冕。

教皇的
皇冠

至倍黼梯朵十一（或谓婆尼法爵八），以为仅

肖王冕不足示尊，我宗教必权驾世界君王，则冕制亦应加等，乃又加一圈。至乌尔庞五履景位时，本不在罗马，罗马自有一景宗，则又加一圈以示己乃正统景宗，视彼罗马戴两圈冕者为尤尊，故至今冕遂三重，既高且重，闻戴时颇不易云。冕上所缀珠石，为世界珍品，本玛利及海美尼二人之物，二人均罗马帝霍诺留之妻，一为司氏利嘎妹，一为司氏利嘎女。西例至今婚配不重行辈，初无足怪。又有金制巨钥，与冕同藏，一若传国玺然，即以为彼得亲受于耶稣之物，谁曰不可。

神奥所在，适当昔日黼龙场之中央。今寺前尖柱，矗立于此。尖柱由嘎利古拉帝从阿非利加运来罗马，来时在水梯港登岸。当时港岸，几为一柱所占，举以饰栖尔果场。博物者谓是罗马仿埃及物。栖尔果场为嘎利古拉所创，而落成于黼龙时，故名“黼龙栖尔果”，或亦兼冠嘎名。第

一次虐教，即在此场。

薰龙（尼禄）之事

薰龙者，罗马帝名。先是薰父某死，母曰亚格里宾者，携薰改嫁于克老第沃帝，而薰遂俨然帝胄。景纪45年，亚格里宾毒死克老第沃，谋于近卫军，以强力立薰为帝。古罗马近卫军，恒于弑废拥立上有莫大势力者，故克帝虽有子不列颠尼哥，弗敢争也。薰性本温，时方九岁，一切政治，悉承师训，故最初五年，政大治，罗马史所谓“薰龙五年之治”，有一专词者也。然亚格里宾颇嫉其师，渐于政权，终以不得专恣为恨，乃怒薰，而又与近卫谋立不列颠尼哥。事为帝党所觉，55年，薰宴不列颠，即席毒之。顾帝后回嫌隙愈深，帝略得狂疾。64年，罗马大火，后党诬之，谓薰实纵火，且坐奏脱罗耶^①毁城乐曲以逞快。脱罗耶被毁，古来至惨事也。由是民大愤，而近卫军利帝位之频易，亦附和之。薰惧，宣言剿杀景徒以赎罪，此第一次虐教所由来也。相传薰龙场中大宴，取景徒若干缚于柱，排列成行，围以枯草，涂以油脂，至夜燃之以当燎，军民大乐云。予曾见其惨图，所不忍谛视者也。

立柱奇闻

景纪67年，彼得被获，受十字刑，正在尖柱下临刑。彼得请死于倒十字，谓不敢比于耶稣。罗马本有倒十字刑，乃许彼请，或曰钉死，或曰缚死，或曰钉绳兼用而死。1586年，息司朵五命丰丹那移此柱于寺前（即今之位置）。植立此柱时，需人八百，马百五十，卷绳器四十六具。丰丹那云，重量九十六万三千五百三十七罗马磅云。未移柱之前，息五入彼得寺，礼大弥撒，盛祝丰氏及众工人福，并命柱升时，不得有人语，语者死。迨柱缓缓而升，升至中途，忽然不动。

^①脱罗耶：特洛伊。

众正屏息间，忽闻大声曰：“润其绳！”工人先未受此指示，闻言又不敢问，惟亟润绳。绳润上引，柱动而植。当时实一工人，见引绳几断，亟而狂呼耳，按命令应处死，无如柱赖以立，督工者大发仁慈，不忍加刑，乃谓此声发自上帝耶和華，众工亦默喻无言。柱又名彼得罗针（彼得，渔人，故有此称）。柱既立，息五宣布：凡过柱下者当拜柱尖，口诵吾父（吾父者，祈祷之歌词，词起于吾父一字也。凡祈祷歌词，均以首字称。此称吾父一字，即指此歌全词。犹关雎二字，即统指关雎三章也），则免罪十年云（中世纪时相传，柱顶球中有儒略恺撒骨灰）。

〔附〕新 释 宫 (景寺之属)

此长子稻孙为了游览之便而撰，其中命名，多半非专用于景寺，亦为西国宫室所通用。顾述寺者皆取以状寺，遂成寺字。

教堂一词 之语源

通俗所称为教堂者，在法文称为*église*，在拉丁文为*ecclesia*（又作*iglesia*，音相似），在希腊文为*ekklesia*，厥义为会、为合。凡教徒合而为会，皆曰*église*（英文曰*church*，德文曰*Kirche*，亦同出一根，惟渊源较古。义文曰*chiesa*，则直承拉丁字，在拉丁*ecclesia*固亦称*chiesa*也）。小之以一堂之团体为一*église*，因而及于建筑物，于是教堂亦即曰*église*。大之则全教为一*église*，如昔日义大利有景宗所君临自成一罗马派之旧教国，其时称其国者，即曰*église*之国。又如关于宗教之法律（亦称寺院法），曰*droit ecclesiastique*，即*ecclesia*之法律，亦即*église*之法律也。故谓教堂即*église*则可，谓*église*即教堂则不可。西音既非所习称，教堂又言不雅驯，今用景教流行碑字，称为“景寺”。

论今日各式景寺，大致分为二派，一派自东方小亚细

亚发源，如圆式、六角式、八角式、希腊十字式皆是；一派自西方罗马发源，如长方式、拉丁十字式皆是。二派起原虽殊，而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采用仿效，初无定规，因地制宜，各适其用，非若矿植物产之有分布地图可划也。通观东方起原各式，莫不以圆为原则，盖小亚细亚之建筑，本擅长于圆，与他人种建筑，迥不相类。景教创兴彼地，其建寺自以圆为原则。由圆式一变而为正六角式或正八角式，再变而为希腊十字式，即所谓东派，亦曰毗山丁^①建筑（康斯坦丁帝未建都以前，康斯坦丁堡名毗山）。毗山建筑，长于瓴屋^②（瓴屋后详）。至起原西方者异是。论理景教自东徂西，其建寺也，亦宜仿东式，不当另有所谓西派者。然所以不同之故，在当时情势使然。景教入罗马之初，帝威方烈，禁遏綦严，景徒于地而之上，丝毫不能展其势力，乃隧地通穴，以为隐藏，即所谓catacombe（字义别见）者是。举凡教中礼式，及传授教义之事，皆隐隧为之。迨景纪313年，康斯坦丁帝诏许景教无禁，景徒遂出catacombe而至地而之上。其时地面上无公然建造之景寺，乃即旧有之basilica当之。basilica（字义别详）者，罗马向有之公建物也。嗣后即为教专建之寺，亦皆以basilica为型式，相承至今，即最新筑者，仍不脱basilica窠臼（今大寺尚称basilique）。basilica为长方形，故罗马起原之寺，不圆而

拜占廷
式建筑

①毗山丁：拜占廷。

②瓴屋：圆顶。

罗马建筑

长方，由长方变化而有腊丁十字式，即所谓西派，亦曰罗马建筑。罗马建筑长于穹（穹后详），若英国景寺之多取两衡十字形，则又腊丁十字式之变式也。

十字之为形，纵衡互交，为理极简，故其为用最古又最多，如印度及斯干地那（瑞典、诺威之地）之卍字、埃及之卐字，皆十字鼻祖也。在印度，火教以卍字为全智全能之徽标、万物生命之根源。在埃及，偶像教以卐字寓灵魂不灭之理意，于是十字与宗教遂成不可解离之缘。在景教，因《旧约》载摩西竿举铜蛇以愈民（见《民数纪略》二十一章。景家论此竿为景教十字根本），《新约》记耶稣受刑十字架而复活，故于十字标形，尤为多用，凡通新旧派景教所及之地，无处不见此标也。标用既多，标形万变，综论之凡有四类：

十字

一曰无首十字，二曰四支十字，三曰两衡十字，四曰三衡十字。第一，无首十字者，丁字形也，在四类中为尤古，本多神时代旧标，厥意象生命，厥用在祝贺。继而有用十字以施刑者，窃取此无首十字，于是无首十字由宗教标象一变而为刑具。腊丁名此十字为刑具十字 *crux patibulata*，此类十字，向不在景教十字之内。自近世考古学者一派，发掘隐隧，见石棺所雕，往往为无首十字，希字首尾母 Λ 、 Ω 之间（耶稣自谓始始终终，故此首尾字母恒为景门所用，原出《新约》），亦往往有无首十字，遂兴耶稣所刑十字乃无首十字之臆说，而无首十字亦列景标矣。第二，四支十字者，正十字形也，自来最为景教所常用。自十五世纪以降，爱弼哥普^①所佩及其鹈簿，均限用此四支十字，故又称爱弼哥普十字。此类变化极多，其最屡见者曰希腊十字，其四支长短均齐如一者也；曰腊丁十字，其四支之三端齐，一端伸引为足而独长者也；曰安得烈十字，纵衡斜交者也；曰马尔大十字，四支之端幅阔而交处幅狭者也。余曰耶路撒冷十字，曰佛梭次十字，曰

^①爱弼哥普：主教。

都卢十字，曰墓场十字之类，名状各殊，举不遑举。第三，两衡十字者，一纵而两衡。上衡短，下衡长，俄国所用，亦称俄国十字。自十五世纪以降，必有君牧师及高级爱弼哥普职者，乃许鹵簿用是，佩章用是。又有高级爱弼哥普十字之名，其所以有较短之上衡者，原出《新约》，耶稣既刑，彼拉多标字于其十字架上，曰“拿撒勒人耶稣，犹太王”。后世雕画家于耶稣之十字架上加一短衡，刻画为 I . N . R . I . 四字，以示彼拉多所标拉丁文 *Jesus Nazarenus Rex Iudaeorum*。聚此四字，省（以首母为省字）而为 I . N . R . I . 也。从是亦有短衡上无字之两衡十字。第四，三衡十字者，两衡十字之下端更加一短衡之十字也，自十五世纪以来非景宗不得用，亦称景宗十字，惟景宗专用，故最为罕见。以上四类为景教十字，其景教以外之十字兹不遑及也。

俄国十字

迨十二世纪初叶，郭脱美术盛行（郭脱，日耳曼种）。其建筑景寺也，于瓴屋之圆易为尖，于穹窗之环加之锐，形若鱼首。夫鱼本景教标象，故此郭脱派建筑，以鱼形为特色，而亦愈有说（希腊文耶稣基督上帝子救世主为 *Jesus Christos Theos Vios Soter*，集此五字首母而联合为 *Ichthus* 一字，鱼也。景教标象，鱼故为其一）。

郭脱派建筑取鱼形

旧教布置其寺，大致相同。在罗马所见，大概以拉丁十字式为多。拉丁十字式者，开门入内，即十字之长足，两旁列柱为两行四行不等，视寺基广狭为增减，此列柱之间，正中一行，谓之中央 *nef*，左右各行，谓之侧边 *nef*。此 *nef* 本袭 *basilica* 旧称，出于拉丁字之 *navis*，译意为船，以两旁列柱，其状正似古船。今音义兼用，称曰“柁樑”。

古 *basilica* 之柁樑，两端均为半圆形，名曰 *abside*（腊

柎樿与歌路

丁字apsis) 而无门。迨改以建寺，则留其一端以为正座，改其一端以为正门（亦有两abside之景寺）。所留之abside，则加以种种人工，使光线射入。恒如觐面，隔以金黄之色。故射来之光线，虽斜而似正，虽屈而似直。此abside，在basilica为法官判事之所，名曰tribunal（今裁判即称此字），较nef稍高一二级。今景寺此处亦高，为教中职官礼式时诵歌之所，或因古制而称tribune，或因歌用而称chocur（腊丁字chorus），或设chappelle（详后）三间五间不等，则别称为chorea。凡此等名目，各寺不能一定，而此半圆形之名abside，则虽易地不改。今用abside本义，称曰“半圆”；于tribune称“正座”；而于chorus、chorea则音义兼用，称“歌路”，称“歌赖”（歌路者，指教中职官诵歌之所，非必在半圆也。如中世纪之长方寺，每于中央柎樿全长三分之二处。至于半圆之间，以石栏划一方，为诵歌之用；而半圆则供神坛，不作诵歌用。此时半圆即不可谓歌路，而此石栏杆以内乃称歌路也）。

自正门至正座，循柎樿而行，至适当十字横竖交点处，其前面者曰transsept，厥义为栏杆之前。盖正座与柎樿相接处，每有栏界之，而此transsept适过此栏杆前也。惟transsept之名，统十字横画之两臂面言，今称左右“栏臂”。

祭坛

栏臂与柎樿纵横相交之中央，为一寺正中，通例此处有坛，坛设供几，直向正门。坛之四隅，有柱支顶，盖是谓ciborium (ci-

borium者，埃及一种植物，实如豆荚。希腊人象其形为酒器。教中用豆荚形之匣，以藏祈神所用之面饼及酒，匣藏于亭，故用此植物名以名亭），教中行礼最尊严之处。罗马派旧教，一寺之中有若干供几，法文所谓autel者是（腊丁字altare厥义为高）。此若干autel中，在此ciborium内者，为maitre autel，惟寺中最高职官，始于此行弥撒礼（弥撒二字已为教中通用，兹不赘释）。最高职官又必于最大祭日，始于此行弥撒礼。autel上之神龕然者，法文名曰tabernacle，即贮弥礼时所需面饼葡萄酒者也（古制贮于金制鸽形匣中，悬于顶，或贮ciborium匣中，今皆用tabernacle）。凡maitre autel大者有盖，法文称曰baldaquin，本出义大利字之baldacchino，此字原为Bagdad，土耳其地名也，义文称此地为Baldacco，地出金绣织绸，古代帝王均取为宝座之盖，从此称座盖曰baldacchino，即由此地名转成。景寺初兴，亦用绸为盖，即用此名。至后世建筑术精，去柔软之绸，改用不朽之建筑，留其形状，仍其名称，于是虽金类石类造成之亭，亦名baldaquin矣。观夫此字之不原于腊丁文，

忏悔禮

可见此制之创未古也。今通译意义，名autel曰“几”，名maitre autel曰“弥撒几”，名ciborium曰“亭”，名baldaquin曰“亭盖”，名弥撒几上之tabernacle曰“龕”（此maitre autel之称，惟在罗马派旧教之景寺可用，如希腊派旧教与新教各派皆惟一autel，则自无所谓maitre矣。而稍偏东欧之地，与兰因河畔，其景寺每有两半圆，而栏臂、两亭

者，则又有两maitre autel也)。

景教防禁未弛以前，地面之上，除私家设几行礼外，别无公然行礼之几。惟 catacombe 中，龛壁葬骨为墓，墓上铺石为供神行礼之所，实今日景寺所谓 autel 之嚆矢也。当景寺初建时，念catacombe中之坚苦而不忍忘，于弥撒几地位必肖catacombe，而安于殉教者坟墓之上。求殉教遗骨而不得，则取诸catacombe中。今catacombe之古坟发掘无已，而景寺中无殉教遗骨者亦已无有。殉教遗骨，必在弥撒几之下穴地藏之，是为crypt。入crypt者，大概从弥撒几前之石级而下。石级通例，分左右环下为两道，低于柅榑地平约六七级。低处为马蹄形，即所谓 confession 者。石级向弥撒几，既下，即在弥撒几之前，觐面神龛，即殉教者遗骨所在，适弥撒几之正下也。由左右折入，为crypt，非烛不明，其中不外古石与教人坟墓而已，所以仿当时 catacombe 者，教徒于一定之日行礼于其中，广袤不一，形状亦不定，不如景寺之大概有定式也。今称 crypt 曰“窖”，称 confession 曰“忏悔磴”。

忏悔亭

忏悔磴者，但用行礼，不用忏悔。通常忏悔所用，别有 confessional，大概木造小亭，可以移动者为多。间有穴墙者，形状与木造者无大差，位置本不一定。木造者，以排列在中央柅榑两旁为通例。亭分三小室，中室听忏，旁室诉忏（二人不并忏，故最减者但二室），各室仅容一人。中室与旁室不相通，惟有铜网一小方（亦有以不透明玻璃代者）漏达声

浪而已。中室有门，分为上下两截，中设坐位，听忏悔教士坐此。教士不在，则上下两截门均闭；教士在，则上开而下闭（简单者，上截无门，幃以帷）。旁室无门，无坐位，有小几，为诉忏者跪久倚手之用。几上恒贴景经中语，或绘耶稣像。此 confessional 形状似亭，故今称“忏悔亭”。

忏悔磴之前，即中央柎桴。古式旧教之寺，两旁间有两台，名曰ambon。右为诵读福音之所，左为诵读景徒遗文之所（遗文即《新约》中《福音》、《使徒行传》、《默示录》以外各篇，如保罗《达罗马人书》等。至今诵经至《福音》，必移经于几之左隅，诵至遗文，必移经于几之右隅，此左右台制遗风也）。此制今罕见，间有一二旧寺，尚存遗台。闻英国景寺此制尚多。或谓此二台，其一有置书之案，其一无之。是一为诵经之所，一为讲经之所。今不见有用此者，亦惟据书想像，不得亲见以证之矣。今竟称“台”^①。

柎桴之极边为小室，称曰chappelle，此
后世景寺渐扩所增，论希腊拉丁十字形时，
不及此也。chappelle之大小无定制，多少无
定限，装饰之繁简尤无一定，大概景宗之墓为多。或置一
几，或置数几，实自成一小寺。凡景寺初营，规模未备者，
虽独立一地，不附属于景寺中者，亦名chappelle。彼教徒
在中国所营，即此chappelle居多，完全之église，所罕见
也。似寺而非寺，不可以蒙寺称，今名曰“刹埤”，固取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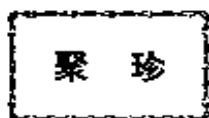
刹埤

^①台，讲道坛。

似，亦犹言刹寺之埤小者也。

有一种刹埤为洗礼之用者，大概中央置洗礼之大石盆，别称为baptista^{ipe}。论教理，洗礼之所埤不当即在寺内，如佛棱次、批撒^①等处大景寺，均于寺外另建一圆形或正多角形之洗礼所，所门与寺门正对，一道为隔，寓未洗以前不许入寺之古意。今景寺公开，无人不入，入者不必曾受洗礼，故洗礼所大都废弃，而于刹埤中辟一室为之，亦简法也，今竟名“洗礼所”。

景寺内墙开穹而无门者，皆曰arcade，本出arc，弓字，今称为“穹”。穹之居正中而外向者，曰arc triomphal，世译为凯旋门（门字即用弓字）。此既非门，尤非凯旋之门，惟以形似为名，姑徇通译。



景寺中举凡穹、墙、柱、几、艮覆、地平之属，至于半圆顶凯旋门，殆无不以mosaique为饰。考古罗马神话，文艺学术之神有九女，称曰Musa。罗马学者聚会讨究学问之公建物，遂因Musa而名musea。此musea广屋，敷地者聚各色细石配合为纹，至为精工。此法乃渐渐推广及于他物，不独敷地一端。初，此法即用musea为名，迨中世纪，应用变化，踵出不穷，于是musea一字，支别为二：指其屋曰musaeum，今称为musée（通译为博物院，未适原义）；指此术曰musaicum，即今所谓mosaique，凡聚各种有色细材，或石

^①批撒：比萨。

或木，更或他种材料，点点相配，合成一图一画，皆以此称之，美术中之一种。我国固无此术，即无可配译之名。而景寺装饰，以其经久，采用最多。故此mosaique一字，虽非景寺专有之名，而言寺者不可无以称之，今称曰“聚珍”。

附属于寺中者，犹有sacristie一种，间数、形状、大小均不一，为祭器所藏，礼衣所藏，寺中宝物所藏，及寺中职官更衣驻足之地，例不引外人入视。遇有名器、名画藏其中者，则有导者候人拜观时为之说明。此等sacristie有神藏之义，称为“神奥”。

神 奥

又教徒聚宿之所，曰convent。或有附属于寺者，其为状大都周围方庭，有廊，廊楼为室，室各相等，教徒习焉宿焉。方庭曰cloître，围廊大概有古物陈列，为巡礼景寺者所乐观。罗马景寺，昔有convent附属，今但存其方庭者，则景寺修葺所卸下之建筑物断片，恒列其中，专供游者访古之用。今称convent为“寺寮”^①，称cloître曰“方庭”^②。

寺寮中有réfectoire者，教徒会食之所。剖其字义，有效法复习之意。耶稣示其徒擘饼之法（详《新约》），景门历世传习，于食饼之前，必效耶稣擘饼法，此会食所之所以称réfectoire也。今名“食堂”。

①寺寮：修道院。

②方庭：〔修道院的〕回廊。

景寺之顶，有为高凸半球形者，有为塔上半球形者，其中建筑，分上下二层。包于外而在上者曰dôme，即腊丁字之domus，犹言屋也。裹于内而在下者曰coupôle，出于义文之cupola，本意为碗，谓其状似碗覆也。每有景寺以dôme著名者，即称全寺曰dôme。其以coupôle名者亦然。用语要在习惯，知非可泥于文字之间。今名dôme曰“瓴屋”，名coupole曰“艮覆”，取“艮覆碗”之义也。

景寺等级不一，有所谓cathedrale者，乃一区之长之所辖。故必有区长传道之椅（此区长大概为爱弼哥普。此爱弼字，法文曰évêque，义文曰vescovo，英文曰bishop，德文曰bischof，无非从腊丁之episcopus来，教职名也），字本原于腊丁字cathedra，厥义为座为椅。凡寺之半圆，大概有椅；然独得椅名者，必区长所辖之寺。其等级较卑者，固不以椅称，即等级较高，如罗马彼得寺，有景宗椅者，亦不以椅称也。

章华庭四室

十五世纪时，景宗伊诺琛八建章华宫于乏氏刚景宫之邻(章华，译义)，聚古雕藏之。后藏品累加，乃扩充建筑，以接于景宫而通路焉。章华庭者，章华宫之庭，亦因其形而称八角庭。游人从丰达孟答街入门，先登规对书库之梯，经希腊十字室，进圆室，右折过摩娑室(又名九女室)，出羽蹄室(均别详)，即章华庭也。庭周为廊，廊隅凡为小室四，一室藏一雕，即以雕名名室：曰劳贡①室，曰阿博隆②室，曰眉沟③室，曰俾尔塞④室。室中珍藏主雕之外，亦附藏小品，名称不重，未暇及之。

劳贡室

劳贡(Laocoon)集像者，名雕巨擘也。像为二蛇绕噬一老者、二少者。老者右举蛇胴，左提蛇颈，筋骨高下，一望而知为甚有力者。然长蛇绕足噬腰，纵强逾贵育，亦莫能脱。二少者，

父子被
蛇绞死

①劳贡：拉奥孔。 ②阿博隆：阿波罗。 ③眉沟：墨耳库里。
④俾尔塞：柏修斯。

左为长子，右为次子。长子瞬息受噬，仰视悚骇，自顾不遑，无以解父厄。次子则既触毒牙，状已垂毙。凡所雕刻，筋肉脉络，无纤毫不肖，而主客之位，运动之方，配合调和，允称杰作。尤可佩者，一像一题之中，含三种瞬时：老者正被噬，长子将被噬，次子既被噬。此三瞬时者，感觉举动，迥不相同，辨别既难，表显尤匪易。此像于各人眉目间分别綦细，俾观者一瞥而区异毕见，而全像呼应，仍不少乖，神乎技矣。名曰集像，亦为具三人三瞬时于一像也。

希腊神话
事迹奇古

考其所雕，事出希腊神代史中。希事在景前^① 1100年以内者，有史可征；过此以前，惟凭古诗。古诗所叙，实事中参以幻想，既令读者多迷，而选词尚奇，用意务隐，尤非别具会心，不能得其真谛。后世诗人，续为神话，寓中有寓，玄之又玄矣。雕画家更从而取以为题，以挥发己技，递传迄今，虚实更莫辨别。然事迹奇古，含蓄深奥，每为艺术家所爱不忍舍，而著名之文艺艺术品，遂八九渊源乎神话。

相传劳贡者，脱罗耶人。脱罗耶者，小亚细亚地，彼时一小国也。王子名巴黎斯者，美而钟于爱，神话中所谓以金苹果判三女神争美案者，即此巴黎斯。巴黎斯旅游希腊，见斯巴达国王后宫爱丽那^②而悦其色，挟载以归。斯巴达者，尚武之国，希腊史中所著称，恶爱丽那之见夺也，

^①景前：公元前。 ^②爱丽那：海伦。

于是约诸侯会战于脱罗耶之城。十年而城不下，围亦不解，为神话中最有名之脱罗耶战争。是役也，希将多丧，而城仍未破。乃选勇士，征战策，以图一决。再不胜，舍之去矣。时有阿迭色斯^①者，巧制木马，藏机自动，挺然应募，且布流言，谓此物为女战神密纳尔佛^②所授，苟供神前，神立福之。私隐军士于马腹，往还营阵间。脱罗耶兵睹此巨大之物，徘徊城下，又闻流言而信，羨欲得之。独劳贡洞窥诡譎，固执不可；而脱人迷信，终不可释。脱兵困守，十年于兹，军气衰颓，民不聊生，乃大合市民为海神祭。适祭官死，继者无人，循例拈阄，阄得劳贡。劳贡本曙神阿博隆庙及海神纳都诺^③庙僧也，有被选权利。既被选，乃率长次二子，登祭坛，屠牺牲，行例礼。礼未毕，而海上陡见二蛇，金目白躯，神飞而来，攫二子环之。劳贡驰救，同陷其害。蛇围重叠，呼吸不通，肢体牵系，密勿得逃，劳贡大呼而死，二蛇片裂三尸，逸去无踪。脱人见此，益信木马有神，以为劳贡之死，神明惩戒也，用请于希人，入木马于城，献之密纳尔佛之堂，再拜而祷焉。是夜，脱市人欢乐无极，满意城围从此解矣，故军民盛宴，相庆贺而散。夜深人静，希人之匿于马腹者，持械突出，举火燔城，内外袭击，脱军大溃，一

有名的特洛伊战争

木马计

①阿迭色斯：奥德赛。 ②密纳尔佛：弥涅耳瓦。 ③纳都诺：涅普顿。

夕欢乐，弃尽十年苦守之功。

希腊人神话，论劳贡之所以死者凡三说。第一说，希腊文学家梭福克尔所著《劳贡》悲剧之言曰：阿博隆庙规，庙僧不应有子，而劳贡膺主祭重任，携子同行，忝无愧作，故有此祸。第二说，腊丁诗人维其尔之言曰：金苹果之案，密讷尔佛与争美焉，争而未隼，神其憾矣。神既司战，则脱罗耶非神所佑，决无胜理。而希人十年围攻，勇将猛士接踵死亡，在人事观之，希将不胜，而忽有奇士巧机之助，将萃一夜之功，以偿十年之志，非神力而何？乃劳贡敢以私智泄神机，其招神谴固宜。第三说，腊丁诗人君多斯之言曰：劳贡有疑于神马，既被神谴而盲，盲而不悛，故神复使二蛇食其二子，二子牵父求救，而盲目之劳贡未及于祸。前二说为劳贡及二子均死，后一说为劳贡子死而身未死。在君氏考于希腊古诗，其用蛇字，常代以别名，绎其义，为食人子者，故君氏据古义以劳贡为不死。今像劳贡目不盲，而状如畏死，知不宗第三说矣。

拉奥孔
雕像考

学者又研究其成雕之时代，曰：观乎石色，其非上古原像可知；观乎雕派，而知其原本必希腊洛特斯岛人所雕，而今所存像，必其仿本中最善最古者。据罗马硕学泼立纽斯^①所著书，以为雕原像者，必洛特斯派之三艺术家。三家者，一曰亚恺散德Agesander，一曰亚典诺特尔Athenodor，一曰博

^①泼立纽斯：普林尼。

里特尔Polydoro。后二人疑是前者之子。至1717年，景士某发地，得残瓮一片，传说此瓮曾以覆原像（然则原像必甚小），上有希腊文曰：ATHANODOROS AGESANDRON RHODIOS EPSIESE。译即“雅典诺特尔、亚恺散得之子、洛特斯人所作”。果如波氏所言，惟雕者姓名有徵，而时代仍无考。但由其洛特斯派推之，约在景前250至200年间耳。主罗马时代说者，以今像为始原之像。曰罗马帝谛笃^①建浴场时，设七殿，曾以此像为庭饰，其地即今日系链彼得寺之基，而1506年斐利司Felix发见此像，亦在是处。谛帝之置此像也见于史，而得此像也转无传，意者即由帝命而雕。然帝即位在意纪79年，殁于81年，此三年短月日，岂足成此杰作？更有为调停说者曰：谛帝御宇，罗马世运衰下，不能有此杰作，当是希腊人在罗马时代雕之。言人人殊，莫由确断矣。

1506年义大利人斐利司，就谛帝浴场废址为葡萄园。氏躬种植，偶发地得此像。是时景宗豪族，竞储美术，求此像者踵不绝，

种葡萄人
掘地得像

卒归景宗儒略二（劳贡发见于儒略二在位时，米加勒安治适在罗马，故摩研最悉。迨阿特利安六时，几以为偶像教之偶像，而欲毁之，幸众持获免）。

当集像之发见也，断碎不成形。美术家合为像，而劳贡及幼子两右臂均阙。众推米加勒安治补之。氏叹为神技，

^①谛笃：第度。

仅案一图，表其意见，未敢貂续。至米氏门人孟德淑里，始施修缮。孟氏所修，与米氏所图不同。米氏以全像不见有抵抗之态，故臂曲颈后。孟氏以为全像既不见抵抗，则臂宜举，且置蛇胴于劳贡手中，示其力抗。后人或可之，或非之，辨驳争论，遂为美学艺术品评学之发端。非之者谓一臂独抗，失于一致，故臂宜曲。是之者谓强者苦抗，而终不免于死，则观者心悯之情厚，反是必薄；今于劳贡全身筋骨，既示其强，而于一手却不赋以苦抗态度，是薄观者之怜悯情也，臂不宜曲。

美学上的讨论

或又曰：诗中劳贡大呼而亡，今像无呼唤状，果孰是？曰：皆是也。夫诗与文，所以纵写时间，而为叙述之美术；雕与画，所以横描瞬秒，而为造形之美术。诗与文直而长，雕与画广而促，二者目的虽同，而方向各异，不必相符合也。倘于雕像之中，张大其口，令如唤叫，则终成一滑稽状耳，何美之有？或以为劳贡不呼，乃见其勇。评者又谓适宜之呼，无损于勇；惟引人嫌恶之状，徒薄观者悯情，为美术所宜避耳。又劳贡赴祭，必被长袍，今像且裸体，不合于事实，是又何说？曰：劳贡之强，诗中以语述之，不必有形。今雕像必借形以显，则舍筋骨莫著。果衣服翩跹，则不独不能示强，且转示弱，乌乎可！予昔年初出国境，见裸体雕画，心窃怪之，既观劳贡之像，读辨论劳贡之书，于是知学者著作，非可妄非也。顾移此像于中国，则不博赞美矣。

室之前隅右壁，有劳贡臂断片，为孟德淑里修像时初稿。其臂半伸，蛇绕于肘。迨定稿时，乃改臂为直伸，而手握蛇胴也。左臂亦有劳臂断片，石色古旧，为博拉克氏发见于约翰门外某石匠之工场者，尺度较小，且约翰门与系链彼得寺，相距颇遥，决非集像上物，而为别一本之残臂。此臂湾曲，指且接于耳上发际，是原本为曲臂之说所由起也。今两臂附陈，资游者之参证。

修像初稿

阿 博 隆 室

阿博隆(Apollon)立像，初世纪罗马仿古石雕也，壮年美貌，沉勇威武，允协神容。右足直立，支重全身，左足微屈，踵不著地，为疾走甫停之姿势。左臂挽衣，手拳握弓(今像弓已折)，右臂舒垂，手腕微折向上，想见矢甫离弦，目尚在的，正射者精神贯注、得意失意之交也。此雕阿博隆射杀仇蛇丕东事。惟石雕之像，每每躯足巨细，有下不支上之苦，非有辅支不可，用是立柱右旁，支持上重，略施锥凿，作树干形，以示题外之雕，而仍隐刻为蛇，盘绕干上，暗点雕题，密乎工哉！

阿波罗射蛇像

阿博隆者，雷神育斯^①与腊董^②所生子，与女猎神蒂

①育斯：宙斯。 ②腊董：勒托。

安^①为同母姊弟。古诗人以阿代日，以蒂代月，示其姊弟阴阳性殊，此阿为日神之说所自来。阿又名斐薄斯(Phebos)^②，译义为日，剖字为光及生。诗人据之，因又以阿为日神车御，每晨导太阳来，锡人类以光，光至而万物生，此阿为光与生之神，乃日神之御，而非日神之说所自来。或又以为日神者一人，阿博隆者一人，斐薄斯者又一人；又或以为斐薄斯·阿博隆，与阿博隆亦各一人。要之此三字者，或一人，或二人，或四三人，诸说不一。今之学者多定为二人，不以阿博隆为日神。阿既非日神而为日神御，则我人类应先日而见之。先日而见者，其曙光乎？故译阿博隆为曙神。

阿博隆生于代洛斯岛，岛本浮动，神生而命之定，乃定。诗人有以为海神讷都诺与曙神之母腊董有情，命岛定以安腊董，岛本海神所创，故定亦海神所命云。

阿波罗
的故事

阿博隆事迹不可胜计，而以杀丕东为母复仇事为最有名。腊董本司命神刹都尔女，与育斯为同父而相私。育斯妻育依^③妒之，遣蛇名丕东者，追踪腊董，勿许之安；又与地约，勿畀之居。腊遍历世界，或隐岩穴，或栖树枝，均不一日而丕东骤至为害，迨妊将达？仍未得定宿。海神悯之，持戟（形如中字，原字译义为三齿）指海，创成代洛斯岛，俾腊得居岛而产。岛浮不定，原出神意，使勿与地连，俾地不之

① 蒂安：狄安娜。

② 斐薄斯：福波斯。

③ 育依：朱诺。

害。育斯遥化腊董为蛙，游水中避蛇害；比达岛，又改蛙为鹑，居岛中。鹑形小，育依勿之见也。腊董于是乎得安产蒂安及阿博隆。阿生而知母之困于丕东，誓必报。居久之，知育依与育斯亦胞姊弟，且同乳也，是依与斯，亦非可以正式成婚，安得以己之不正者，转而责正于人？乃疾趋追蛇，引弓射之，蛇中矢而毙于代尔福斯之岛。阿剥其皮，被于三足座上，置女尼坐于座，掌宣神言，此神话中极著名事也。女尼即本蛇名而称丕东尼斯。或曰阿博隆原有别名曰丕的乌斯；或又曰代尔福斯岛本名丕笃，因取名尼。孰是孰非，莫之能断。立像即写曙神死丕东时举动。

立像发见于铁穴地方，地属君牧师洛佛勒所有，时1495年也。未几，洛氏当选景宗，是为儒略二，乃移入章华宫，迄今未易地，遂有章华阿博隆之名。

阿波罗像
之发现

嘉诺华曰：希腊美术之小品，每有阿博隆铜像，高不盈尺，而面目举动，吻合石像，以是知石像所仿为希腊本。惟小铜像右旁无短柱，左踵下亦无支，左臂之衣垂于后而不挽，为不同石像之处，然不得谓石像非仿铜像也。当其仿铜像而雕于石，有易施于铜而难施于石者，石质脆，故上下轻重不称则断，铜像无此患；又悬而无倚亦断，铜像又无此患。小铜像之无右旁短柱、左踵下支者，铜质无须用支也。小铜像之左臂无衣者，左臂虽悬虚无倚而不断也。若于石像去其右旁之柱，则像右倒而断；去其左踵之支，则像左倒而断；去其左臂之衣，则臂断。是非石像之不仿

铜像，正因仿像而施之支也。又铜像中虚，实其基则稳，而石像无此利。铜石之分别如此，雕铸之难易又如此。

对雕像 的批评

评雕者曰：立像容貌，备有神色矣，而衣臂之间有二病焉。像上阿博隆左手引弓，其时用力在臂，衣压于臂，决非便射，令观者代其不爽。此雕者但顾支臂，而未能体察至微之病一也。又由臂下垂之衣，皱纹定静，亦非实情。夫阿博隆方疾走而来，骤止发矢，其时身躯手足之运动甫烈，衣纹岂有定理？此雕者未能体察至微之病又一也。二病虽微，然足憾也。

或曰：当发见时右臂全失，左腕亦缺，而衣角肢膝，以及支重短干，均有损伤。今像完备，乃后人所补续者，观于支干上端，新旧交接有线，而新旧又不相贯串，可知其非初雕面目矣。旧干有月桂树叶二三枚，新补处无之。枯干自不宜有叶，则旧干之叶何从来？推想原雕，阿博隆右手必执月桂枝，而枝上之叶，连触于干，故旧干有叶（阿博隆游希腊，见女神达大奈美而趋近之，达急变为月桂树，阿乃折其枝而返，从此雕画上阿博隆像必手执月桂枝。后

月桂冠

又以阿为文艺优胜之神，故希俗以月桂树为文艺标象，以月桂冠为胜利表章。罗马蒲尔盖斯宫有柏尔宁十六岁所雕阿、达合像，即雕阿趋达，达变树之状，为新雕中甚有名之作）。今新补之干端无月桂叶，新补之右手无月桂枝，固于射状为得神，奈未存其旧何？且原像左手本缺，续雕者又何所据而谓其

握弓也？臂受衣压，原不适于射，初雕或非射姿乎？然而谓阿博隆不射，则全雕究为何态？于是辩题一转，又生无穷争论。西人观察至细，论议至微，有如此者。

考古学者谓石像原本之小铜像，乃景前五世纪末四世纪初盛流行于希腊之美术品，其时希腊美术正极盛期也。

眉 沟 室

眉沟(Mercure)石像，古雕也，1543年发见于天使堡附近之某园，由景宗保罗三藏入章华宫。向以为安坻弩像(安坻弩者，罗马帝阿特利安之幸臣也，溺于尼罗河而卒，帝惋痛綦切，命各地雕像建庙而神祀之)，自艺术家波山氏唱论为眉沟后，遂以眉沟名，不以安坻弩称。而眉沟之像甚夥，故亦名章华眉沟，以别乎他像。像上眉沟一人独立，右旁有短干支柱，此外别无附庸之物。上体略偏于左，而重力注在右足，首稍右侧而俯。青年容貌，眉目清秀，是以曩昔误当安坻弩像。右臂自肩以下缺，左臂断于腕，长巾由左肩下垂，绕于左肘，与腕同断。筋骨健固，体格雄壮，盖雕健足神眉沟休息状也。

墨耳库里的雕像

波山氏之论曰：昔景前400余年，希腊阿尔古斯国，有雕家名博利克雷朵Polycleitos者，雕荷枪者像(今在景宫)，示人体权衡之度，泼里纽斯所谓像范者，后世雕像之标准也。今章华宫之安坻弩像，其尺度权衡，胥合像范。夫以

为安坻弩像，则必罗马雕矣，而罗马美术岂能如是？论此像尺度比例，知其为博氏一派之雕，决非安坻弩像。考旧籍载博氏有石雕眉沟一像输入罗马，所叙像状类近此像，此像岂即有名之博雕眉沟欤？嗣后学者以波说为然，遂从此称眉沟之像；惟眉沟性动，像貌微嫌沉静耳。

宙斯之子

眉沟者，雷神与玛耶之子（玛耶父曰阿脱拉斯，为荷负穹天之神，雕画以老翁背负天球者表之。星图因神名而称阿脱拉斯，而地图遂亦称阿脱拉斯），希名称罕默Hermes，犹言使者，或译人。其眉沟之名，原于拉丁字merces，意为贸易。纵眉沟司职不止贸易一端，而字之根本如此，译曰贸易神，亦未为不可。

炯令丕亚者，希腊一山。希人因其高也，以为登天之阶，继以为诸神聚会之所，而所谓十二天神者咸在焉。眉沟不在十二数内，而有全权大使之职，故亦附于是。眉职多，不遑举，大者若神宴必侍，神会必列。中证约契，答辩论议，眉必参列其间。又诱神之所爱者登天，导人之已死者入地。遇事忠实迅疾，一跃而降于人间，再跃而入于

神之使者

地谷。踵四翼，顶二翼，飞翔空际，速逾电闪。人之将死，必俟眉沟断其灵躯相系之索，先是气弗绝也。既死之魂，亦有时为眉沟提挈，复出入人间。要言之，神话中职掌之多，莫多于眉沟。眉沟手持短杖，杖端亦附二翼，中段两蛇交绕，为平和之表征。初，眉步山中，见两蛇相噬，乃投以木，欲止之。

蛇果息斗，拥抱于上，长为神从，是短杖所由来，亦即平和所取义。嗣此贸易神像，必附此杖，今则视为贸易神之代表记号，且转为贸易之通用标章（商业、新闻、集会、学校之属，每用若徽记），于美术上用尤繁。杖，拉丁名曰caduceus，古者魔术师持以为兴隆之象，亦以辅佐技艺，犹幻戏人之必执扇也。更溯至太古，则使者之节也。故眉沟又称诸神之全权大使。

眉职最多，而尤忠于雷神。雷神多外爱，育依妒之，百计图害。眉沟是以恒奉命伺育依侧，防察阴谋，不敢少懈怠。雷神又每悦人间女子，不能遽近，则令眉沟致之。地谷主神泼娄东^①貌陋无偶，劫育斯与璿雷斯^②所生之女朴粹宾^③，载以车而去。泼既劫朴，不能亲驭，眉沟于是又承驭车之任。金苹果之案，三女神拟美不决，诸神谋有以解之，眉沟又赍令使女神就判巴黎斯。眉蹟多，不胜计，其尤著者，乃戮埃古斯一事。埃古斯生而百目，睡时开五十，闭五十。育依托其监视牝牛郁^④。先是雷神宠某妮，妮名郁。而惧育依妒，改郁为牛。育依遇牛而异其奇美，以询雷神，雷神不敢缄默增罪，悉白之。依遂付牛郁于埃，永远管视，信任其明也。至是眉沟鸣笛，速埃迷睡而断其首。埃古斯百目，乃附孔雀尾上，为禽类中美观。埃又忠于依，故孔雀

怪物百眼
化孔雀尾

①地谷主神泼娄东；冥王普路托。 ②璿雷斯：女农神。

③朴粹宾；普洛塞耳庇娜。 ④郁：伊娥。

恒为依像上之附庸物，又或仅以孔雀代依，一如以短杖代表贸易神。

眉沟创制琴，司舞乐游艺之事；惟性质狡诈，在诸神间常启争端，一日且犯及雷神，遂被贬降而入于人世。其时阿博隆亦被遣为牧，与眉沟邂逅道中。眉素有窃癖，至是尽窃阿所牧牛羊以去。阿追获之，与为谈判，眉沟理屈，

商人与窃贼

请以手制琴为贖，阿博隆纳之。阿得琴，遂为九女之总，而司文艺美术，是以雕画像上往往弄琴也。顾眉沟窃案不一，若美神^①腰索，曙神弓矢，玛斯之剑，纳多诺^②之三齿戟，均一再入眉手者也。今世文人，都以为眉沟手癖，非本来神性，乃当时有某贵人恒作是嬉，故诗家偕以和入眉迹，示讽也。然话传历久，美术家又喜其别出寻常，而为雕画题中一新异事，遂不复辨真伪。虽然，默而商者为窃，告而窃者为商，贸易与窃，其间极微，古之人抑亦取义乎斯矣。

贸易神的风流韵事

述眉沟韵话者，数亦不鲜，兹择举八九以见例：
朴粹寔 雷神与获神瓊雷斯所生女，幼遭地谷主神拔娄东之劫，为下界后。当朴之见劫也，眉沟馭焉，遂定情。论理地谷女子，无敢生育。朴未及年，夙居阴界，故眉、朴之间无出。

陔嘉忒 通说即女猎神。女猎神在天上曰月，在人间曰蒂安，在地谷曰陔嘉忒。陔为施坻斯河^③之守。凡人间死而不葬之魂，其入地谷不得休息，必止于此河上，百年而后免（实古者劝人葬祖骸

①美神：维纳斯，即后文之阿弗洛第。
涅普顿。

②纳多诺：前译纳都诺，即海神

③ 施坻斯河：斯的克斯河。

之娑勉说)。该为下界女神，眉、该例无子。

亥绥 采克洛之女。采者，半人半蛇埃及种也，以划村落、定婚制，及创雅典之基著称，相传为雅典祖。亥绥即雅典王女。某日，雅典众女奉亥诣密纳尔佛庙，途遇眉沟，异亥奇美，迳请婚。亥姊亚哥罗闻而嫉之，妨夺其爱情。眉沟迷新爱，忘旧好，举杖击亚，亚遽石化，眉、亥乃遂其志。所出一子，名皤法洛考亥绥者，希腊语“露”之谓也。诗人美露而咏若美女，亥绥遂成美女之名，而于是乎有此话。

杖击化石

亚哥罗 亥绥姊，先亥而通眉，生子曰恺黎斯，或谓非其子。

阪特罗 亦亥绥姊，或以为恺黎斯实眉、阪之出。阪见眉、亥相爱，亚哥罗阻而见谴，于是惧眉，卒以媚引之，乃生恺黎斯云。

博琳尼 文艺九女神之一，掌礼颂之歌，歌词庄重，与剧诗不同。博专司颂歌，不及剧诗，与他八女神同称九处女。九处女，即所谓“摩娑”^①也，属曙神统隶。博虽曰处女，而与眉有爱情，迹莫能讳，可征诸所生子。子名曰博里独，字原出母名。

碑耐洛^② 乌里斯^③妻，伊塔喀国后也。乌出业航海，二十年不归，碑耐洛留守惟谨。涎碑色者，欺其孤独，多劝再嫁，碑辄斥不顾。久之而行人不返，或告以乌已死，碑乃遣子寻之，已独居如故，以待子归来。求婚辈日益众，无已，乃诡辞以约曰：乌里斯尚有老父，当奉其终。时俗人死必以布囊之，碑以老翁骨囊未成，义不可嫁，自是手制布囊，昼则缝之，夜则解之，三年而工不完（文人称永无终期事曰“碑耐洛之囊”）。子归，言不得父，且不可知生死。求婚之徒益迫，碑问计于密纳尔佛。密曰：乌里斯藏有强弓，如有能列斧柄十二为一行，以此强弩射贯此十二斧柄者，从之。料非乌里斯无此力也。碑如计行，适乌突然归，装乞人状，与其子协力，尽死求婚之徒，碑乃免。既而乌里斯有所疑，搜索碑耐洛行状，骤发其弃任家事，出与

拒绝求婚的碑耐洛

^①摩娑：缪斯。

^②碑耐洛：比妮萝布。

^③乌里斯：奥德赛。

求婚人交游迹证，卒出之。或曰：碑颇负冤。观于历来文学家，均以碑耐洛一字为贞妇之别称，可知碑固贞者。或曰：西人例不信贞字，神话尤诞，故碑不必以贞重，不然，何以成眉、碑韵话？相传眉沟即其情遇之一人。眉艳碑，自改身为牛，伺碑牧羊独出，娶于道左，甘词以诱，碑感焉，乃生子曰“邦”①。邦即羊角羊耳羊足，为树林之神，创明音乐有名人物也。

静默之神
没有舌头

拉腊 梯勃河一小支流之妮也。雷神悦一妮，名曰都尔。觅不得，盖曰都尔已投入梯勃河遁。雷神乃悉召腊丁诸河之妮，布令以防阻曰都尔，勿使隐。诸妮咸奉命，独拉腊泄雷神谋于白都尔及育依。神怒，责其不用命，拔去其舌，令眉沟引入地谷。眉、拉道中话情，遂生二子，本乎母名，称曰拉来。罗马人又祠拉腊为静默之神，为其无舌也。

阿弗洛第② 所谓美神者是。天地之子曰刹都尔，以大镰弑其父，血流入海，水血混凝而生美神。因希腊语称浪曰阿弗洛，故又名曰阿弗洛第。眉、阿生一子，名罕玛弗洛第。眉沟希名罕默，而美神希名阿弗洛第，故合父母名而成一名也。玛罕弗洛第生而貌美，浴于泉。泉妮恋之，愿与罕玛合为一体，共请于雷神。雷神允之，罕与妮遂合为一。故神话中罕玛具阴阳两性（此古人释兼性人话），其石像多作仆卧状，纤腰若女子。

男神女神
合为一体

欧朴雷糜 或曰糜尔米顿之女，事迹无征，但知糜尔米顿为极短小人而已。眉、欧所出数人，名无考。

某妮 妮名莫考，与眉沟生一子曰达夫，牧人也。幼受诸妮教育，又学歌唱舞蹈于邦，更沐九女熏陶，悟得诗趣，删改牧歌，修正牧习，美貌聪颖，诸神咸宠爱之。达死，诸妮均哭。曙神与邦，且送至野。地神被以土，葬之。达生前亦猎，故死后诸猎犬环尸而殉，为神话中一佳话。

①邦：潘。 ②阿弗洛第：阿芙罗狄蒂，罗马神话中称维纳斯神，即美神。

阿嘎嘎利 弥诺斯女也。弥为地谷判神，凡亡灵入地，先受其判，由此判决，分发地谷某处。又大利诗人植戴曰：地谷九重，弥诺斯守于户，长尾为蛇形。其审判也不语，惟视尾绕几周，即入第几重。

冥国的
守门者

眉沟神话之多如此，故雕画眉沟事迹像貌者亦不鲜，顾大概以翼杖为神徽，杖或不附，则踵后必翼，背上又有翼。凡所以表明眉沟者，恒有所附，惟此章华眉像独无之。曩时因是误以为安坻鸳像，而不加研究。自波山氏以为眉像之说兴，而此像遂为美术上一大研究之中心。是波说者，谓伦敦博物院所藏眉像（像名法尔乃斯眉像，定称自有用意。今姑称为伦敦像，以示与章华像有别。伦敦像予曾见其影本），其身軀态度，各极类似，几疑与章华像为同型，可见章像为眉像而非安像。非波说者，谓伦像左手持翼杖，踵各有二翼，而章像无之。章像今不见左手，固不可断其为不持杖，而踵后无翼，则实状也，恶可即以为眉像？且伦像目含微笑，符合乎眉性之磊落，章华像则目注于地，面有忧郁之色。若以为安坻鸳，则死于非命，自有不乐之容。若以为眉沟，则活泼性质，神话中从无眉沟不乐之事，此郁郁不悦之貌为非宜矣。此据别像以击波说之有力者也。然而驳者又谓婀令丕眉像之容貌（相传希腊古作像上，眉沟抱幼婴，婴名蒂沃尼朔，酒神也，雷神与某女所生私子。雷神一日误发雷，而火成灾，惧蒂焚死，令眉沟出之于火，赍送至某妮处抚育之，卒为酒神。此婀像即雕眉沟抱蒂沃尼朔之像，

究竟是谁
的雕像？

予曾见其仿本，且见其原雕影本），极类章像，不啻兄弟。况眉沟有引人入地谷之职，入地谷而有忧郁色，谁曰不宜，眉沟亦何必竟欢乐？议论之大致如此。在今日固皆以为眉沟像矣。而于波氏以为博氏所雕，则未必许。或以为作炯令丕眉像之泼腊栖推尔（Praxiteles）所作，而此为其仿本，因其貌相似也。惟根本于博氏之像范，而参仿博氏权衡之法则无疑。美术古品，每有技术极精，而作者姓名转莫考者。近古之品则不然，竟有技术虽不甚高，而作者固已盛名遍传，此所谓古今人之不同欤？

俾尔塞室

希腊英雄
柏修斯像

俾尔塞（Persee）立像，义国雕刻家嘉诺华（Canova）所作。当十八世纪末叶，奈破崮^①大掠罗马古雕，自景宫之劳贡、阿博隆以下，至于各豪族家藏之美术品，悉被攫夺，运往巴黎。1800年，景宗庇约七即位，患章华宫之无饰，命嘉诺华雕像为补。嘉仿旧有章华阿博隆之姿势，作俾尔塞像，身重偏于左足，首有胄，胄上有翼，面左侧，目注左手中所擎梅塞思（Meduse）^②头，右手执剑，锋外向，左臂挽衣，衣长循左肋下垂，依右踵斜曳及地。衣长及地，借为支柱之用，故于阿像之右旁短干，及左踵蒂支，均无所用其仿

①奈破崮，拿破仑。

②梅塞思：美杜莎。

效。左手梅头之双翼蛇发，皆如例。仿阿像，所以体景宗念旧之思。改像姿，所以完旧雕未尽之美。嘉诺华可谓善得人意矣。古雕归而嘉作仍不移，岂无因哉！

昔希腊列邦中有阿尔古斯国者，王名阿立克叟斯，女名达奈。达奈幼神颖，豫知世事，托述神言曰：今王之冠与首领，皆其孙所应得物也。王闻大怒，幽之黄铜塔中，誓不复见。雷神艳其美，化身为金雨，贯铜入塔，达奈悦焉，所生子即俾尔塞。守塔者以俾尔塞之生告王，王命以棺生纳其母子于中，投诸海。

化身金雨
入塔定情

棺浮而流，漂至塞立夫岛，渔夫获而启视，则俾尔塞母子尚未死也，怪告岛王博立特克忒。岛王悦，纳达奈，并养俾尔塞于宫中，如己子。继复思公然与达奈婚，然惧俾尔塞为妨，谋所以遣之。彼时以为世界之极地，即尽于海。海与黑暗界处，有女魔名梅窦思，腰以上如人，腰以下如鱼，以白蛇为发，目力尤怪，光所注射，被射者迎面一见，莫不立化为石。梅窦思好预闻人间战事，或庇之，或灾之，不问是非，人神共患。诸神集议所以惩治之策，会俾尔塞不容于岛王，而勇逾诸神。神议令俾征梅，岛王乐，以为死俾机也，立允之，更难之曰：勿以梅头归，毋相见也。

梅窦思者，福尔希（海中神之一）第六女也，与其两妹，共有三“皋尔拱”之称。皋尔拱出于希腊文Gorgos，可厌可怖之谓。

女怪使见
者化为石

皋尔拱在神话中，入不老不死类。顾梅窦思虽为三人中首

领，乃入可死类。可死云者，谓近于人也。此三人者，生而白发，居沧海之边，实则诗人摹写白浪滔天之可怖，遂传为神貌耳。或谓三人但有一目一齿，公而用之，齿利胜野豕之牙。或谓口鼻无缺，且艳丽，但有毒，见者辄迷。雕画家多从后说，取其易于表示也。此三皋尔拱中，尤以梅窠思之头为最有名，故雕画像均仅一头，而全身像未尝见也。三人合像，尤未之闻。

海神讷都诺者，雷神育斯之弟，好色不亚其兄，知梅窠思之美也，变为鸟，攫之飞，止于女战神密讷尔佛之庙。梅窠思即与庙神较美，神恶之，悉改梅发为蛇，俾损色，又变梅目力，俾见者成石，不为所迷云。所谓海神化身为鸟，攫女飞去者，盖诗人摹写海鸟戏浪之状，遂传为神迹耳。神话中言，往往如是。

用镜子取
女怪头

俾尔塞既受命征梅窠思，先诣女战神密讷尔佛问计，神授以盾及镜，皆神所有也。辞去，又向地谷神假胄，向商神假头及踵之翼，备万一失败时飞遁之用。武器备，乃鼓勇而前，以盾蔽身，勿触其视，以镜反其目光，以胄防其蛇发，又以女战神之阴庇而戮得梅窠思头，归道即以头护身，使敌者不得近，提而献之女战神，为其为神之仇也。神取头悬胸际，以是益无敌。凡女战神像胸前必有头，即始于是（古希腊军器甲胄，均镌梅头，源出此），而其发中之有两翼，则不知始何时矣。俾尔塞既杀梅后，又杀阿立克叟斯，卒应达奈言。今俾尔塞之像，即雕携头凯归情状。

同室又有嘉雕二事，皆在俾像前。右曰克娄加(Kreugas)，左曰达穆舍诺(Damoxenos)，二人乃古斗拳士也。希腊人宝珊尼亚所著《希腊游记》中叙其事。斗例用拳，指不许伸，而克、达酣斗时，达忽阴出指，直刺克肋，克肋穿而脏腑伤，遂死。嘉雕克像左拳高举，左肋防虚，而坦白气象，见于颜色；达像则右手暗藏，隐伸四指，满而阴谋，伺克机状，形容毕肖。善恶显露，观者一见，骤觉克之可悯，达之可恨，诚有意味之作也。

此室所藏三雕，皆嘉诺华作，故亦名嘉诺华室。

景教流行中国碑跋

此积跬步主人残稿，弃置篋中。予以为考证新确，实出嘉定、仁和上，故命稻孙补缀成之，为予记增色。

景教

自景教碑出土，而何教名“景”，实增学者一番探讨。学者非不知大秦之奉基督教也，非不知此碑“十字”、“七日”之说之即指基督教也；徒以碑文有“波斯睹耀”之句，碑下有似回非回、似梵非梵之字，遂不得不于回、佛、袄、摩、基督之外，别求所谓景教者。博学如嘉定钱氏、仁和杭氏、顺德李氏，且不敢定为基督，固由愈博学愈不敢率断，亦苦无载籍以为之证也。至吴县洪氏（钧），以文学儒臣奉使西欧，始据西文书断为即今日西教（见《元史译文证补》卷廿九之《景教考》，惟洪氏以补史余笔，偶焉涉及，故言之未详。有番禺杨荣铤者，基督（新派）信徒也，颇读中国书，撰《景教碑文考证》三卷，所考綦详。惟彼志在阐明教说，故广引新旧约，不免多所附会。（《中西纪事》所论景教，纠纷不清，郅下无讯。）予以为非将碑中三教实事名词及碑额雕刻教标论证真确，必不能征信于学者；其他文人词藻，非所重也。

(碑文必当时华人代笔,非大秦僧景净自撰。)碑中所谓“阿罗诃”,所谓“弥施诃”,所谓“娑弹”,所谓“廿四圣”、“廿七经”以及所谓“室女诞圣”、“波斯睹耀”、“三一分身”、“亭午升真”等句,碑额两旁之基路冰^①,正中之十字纹,碑下似回非回、似梵非梵之文字及纪年,皆彼教确证。知此而景教之为基督教,何难永定?

景教者,基督旧教之聂斯托尔派(Nestorianisme)也。据碑,贞观九祀(635)至于长安,十二年为建寺;则教入华境,必在七世纪之初。入中国后,不能不定一名称,而西文原音,弗谐于口,乃取《新约》光照之义(屡见),命名曰“景”。景又训大,与喀朵利克(Catholique)原义亦合,可谓善于定名。(其后乃有天主之名,又后乃有耶稣之名。)

“景”学
之意义

当四世纪初年,以罗马帝之允许,得公然行景教。其季年(380),有聂斯托尔(Nestorius)者(东罗马教士,以著书得名,擢康斯坦丁堡之教长),创议言耶稣乃人体之为“推沃弗洛”(Theophore)者,而非真神。“推沃”,神也;“弗洛”,持也,盛也;此喻耶稣体为盛神之器。其意以为耶稣之母玛利,仅产耶稣之体,不产耶稣所盛之神,不当崇称圣母。时圣母之说方昌,聂氏独犯众论。431年,以弗所之宗教会议大斥之,谓神与人既合耶稣之一体,则玛利所产之耶稣体,便是神体;岂有产神体之母,而不宜称神者?聂说败,

^①基路冰:守护之天使。

并禁其传道，聂乃出奔波斯，逾四年窜死。498年，聂派之徒独开会议于波斯，定名曰喀朵利哥司派（Catholicos）。自是聂派由波斯逐渐而东，以至中国。西书所载如此，并断景教流行中国之肇始于聂派。聂派由陆路东来，颇弗敢声，未始不仗波斯教力，以达于华。华人但知其从波斯来，不知其非波斯教。读《长安志》、《册府元龟》，知初名其寺

初名波斯
继名大秦

曰“波斯”，继乃更名“大秦”。（《长安志》：义宁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册府元龟》：天宝四年诏曰，波斯经教，源出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以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宜准此。而碑载贞观十二年诏曰云云，似京师义宁坊建寺已名大秦，非天宝四年所改。岂他波斯寺至天宝方改，而义宁坊之寺夙名大秦欤？抑天宝时，凡真波斯教寺悉强改大秦欤？俟考。）

大秦之为国也，本非西名。聂派人姑以中国向有之名，名其所从来耳。《汉书·西域传》之大秦，指今日之罗马，确无疑义。新旧两唐书之大秦，一名拂菻，则因立国康堡者之号东罗马也，亦遂移大秦之名以称康堡^①。（今土耳其都城名康斯坦丁诺波里斯。康斯坦丁者，建城之帝名。诺，连属词。波里斯，犹言城，今亦省称波凝。“波”与“拂”，唇音轻重之别，故阿刺比^②人称之为拂菻。传之远东，城

^①康堡：君士坦丁堡，今称伊斯坦布尔。

^②阿刺比：阿拉伯。

名、国号往往不分，于是有拂菻即大秦之说。)罗马为宗教之根本，康堡又聂派所从来，大秦为中国所通称，以名景寺，谁曰不宜？惟当时西方教士，不知其教之已东，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来华，尚未知景教何代流行于中国也。

旧教自斥逐聂派，奉祀玛利以后，至十六世纪新教出，而玛利又受排击。中国聂斯托尔的派，又为耶稣乙脱^①（会名）及各新派所挤。据西书载，元宪宗时，景宗遣使路卜洛克至和林，传译者为聂派人。（马哥博罗^②所著书，亦言中国多彼教人，是元初景教已盛。）又同、光间，俄占伊犁时，有聂派三四百人沦异域，俄人招令归附，誓不从。（两事均见洪《考》）。可见聂派以北方为多，此景教入华鼻祖也。

基督教入
华之鼻祖

阿罗诃 阿罗诃者，希伯来字，今西人肖音而配以字母，作Elohim（凡溯及字源者，不能不追考希伯来字、叙里亚字、希腊字。顾此数种字，皆与今日欧洲字母之出于腊丁者，笔画迥殊，写录非便，刊印非便。若希伯来、叙里亚之为左行文字者，尤非便。在西书多不用原字，而用字母配音。今仿其例，用通行配音法，但示其音，下仿此），腊文译为Deus，法文译为Dieu，汉文译为“上帝”，间亦兼译为“主”。（杨荣铤曰：教王定译为天主，而耶稣教会入中国，有译为上帝者，麦氏译本也；有译为神或真神者，长老会译本也。）原其语根，为说有二。一说原出ue，

①耶稣乙脱：耶稣会。

②马哥博罗：马可·波罗。

厥义为强者；一说原出Alah，厥义为可敬又可惧者。将欲配译汉文，惟神字庶几近之。彼中古昔用此字以代至尊，

耶和华

而不敢呼，称之耶和华神号，此碑语所由来也。(汉译Jehovah字耶和华，新旧约屡见。)昔摩西十诫第二曰：“我耶和华之名毋得妄称，妄称者罪无赦(《出埃及记》二十章)。希伯来人格遵诫语，遇经中耶和华字，皆讳不敢声，而诵以代字之音。于是耶和华原字，但存笔画而无声音，今西文配以Jehovah或Javeh者，皆摹拟之音也。(一切耶和华皆用代，惟赎罪祭诵经时可出声，故尚得摹拟逸响。)耶和华(原义乃一虚空动词，训为是，或训为有，均无不可。《出埃及记》三章，汉译为自有而恒有，最得元妙)之代字有二：一曰Adona，不恒用；一曰Elohim，即阿罗河(尾音逼肖粤人读“轩”字，故或亦写阿罗轩)。顾既有代字，何以希伯来文《旧约》(希文原书，今罗马Barberini宫尚藏一本)仍有出耶和华字，且有耶和华、阿罗河并出者？此在新教学者，谓摩西五经非其自撰，皆后人纂辑。纂辑者非一派，有用耶和华本字者，有用阿罗河代字者，且有两字并用者，临文不讳，非发声可比也。在旧教学者，谓正是摩西一手作成，示人以阿罗河之即耶和华，互用以示无殊，并用以当系索，其然，岂其然乎？

各种译语

此耶和华字，当希伯来文之译为拉丁文也，作Dominus；译为法文也，作Seigneur；取其意义之相当，不求声音之相肖。(其译为

希腊文者，作Kurios。)今综观腊、法两文之景经，凡腊用Dominus、法用Seigneur者，皆希伯来文之耶和华；凡腊用Deus、法用Dieu者，皆希伯来文之阿罗诃。(间出一二异例，不多。)遇“耶和华即尔之阿罗诃”句，亦可无窒碍。今汉译阿罗诃为上帝或为主，自便读者。惟遇偶像之上帝，在腊、法各有专字，而汉文同一上帝，未免索解无从耳。(阿罗诃字，原文用多数，不用单数。新教学者谓：其字甚古，古时多神，神字惯用多数。旧教学者谓：重之，故用多数；即如景经称Biblia即Biblos，书字之多数，犹言书中之书，重之之称。此犹言神中之神，故用多数。此等辨别，可置勿论。但观其字后系属之词，而为单数者，则其字必指上帝一人，应用单数而借用多数者也；若系属之词而皆多数者，则其字不专指上帝一人，指天使或善人也。)

多数与
单数

弥施诃 弥施诃者，希伯来字为Meshiha，叙里亚字为Mesiha，希腊译为Christos，腊丁译为Christus，《新约》约翰一章(四十一)、四章(二十五)皆言弥赛亚即基督，配译最相吻合，厥义为受圣膏者，谓受抹膏礼于耶和华者，基督一人而已。基督之神，必先亲受抹膏礼于耶和华而后成圣也。碑文景尊弥施阿，即今通称之耶稣基督。钱氏《廿二史考异》引《至元辨伪录》：“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即此。(洪氏钧言，详《西游记》“迭失头目”注。今洪著《西游记注》不传，无从参证。)

基督

撒但即
魔鬼

娑殫 娑殫者，汉文新旧约均作撒但，

本希伯来字Haschatan，原义为敌，为反对者。景经名魔鬼首领曰娑殫，《旧约·约百书》中为首见。《昊颂》（未译汉《旧约》之一篇）中指为破坏人道之恶魁。《新约》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及《默示录》屡见之。此恶魔曩为蛇形而反对上帝者，即《创世记》乐园中教人食智慧果之蛇。

廿四圣 圣者，豫言者流，亦曰先知。教书中可考者，有大豫言者四人，小豫言者十二人，而所谓廿四圣者，别无专目。杨荣铤所列廿四圣名，皆《旧约》中人，此必本自景门所传，决非臆定，今据列如下。此廿四人者，大约指有所撰著而言。故杨荣铤曰，如以诺、那亚、亚伯拉罕、以利亚等，不在廿四之列也。

先知

摩西（相传以《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纪略》、《申命记》五种为摩西五经，且谓出摩西手撰。）

约书亚（约书亚本字与耶稣本字相差无几，相传除篇末数语言约书亚死歿外，皆其亲撰。）

撒母耳（上卷第二十四章以前，为撒母耳亲撰。）

以士喇（本字之义为助，以能助教阐发玄理得名。书本四卷，旧教学者取其第一卷而舍其余，以为惟首卷乃亲撰。又《历代志略》亦以士喇撰。）

尼希米（为犹太之修改宗教家，富于藏书，以大辟遗著为尤多，见《马加倍书》第二章十三节。《马加倍书》今无

译汉本。)

约百(《约百书》颇有克己功夫,与他人迥别。新教学者以为寓言者流,旧教学者以为历史家言。)

大辟(《诗篇》为大辟撰。)

所罗门(《传道》、《雅歌》、《箴言》皆所罗门撰。)

(以上八人为有著作者。)

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

(以上四人为大预言者,即以人名为书名。)

何西、约耳、亚摩士、阿巴底、约拿、米迦、拿翁、哈巴谷、西番雅、哈基、撒加利亚、马拉基

(以上十二人为小预言者,即以人名为书名。)

廿七经 (即《新约》廿七篇)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保罗达罗马人书、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保罗达加拉太人书、保罗达以弗所人书、保罗达腓立比人书、保罗达哥罗西人书、保罗达帖撒罗尼迦人前书、保罗达帖撒罗尼迦人后书、保罗达提摩前书、保罗达提摩后书、保罗达提多书、保罗达腓利门书、保罗达希伯来人书、雅谷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
(彼得两书以及《犹大书》、《默示录》均于451年始列入《新约》认为景经,其先颇多訾议也)、约翰第一书、约翰第二书、约翰第三书、犹太书、传道约翰默示录

廿七经

波斯瞎耀 《马太福音》(二章)之博士,西文作Mage,原出巴比伦字之Magoush,

波斯瞎耀

译而为波斯文则Mag，译而为希腊文则Magos，译而为拉丁文则Magus。在昔希腊、拉丁，于凡天文学者、魔术师、占星炼金炼气等术士，皆呼为Mage。《新约》译作博士，颇善会通。西古书以为此云博士者皆隐词，其实为阿拉比三王，一名美基沃(Melchior)，一名拔达惹尔(Barthazar)，一曰嘎司拔特(Caspard)。三人尚有遗物，在今科隆，以七月廿三日为其节云。

基路冰即
守护天使

碑额题字外围左右，各雕一动物，有蹄而非兽，有羽而非禽，乃彼教中一种之天使，名曰基路冰。予见古雕基路冰颇多，故一望而知。基路冰者，希伯来名，首见景经《创世记》之三章。旧教神学家别天使为三等，每等又各分三群，所谓天使九歌路也。(天使主歌舞，故名群为歌路)。基路冰为第一等第二群(第一等第一群名西拉冰，厥义为光辉，见《以赛亚》六章，主颂扬上帝。西拉冰有面、有声、有六翼，翼第一对用以向前飞，第二对用以维持于空中，第三对支于足上)，观于上帝用以代亚当守埃田园，则意为保护可知。厥后摩西之法柜、所罗门之庙门(即所谓“圣中圣”者)、传道之椅侧，均用基路冰；其他殿宇之上，用者不一。则此碑额命意，亦在保教。惟基路冰形状，极不可思议。其仅一孩面两翼而无手足身躯者，为画家点缀最简单之笔。至于

人面狮面
牛面鹰面

一身而有四面(四面者：一人面，一狮面，一牛面，一鹰面，合为一头)六翼，合四身十六面廿四翼八兽蹄，加附八轮，而为一体，遍

体遍轮，多日互闪，乃为最奇（《默示录》四章，《以西结书》三、九、十章）。雕绘家往往意为损益，以新格局，亦不甚拘，要之灵物初不必有定形也。此额兽蹄禽翻，犹为常格。耶教中至今尚好用基路冰为美饰。若波斯教，则禁止一切雕刻绘画之用动植物形，此基路冰自所严绝。更证以碑载贞观诏语，有“远将经像，来献上京”之句，像附经行，尤耶教确据。碑顶作锐形，不平不圆，亦彼教所重之鱼形派，鱼固耶门旧标也。（原本于《旧约·约拿》第一章。）

额字之上有十字形，此西方耶教派之十字形，四端微丰，而长短均一，乃从希腊十字而来，与波斯十字、印度十字、埃及十字不同，尤为明证。通常拓本，往往无额，读者罕见，故详之。

碑下一段文字，据杨荣铤称为左行之叙里亚文。通观荣铤全书，知其非迥外文者，必得自景门所告。然凡荣铤所征引，必皆确实，则此亦必非谰言。细观碑字，初不类各国所存之叙里亚文。盖当时镌工不精，致失钩画，而仅得形似欤？荣铤所录译文三段，为出自景门之博学者无疑，今附录于此。（《金石录补》云：碑下列彼国字，殆疑为波斯文。《米斋金石刻考略》云佛经番字。均误。）

古叙利
亚文字

希利尼一千零九十二年前铁葛列士丹城波喇长老美利弟子长安京师长老兼大监督我师父耶褒斐建此石碑详述救主神性及我各先师传与中国诸皇帝之事

亚当执事地方监督耶褒斐弟子长老地方监督马虽者士娑兰依娑何大长老 长老兼执事长主长安娑勒教执事

一大疑问

“希利尼一千零九十二年”，为一大疑问，杨荣铤无所考证，而予于此得前未人道之确据。按碑建于唐建中二年，为耶稣纪元之781年，然则1092之数，何为而来？历考景书各种纪元，而知为绥路哥^①纪元也。绥路哥者，希腊人，亚历山大帝之将。帝崩而国裂，诸将割据，绥路哥于景纪前311年（亦有前312年之说），占叙利亚称王。叙利亚乃以此年为纪元，名曰绥路哥纪元，至今叙利亚基督教派礼式尚沿用之。碑为叙里亚文，则用绥路哥纪元，正合彼例。其称希利尼者，绥本希腊人，希腊又通称希利尼，固不必定用绥路哥字也。况建中二年为781年，加以耶稣前之311年，正合1092之数。碑字与纪年，皆不与回、佛、袄、摩、波斯诸教相涉，而独与基督一教相关，尤可证景教之即基督教矣。中国但知耶稣降生一纪元，未知其他，故于此希利尼之1092年，不加意耳。（碑末年月，有“大耀森文日”语。考森文二字，音

安息日

近希伯来文之Schabbat，厥义安息。七日一息，为摩西十诫之一，犹太教遵守弗更，以第七日为安息日，称为圣日。至景教则以圣灵降临、耶稣升真均在安息之翌日，故以翌日为圣日，称为主之日，不事劳作，一如曩之安息日，而安息之名，仍未之移。是以主日之前一日，俚俗所谓礼拜六者，实称安

^①绥路哥：塞琉古。

息日，此“森文”或即安息日欤？若杨荣铤以“森文”为即俚俗所称之礼拜日，未知所据。）

有关景教之古书，其所用纪元往往各异。举所常见者，约有先于耶稣之纪元十二种，后于耶稣之纪元六种，序列如下。然未列者尚多，非谓一切纪元，尽在于斯也。

一、康堡之创世纪元 创世纪元者，以耶和
华创造天地为纪元者也。夫耶和
华创造天地，即教
中人亦不能确指其期，故各地所说不同。其行于康
斯坦丁堡之说，以为纪元在景前5509年，此元行用最广。若俄国则
大彼得以前，初无他种纪元，所用纪年者，即此康纪也。今希腊教
会尚用之，今年（庚戌）为康纪7419年。（书成于庚戌，故迨壬子刊
时，则7421年矣。）

各种纪元

二、亚历散德里^①之创世纪元 埃及亚历散德里地方所说，
以景前5502年为创世纪元，今年为此元7412年。（此亦以庚戌计，后
仿此。）

三、安氏沃克之创世纪元 叙利亚之首府安氏沃克所行之
说，以景前5492年为创世纪元，今年为7402年。

四、犹太之创世纪元 犹太之说，以景前3761年为创世纪元，
今年为4672年。凡此以前四创世纪元，太涉无稽，故用之者少。

五、奥林丕亚纪元 在古希腊奥林丕山，有
雷神育斯庙。距景前776年，奥林丕山有大会，各
市民竞技。嗣后每四年一会，千二百余年，沿存此
制。通希腊各市之公共纪年，即志第几次奥林丕之第几年，是为
奥林丕亚纪元。今年为奥林丕亚纪元2686年。（奥林丕年始于夏至后
月满日。）

奥林匹
亚纪元

六、罗马纪元 古罗马时代所通用之纪年，以罗慕路创基之
年为始，拉丁文所谓post urbem Conditam，犹言建国后。国者，
罗马之谓，略字作P.U.C.。此元元年，即景前753年也，然亦时有

^①亚历散德里，亚历山大。

异说。(今罗马于每年四月廿一日行创基纪念。)今年为罗纪2663年。

(迨罗纪二百余年，举执政官为治，执政官任期有定，各刊年鉴以颁布。故又有执政官之纪念，一任为一元，景书中亦时用之。)

七、绥路哥纪元，亦称希腊纪元 希将绥路哥占叙利亚之纪元也。今年为绥纪2222年。(即景教碑后所谓希利尼1092年。)

八、安氏沃克之恺撒纪元 景前48年，恺撒至叙利亚之安氏沃克，颇加惠于民。民志其年，是为恺撒纪元。恺撒即猷辘司也，猷辘司以改历而有猷辘司纪元，故特称安氏沃克之恺撒纪元以别之。今年为安恺纪1958年。

罗马的
各种纪元

九、猷辘司纪元 罗马初用努玛所制之历，年仅十月。至景前45年，恺撒猷辘司改为十二月而立元，是为猷纪，今年1955年。

十、日斯巴尼亚^①纪元 日斯巴尼亚所沿用，以景前38年为纪元，迨于十五世纪初叶始废。今年为日斯纪1948年。

十一、阿克休纪元 罗马第二次三头政治之末叶，沃克太维^②战安敦纽^③于希腊之阿克休海岬(今阿嘎那尼亚)。战方酣，安敦纽以姑娄巴多(即以色迷罗马将而卒引蛇自尽之埃及后)之急召，溃军而去。安敦纽尽失其地，时景前31年也。沃克太维后受奥古斯督尊称，追及阿克休战役之功，兴阿克休竞技会(九月二日)，而以阿克休战役之年为阿克休纪元。今年为阿克休纪元1939年。

十二、奥古斯督纪元 沃克太维既胜安敦纽(安敦纽因失地自刎，姑娄巴多引蛇殉)，握罗马大权，景前27年，人民上奥古斯督尊号，遂称帝。是为罗马帝政之始，因以纪元，是为奥古斯督纪元。今年为奥纪1935年。

十三、耶稣纪元 腊文Anno Domini，犹言主之年，略作A.D.。通说以耶稣诞生之年为纪元，此说始第四世纪时，由景学家小代尼斯主倡，自沙尔曼帝采用以来，渐渐实用。因代尼斯所倡，故亦称代尼斯纪元。代说

耶稣纪元

①日斯巴尼亚：西班牙。 ②沃克太维：屋大维。 ③安敦纽：安东尼。

以罗纪753年为耶稣诞生之年，以翌年754为耶稣纪元，兹称景纪。然耶稣生于希律王时，希律王殁于750年，则耶稣极迟必生于749年矣。今之所谓耶稣诞生年者，实耶稣出世第四年也。（自1582年景宗格雷郭理十三^①改历，希腊俄国尚沿用猷镛司历，当时新旧历差十日。至1700年增差一日，1800年、1900年又各增差一日，故旧历建正后于新历十三日。）

十四、第沃克赉颠纪元，亦称殉教纪元 罗马帝第沃克赉颠即位，在景纪204年，时为第十次虐教，虐又最烈，教中人以之为殉教纪元，所以志悲也。今年为殉教纪1626年。

十五、罗马帝敕定周期 腊名Cyclus Indictionum者，始于康斯丹丁大帝时，即景纪320年，每十五年为一周，初以示特别贡税之年期而已。既渐广用于文牒，嗣更通用于一概，迨十六世纪始废。然至今景宗诏文，尚附此元。今年为第106周之第七年。

十六、亚尔美尼纪元 亚尔美尼以景纪552年为纪元，递算至今年为亚纪1359年。

十七、出奔纪元 法文称Ere de L' Hegire，此Hegire一字，本非法所固有，盖由阿拉比文之Hidjra转来，厥义逃也。此穆罕默德教之纪元，始于景纪622年，即穆罕默德由墨加^②出奔之年。（出奔之日，为景纪622年六月十六日。而此元之创，在十七年后，追溯景纪622年之四月十九日为奔纪元年之墨哈兰月^③第一日。）用阴历，不能由阳历之景纪年数减622以求奔纪年数，必由景纪减622，更以33倍之，然后以32除之，乃得奔纪年数。今年为奔纪1328年。（由景纪年数1910减622而得1288，以33倍之，则为42504，再以32除之，得商1328年而余8。此1328，即奔纪年数，故今年为奔纪1328年也。）

穆罕默德
出奔纪元

十八、耶司特奇纪元，亦称波斯纪元 耶司特奇者，波斯王家之名，字义为神所命。其耶司特奇第三即位之年，即景纪633年，为波纪元年。今年为波纪1278年。

^①格雷郭理十三：格列高利十三世，即《癸卯旅行记》中之格勒革理第十三。
^②墨加：麦加。
^③墨哈兰月：回历一月。

景教流行中国表

景教流行中国，至庚子排外而愈盛。予既因积跬步主人之具疏入告也，用所集资料摘编为《景教流行中国表》，复取积跬步①十余年前所记耶稣会之旧稿附后，俾读者知所谓耶稣会者之真相。（表嗣出。）

耶稣会

旧教之行于中国者，以耶稣会为最盛。耶稣会者，Zesuite旧教之一派，创始于前明，其志奢，其谋秘，颇不容于西方，独蔓衍于东方，诚谈教者所宜知也。溯自路得之耶稣新教出，而天主旧教之积习大暴于天下，天下始不甚尊信景宗。耶稣会者，乃崛起于旧教之中，别树一帜，专以推尊景宗，俾权无限止为主谋。会创于嘉靖十九年（1540），创会者名洛欲拉（Royola）②，先以武学仕西班牙，既受伤辞职，纠十人共立斯会。时欧洲各国方仇视旧教。洛欲拉知会虽立，必无有信其说者，计惟中国则旧教渐行，新教未闻，乃泛海徂东，旅于中国澳门。故事，天主教人受教职，设三誓：

①积跬步：即积跬步主人，为作者丈夫钱恂（念劬）的别号。

②洛欲拉：罗耀拉·依纳爵。

一、毕生不求富；二、毕生不娶妻；三、毕生惟教长所使，弗敢违。是会又加一誓曰：毕生为景宗效死力，无论水火兵革，景宗命往莫不往，景宗命为莫不为，弗敢疑。（景宗恒命教士出杀人，前史所载，每有干犯伦纪者。恐人以逆伦疑，故有逼使弗疑之誓。）

时各国为新教动，景宗正求助乏人，保罗三(1534—1549)闻洛欲拉之说，大喜，竭力护之。猷镛三(1550—1555)继位，尤优视

教皇给予
十种便利

之，更予以便利十端：一、在教院默修之人，又可出而为神甫。（世通称传教之小教长为神甫；向例，在院默修者不兼充神甫。）二、犯罪可不受地方律院按律治罪。三、所有资产进益，可以遵地方旧律按律纳税。四、可不受辖于寻常教长，除景宗及本会会长外，他非所知。五、遇有禁绝礼拜之时，此会独可不禁。（禁绝礼拜者，遇景宗有怒于某国之君，辄下令闭其国之教院，无许礼拜。西例于婚嫁生死，无不诣院礼拜，垂为典制。一经禁绝，则民间婚嫁生死，不得成礼，自必归咎于肇祸之人而疾之；于是教所疾即人人共疾，此教门之妙用也。而此会独可不禁者，则又使人人于不便之时，欣此会之独便，而知所尊奉也。）六、犯教规者，但罚令焚香诵经，或禁饮食一二日，可不科罪。七、会中人有权可免民间一切罪恶，既为会人所免，即上帝亦不复科罪。八、环地球之上，可随处建教院、置产业，无敢或阻。（此为国际上生交涉起见。）九、会中人又可各以其学术，出而教人。（此尤以教辅各国君主，为第一要义。

第一要义

盖朝夕侍从，务使君王浸润其中，深信不疑，而后可以收君王之权，归之于教。)十、会中除会长外，他人不得有丝毫主见，一切惟会长言是听。(此特重会长之权，异于他会。)

会中以景宗为一统之君，分地球各国为数省，省立一长，省长中公举一人为会长。此会长权，几埒景宗。会长左右，有辅相者四人。(省长左右，亦有辅相人。)每省又分为数堂，堂立一长。(堂长左右，亦有辅相人。)堂长又分遣数人，出为教长，专以教授学术，招人入会为宗旨。每七日，教长、堂长，各牘陈逐日所行事于省长，不得以无事旷。省长每月书答，亦不得以无事旷。各省长又月报是月所行事于会长，各堂长、教长又每三月牘报此三月所行事于会长，迳达会长，不告省长，恐省长之情厥职也。会长详叙各省长、堂长、教长之出身、才具、学术及历来所行事于册，备因事任使。

入会考察
极其严密

凡有愿入会者，先由同会人监察二十日，视其心果诚否，诚则许入会，俾设寻常三誓。阅二年，察无他意，遣之出外充教授学术者五年。五年后，再攻习教书者五年。五年后，再入院默修者一年。一年后，然后令设第四誓，为景宗效死力，而成为会中人，告以会中秘情。所以迟之又久而始许其为会中人者，恐所志未坚，或泄会中隐情也。此十余年中课程及动作云为，下至饮食细故，咸有一定不可移之准；所攻之教书，除召人入会外，罕他意。务推广天主教于所未行之

地，中国、印度、美利坚为尤多。立会所需，亦复不资，故所至之处置产贸易，事事兼营。会中防范綦严，即厮养卒亦必用久在会中之人。

嘉靖三十四年(1556)，洛欲拉死于澳门。其时入会者千人，而设四誓、预秘谋者不过三十五人。分地球为十四省，建院一百所。德意志帝(加罗第五及匪地难多第一)、葡萄牙王族、拜晏^①公均助以巨资。时欧洲大局，民间多信新教，君王多信旧教。会中意旨，尤在收君王之心，谓姑先伸君王之权以抑民，然后再伸教权以抑君。于是天下大权，尽归教中掌握。各国君王左右，无不有会中人时时监察之，使君王日以所犯罪恶自陈。各君王亦以忏悔罪恶非会中人不为功，亦非会中人不能有免罪之权，故甘心事之。或雅不欲与新教为难，逼于会旨，弗敢违也。

控制君王

万历四十四年(1616)，会势益盛：分地球为三十九省；入会者计千五百九十三人；建大学四百六十七所；立传教地六十三(中国上海县徐家汇地方其一也)；设传教士百六十三人；建教院八百有三区，内十五区专以居曾设第四誓之人；置产贸易遍天下，拥资握权，势力益强。法兰西王昂利第三、昂利第四，均会中人所弑，彼中人著书自述其事不讳。法人恶而逐其僧，但不久潜回。三十年大战时，旧教各国亦稍厌兵，然所以鏖战不休者，会中人实主之。

^①拜晏：巴伐利亚。

有瓦连士典者，名将也，不忍糜烂其民，有息战意，会中遣人刺杀之。凡所隐谋，有法兰西人拍斯克尔聚述成书传世，而其谋夺国柄之迹亦大露。乾隆之世，人多疾之。曰法兰西，曰葡萄牙，曰西班牙，虽皆坚信旧教之国，然于耶稣会亦屡下逐客令（乾隆三十一年，西班牙一夜拘五千人，载以舟，送还罗马，盖恨之切齿），虽根株未尽，亦不能为所欲为。曰奥地利，曰布鲁斯^①，曰英吉利，曰美利坚，则裁抑之而禁绝不严。曰俄罗斯，则自大彼得禁逐以后，不甚措意。至景宗克雷门十四，亦厌而禁之（乾隆三十八年事），事可知矣。嘉庆时，法兰西帝拿破仑第一，摧败欧洲，更复教规。景宗比约七谓耶稣会亦旧规之一，亟宜康复，拿破仑方有藉于教，稍稍许之。道光时，民间抑君权之说大行，会中人乘机借助君抑民之说，以媚时君，往往得时君欢心，而余焰复炽。罗马所刊时报，竟夸将复格雷郭理一时旧权（宋熙宁六年至元丰三年时，景宗曾大辱德意志帝显理第四使死，莫敢收葬者）。

一夜拘逐
五千人

玛利无罪
的新说

咸丰四年（1854），会中创一新说，谓耶稣母玛利无罪（天主教谓：凡人受生即有罪，即须忏悔，不必果有实在罪恶也；惟耶稣为天生人，受生之前先无罪，故可为人忏悔。同教中或致疑，谓：耶稣无罪诚然矣，惟其母玛利，亦人也，何以能生无

^①布鲁斯：普鲁士。

罪之耶穌乎？会中人乃创新说，谓玛利无罪以应之。然玛利何以无罪，究不能自圆其说，仍多不信者。同治九年（1870），又创一新说，谓景宗道与天合，无纤毫错误。虽空言无实事，而教中又因此启争端。德意志合众时，俾士马^①深恶之，抑制颇严，致失景宗欢心，俾亦遇刺数次，幸不死，然究未能大杀其势力也。光绪十六年（1890）间，入会者凡一万五百二十一人云。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四日（积跬步任义使时）奏
为西教传入中国，旧派根柢尤深，亟应确实调查，
默施抚驭，内以安民，外以睦邻，恭折仰祈圣鉴事。

钱恂的
奏折

窃维西教流入中国，始于唐代，有碑可证。前明正德以后，教分新旧，斗争百年，酿成三十年大战，至顺治初年始定。当斗争剧烈时，旧派有会名耶稣乙脱者，自揣西方势力不振，改轍而东，而中国西教从此遂盛。明臣徐光启，即此会中人也。乾隆以后，新派接踵而来。就今日统计上言之，犹新少而旧多。中国俗称天主教者，即旧教；俗称耶稣教者，即新教也。

传旧教者，重礼式，重皈依；传新旧者，重演
说，重周济。其用不同，其体则一。旧教奉教王为
进退，故昔盛而今衰；新教恃国力以蔓延，故今强
而昔弱。东方旧教，自教王力微以后，颇为法国政府所主持。光绪三十三年，法国裁抑旧教，没其产，逐其人，事极严厉。教王不悦，彼此掣使，法国遂不问东方旧教事。而德以专崇新教夙排旧教之国，起而揽任东方旧教事，用意至为深鸷。中国失此机会，未将旧教事权主张担任，致柄仍外操，诚为可惜。今犹幸旧教之徒未尽倾心于新教之国，补牢未晚。

旧教与
新教

^①俾士马：俾斯麦。

天主教在中国势大

查旧教之在东亚者，以香港为总汇之地，划中国版图为五部：第一部乃直隶全省、满蒙全境及河南卫辉一府；第二部乃山东、山西、甘肃、陕西及新疆；第三部乃浙江、江南、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第四部乃云南、贵州、四川及二藏；第五部乃福建、广东、广西也。此五部中，又各分为十区、十二区、六区、四区不等，都几四十二区。区各有长，掌区之行教。即如直隶省分为四区，区长一驻顺天，二驻永平，三驻河间，四驻正定；在顺天、永平、正定者为拉萨里派，在河间者，即耶稣乙脱派也。华民受其学校教育及蒙其慈善惠惠者，人数之多，闻之增骇。谨将光绪三十三年统计人数，开列清单，恭呈御览。此不过就臣在洋所调查者而言，恐未尽确，且不过就直隶一省而言，他省尚不在内，他区更不可胜计。约略言之，中国全境信旧教者，当不下百十一万人。臣又见教王文库，藏有福建人控诉案牒多件。夫以中国食毛践土之人，而远越数万里，控诉于教王，则中国主权安在？将欲收拾此辈人心，自非洞悉教业之盛衰与教政之施行不可；而欲悉教业教政，又非确查其教地所驻在与教派所区分不可。

光绪最担心教案

教派在中国，曰拉萨里者六区，曰耶稣乙脱者二区，曰米兰者三区，曰巴黎者十区，曰兴脱者六区，曰兰昔斯者九区，曰罗马者一区，曰司维尔者一区，曰巴尔母者一区，曰奥古士丁者一区，曰多迷尼加者二区，虽同奉天主而宗旨既微有不同，事业亦随之而异。方今明诏预备立宪，则教民统计应所必详，有统计乃可以施抚驭之策。旧教无国力以为之助，收拾较易著手。果先将旧教抚驭得法，不使齟齬，更推而收拾新教，亦未始竟不可成之事。臣于光绪二十四年仰蒙德宗景皇帝特旨召见时，垂询教务甚详。追忆圣训“教案我最担心”一语，臣久欲于教务上谋所裨益，以上慰先帝在天之灵，奉使义邦，又旧教根本之地，虽为时仅及一岁，敢不竭诚谋和民、教方法？

拟请先查旧教情形

臣愚以为宜先于畿疆调查入手，先作一模范，然后推行于各省。选择明于教学、明于外交之官员，与各区教长联络往来，务尽悉其情状，以闻于朝。

以布于世。俾外人知我中国既非排教人，亦非藐视教务，庶几民、教意见消融较易，而不至因教案酿成国际交涉，实中国莫大之幸。如蒙采择，请旨先飭直隶省详细调查，以为外省先导，臣不胜惶惑盼切之至。所有拟请先查旧教情形缘由，恭折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本年十月廿五日奉朱批：外务部知道，单、片并发。钦此。

谨将光绪三十三年分直隶四区旧教事业调查统计，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第一、直隶北区

旧教信徒八万五千九百二十人，内光绪三十三年受洗礼入教者一万二千人。又未受洗礼而信教者二万五千人。司事教士：本地人五十人，外国人四十四人。传道教士：男六百二十六人，女四百七十六人。教堂六十七所。礼拜坛三百八十所。培养教士学堂大小各一所，学生共百七十五人。

直隶北区

公开之学堂：男校一百八十一所，生二千八百七十三人；女校一百四十六所，生二千五百九十八人；女师范校六所，生一百二十三人。教育初信教人之学堂：男校四百七十八所，生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人；女校三百二十五所，生五千三百五十一人。有寄宿之学堂：欧人男校二所，生三十七人；欧人女校一所，生四十二人；本地人学欧文欧学者四所，生五百二十七人；本地人学中文者八所，生一百四十九人。

病院四所，收容病者一千九百二人。养老院二所，收容老者七十三人。药局四所。育婴堂十所，收容婴儿一千二百九十二人。

右第一区，大约以顺天、保定、宣化、天津四府为境，人口约一千万，计旧教徒共十一万一千人，是占百分之一矣。除培养教士学堂外，又开大小学堂一千一百五十一所，收学生至二万三千九百人，势力之盛如此。

第二、直隶东区

直隶东区

旧教信徒五千二百七十六人。又未受洗礼而信教者一千人。司事教士：本地人一人，外国人八人。传道教士：三十六人。教堂二十五所。礼拜坛二十二所。培养教士小学堂一所，生二十四人。

公开之学堂：男校十六所，生一百九十七人；女校十六所，生一百九十八人。有寄宿之学堂：女校一所，生十五人。育婴堂二所，收容婴儿二十四人。

右第二区，大约以关东为境，人口约五百万，计旧教徒六千余人，占千分之一有奇。

第三、直隶东南区

直隶东南区

旧教信徒五万九千六百四十六人。又未受洗礼而信教者九千七百七十五人。司事教士：本地人二十人，外国人四十八人。传道教士：男七百一十人，女四百五十人。教堂三所。礼拜坛三百三十二所。培养教士大小学堂各一所，生共七十三人。

公开之学堂六十所，生一千三百六十七人。教育既入教与初信教者之学校：男校二百七十一所，生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女校二百六十八所，生三千五百二十五人。有寄宿之学堂三所，生六百一十七人。

药局二十三所。育婴堂四所，收容婴儿一百二十八人。

右第三区，大约以河间、广平等府为境，人口约七百万，计旧教徒六万九千余人，是占百分之一。

第四、直隶西南区

直隶西南区

旧教信徒约四万人。又未受洗礼而信教者约七千人。司事教士：本地人二十三人，外国人一十五人。传道教士：三百七十二人。教堂四十九所。礼拜坛三十六所。培养教士大小学堂各一所，生共七十八人。

公开之学堂：男校六十所，生八百六十一人；女校三十一所，生四百七十六人。教育初信教之学堂二百八十所，生约七千人。有寄宿之学堂：欧人校二所，生一百七十六人；本地人女校一所，生

三十人。

养育堂二所。病院二所。育婴堂五所，收容婴儿六百二十七人。

右第四区，大约以正定等府为境，人口约八百万，计旧教徒四万七千人，占二百分之一。

再：旧教奉教王为进退，新教恃国力以蔓延，臣于正折内业经声叙。所谓国力者，有补助之财以供其挥霍，有武力之援以恣其要求。故办理新教，动关国际，一涉国际，辄形棘手。然新教教派持论，每平易近人，且多通晓普通科学，乐于亲近中国文人。果有明于教学者，不为侮教昧教之谈，以与晋接，亦可借通民、教隔阂之气。

新教在
中国

查有路德派者，德意志、瑞典等国人为多，新教本宗也；有喀尔维派者，荷兰^①等国人为多；有英吉利派者，英国国教也；有梅秃特派者，英教之别宗也；有长老派者，美国人为多，中国新教以此为最盛；有浸礼派者，以浸为洗之派；有萨拔脱派者，以通行礼拜日之上一天行礼拜者也。以上八派，皆新教之行于中国者。派不同者，事亦不同，然大旨无殊，亦体察教务者所不可不分别研究；即遇有国际交涉，亦当随之而异其操纵者也。所有新教教派流传中国大概情形，谨附片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新教八派

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①和兰：荷兰。

摩西教流行中国记

归潜舟中，见日独^①邮报，有论中国犹太人者。稻孙汇东文、德文，及向所闻于积跬步主人者，而作此记。夫景教之兴，一切礼俗，无不从摩西旧教脱卸而来。《新约》者，景经也，而处处与《旧约》相表里。故谈景教而不考犹太旧派者，非真知景教者也。我国景教流行，既据碑而溯始于唐，其实摩西旧教，先已流行于中国。河南挑筋教人，自言来于汉代，非无因也。积跬步主言：稻之所记，可溯景源。合以予在罗马所闻之格笃犹太区琐事而为一篇，一以溯景教与犹太一贯之渊源，一以示景教与犹太难融之意见，并以示亡国遗黎受辖于白人治权下之惨况、受辖于黄人治权下之自由云。

开封府的挑筋教徒

河南开封府有一种异教人，俗呼为“挑筋教”，其实乃摩西遗教，即耶稣以前之犹太教派也，相传汉时迁入中国（据碑文所言）。其始见于十一世纪西人《鞑靼旅行记》，其继见于《马哥博罗旅行记》。（忆己酉、庚戌间时报载一游记，略叙开封教事，然未详。）依1704年耶稣乙脱派教士郭若尼之调查曰：人口凡

^①独：独逸（日本对德国的称呼）的简称。

二三千，华人不呼为希伯来人，不呼为犹太人，而呼为挑筋教徒，盖以屠牛羊为业而呼之也。（挑筋别有缘由，非专为其业屠也。且所谓挑筋者，挑去牛羊髀筋，而郭氏以为挑去首筋，不知何据。岂其所见之犹太人，不去髀筋而去首筋耶？）彼等集团体自设教会堂（即通称曰礼拜寺者，但不知彼教徒今用何名？在犹太本名则“希那鄂克”）。每祭日，集会祈祷。会堂中央有高背椅一，呼为“摩西椅”，上敷绣褥，云是牧师说教时安设教经之用。

摩西椅
和割礼

会堂西侧向耶路撒冷一方，有一推拔。（向耶路撒冷一方者，向所罗门之庙也。正如回回寺必有一空牖向穆罕默德墓；景教寺必西向，俾半圆之正座在东，用黄玻璃引光线，视为耶稣来路。均同此意。）平时牧师而外，无许入者。寺庭北有广场，即挑筋之所，教徒中达人掌此事（殆如回教之“师父”）。附近有祖先庙，春秋两度供祭，则全乎中国风矣。堂中无偶像等物。其俗尚行割礼，尚执犹太古来之祭典，尚用犹太古来之历日。郭氏所见，为康熙四十一年事。其后经道光季年之水患，经咸丰季年之兵乱，流离转徙，不但会堂颓毁，亦且家业抛弃，人口凋零，而希伯来语言亦遂失传。

同治五年，有英国某僧侣（时充同文馆教习），犹太人也，特至开封访其同种，则无一人可与通乡语者，儿童已无所谓行割礼，会堂亦遗迹仅存。见一黑板，上书以色列文字（不言所书何语），板悬他回回寺中，而犹太裔徒乃诣彼寺祈祷，盖引为

同治时的
调查

问教耶？依英国僧侣报告，言“希那鄂克”旧基上有石碑，据碑知是堂创设于1164年（宋孝宗隆兴二年），改筑于1468年（明宪宗成化四年），文言：犹太教为始祖亚当及亚伯拉罕所肇始，至摩西而益弘圣书；斯教之输入中国，为汉朝时代，至南宋孝宗即位之二年，建此会堂于开封；凡以偶像为神而崇之拜之祈祷之者，为极愚极无效，惟崇奉圣书、遵守其训令者，得造极乎万物之根源，因此圣书与神之智慧相符，知人生之起源，劝行各种善事而避恶行者云云。又一碑，建于1511年（明武宗正德六年），载教义上事，而指耶和華為道。夫以道字译耶和華，全忘彼等初念而变受华风云云。英僧所言如此（今从德文考出），则两碑当均为汉文，惜不得读。洪氏（钧）言：元经世大典之斡脱，即犹太教，西人言开封有犹太人，华人不知，但以回回统之；地有犹太碑，碑文附后（《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九）云云。今洪书无碑，盖刊时失之。汉时西域道通，而小亚细亚又与西域相通，摩教人转徙而来，事所必有。是摩教流行于中国，不但在景教之先，并在佛教之先矣。

德国人的调查

德人某君又云（1910年，谓距今八年前）：有自欧洲来华之犹太人，在上海招开封之犹太人数名，想与共习教式，冀延厥绪。开封犹太人除不食豕肉及牛肉拔筋以外，一切与华人无异（即而貌亦不可辨）。问以割礼，则不知。问以碑文，仅耳闻。出经令诵，彼读阿罗诃为天，读阿罗诃所造之天亦为天。问以两天何别？答言上天为造物之主，下天即目见之天，

则新从欧洲之犹太人口受而来，数典忘祖矣。此德人为宗耶稣之人，于犹太教亦知之非详，不过喜调查中国情事，初未尝考其为犹太之法利赛派？为撒都该派？抑摩西的派？

杨荣铤《挑筋教人考》，谓开封寺有万岁牌，牌左有希伯来字，译即《申命记》文，曰：

希伯来
字牌

“以色列族听之哉！尔之阿罗轩（字为单数者，尾音似诃字；为多数者，尾音似轩。论理此处应为单数，然尊之过甚，犹言神中之神，故作多数）耶和华，惟一而已。”（原拉丁文待乌斯Deus、拉丁迷奴斯Dominus并用，今通行之《旧约》译汉本作：“尔之上帝耶和华惟一而已。”下文凡阿罗诃皆上帝。）牌右亦有希伯来字，译即《申命记》文，曰：“盖尔之阿罗轩耶和华，乃诸神之主，万王之王。（今通行译汉本作：“诸上帝之上帝，诸主之主”。若据原文例译，则为“阿罗轩之阿罗轩，耶和华之耶和华”，于文为不词。故凡译本，均别用代词，读者可以会其意矣。）巨能可畏之阿罗轩，不偏视人，不受私献（今通行本作“不取贿赂”）。”壁上又有希伯来字，译即《出埃及记》文，曰：“我耶和华即尔之阿罗轩，导尔出埃及，及脱尔于贱役者；余而外，不可别有阿罗轩。毋雕偶像，天上地下水中百物，勿作像象之，毋跪拜，毋崇奉。以我耶和华即尔阿罗轩，断不容以伪阿罗轩匹我（通行本作“他上帝”，较妥）。恶我者祸之，自父及子三四世。爱我守我诫者福之，至千百世（一诫）。尔阿罗轩耶和华之名勿妄称，妄称者罪无赦（二诫）。当以安息日为圣日，永

十 诫

志勿忘。六日间宜操作，越至七日，则耶和华尔阿罗轩之安息日也。是日尔与子女、仆婢、牧畜，及远人主于尔家者，皆勿操作。盖六日间耶和华尔造天地、海、万物，七日止。故耶和华尔以安息日为圣日而锡嘏焉（三诫）。敬尔父母，则可于耶和华尔阿罗轩所赐之地而享遐龄（四诫）。毋杀人（五诫）。毋行淫（六诫）。毋攘窃（七诫）。毋妄证（八诫）。毋贪人第宅、妻室、仆婢、牛驴，与凡属于人者（九及十诫。按摩西十诫，前三诫为主，后七诫为宾。不但摩西垂诫为然也，即耶稣继起，亦惟谆谆于我即上帝、毋拜偶像，及信我者永生数义，可见其道一贯。惟安息日勿操作，未尽严诫尔），此杨荣铤传闻于景门之旧记载。今则情形迥异，碑且不存，何有于壁？

“挑筋”
的故事

至所谓挑筋者，《创世纪》记雅谷之偕拉结归也，二妻二婢十一子，济雅泊渡（《创世纪》三十一章，拉结窃其父之上帝像以逃，置偶像驼鞍下而坐其上，曰：天癸适至，不得起。此上帝字，在腊丁文仍用阿罗诃之Deus字，而法文则用伊犊尔Idole字，不用Dieu字，附志于此），言雅谷独留，遇一人（解者以为天使）与之角力，迄于黎明。相角之时，其人自知不胜，击雅谷髀，伤之，曰：天将明矣，请释我去。雅谷曰：不为我祝嘏，必不容尔去。曰：尔何名？曰：雅谷。曰：今以后不只名雅谷，更名以色列（此以色列字之由来，遂为犹太人之祖），盖尔得志于上帝前，与人争，无不胜。雅谷曰：请以尔名告我。曰：曷问我名？遂在彼锡嘏。雅谷名其

地为便以利，曰：我与上帝晤对而覩其面，我命尚其可保。日出时，雅谷过便以利，髀伤，其行趑趄，因其人击雅谷髀，伤其巨筋，故以色列人凡髀之巨筋，至今不食云。

据此，则凡犹太人皆不食髀筋，不独开封一派为然。不过今犹太人散处各国，往往食品从众。予曾旅义国之奈尔维地方，邻有犹太人，颇守宰牲必流血于地之礼（亦见摩西经），自宰自食。而邻人恶之，禁不使宰，遂食市肉。可见亦非必坚守。耶门《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十章），戒勿食偶像祭之余，有：不信主者宴尔，尔愿往，所陈者勿问而食，问则心疑，设有告尔者曰，此祭偶像之物，则勿食。又（十章）：凡售于市者，不问而食，问则心疑云云。在千八百余年前，已有不拘食品之意，何况今兹？何况远在中国开封？犹太徒尚以挑筋名教，则其于髀筋必挑之说，必尚恪守，亦可谓有宗教永信心者矣。年来西人游踪踵接开封，游必有记，记必以犹太久享自由由于宗教不同之国为异事。盖习见彼中之虐待，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别犹太人，不以中国为存心宽大，而以中国为处事疏忽。夫岂知中国固无所恶于异教之人，并无所鄙于亡国之氓也。

犹太人皆
不食髀筋

犹太寺名希那鄂克（Synagogue，景经中均译为会堂，如马太廿三、马可一、路加四及十一、约翰六皆是），本于希腊字之Synagoge，厥义会也。析其字则为猩（Syn）与阿克因（agein）。猩者，以也；阿克因者，导也。导以为会，是为希那鄂克，大概犹太人遭巴比伦之虏，远离耶路撒冷，不克赴所罗门庙祈祷，别造所谓希那鄂克者，群往行礼，于是有此

希那鄂克

等寺院。然传说之历史则异是，谓读《伊赛亚书》八之十六以下，可见古式祭礼渐渐变化，至以士喇而成一种犹太教专有之寺院（以士喇于耶路撒冷庙外地建希那鄂克，是为第一寺）。

自以士喇改革犹太教，而希那鄂克之格式有定。以士喇以后，犹太人以明律为惟一之事。所谓学校者，教授法律而已，志在造就高材，不在教育普及。其间普及一般人民之法律教育者，为希那鄂克之责。希那鄂克于每杀拔忒日宣读法律，见《使徒行传》十五。溯《诗篇》七十四作者之时（或是波斯时代），犹太各处已有寺，至《行传》十五所示，则每市均有寺，寺各有历史统系。且不独巴勒斯坦为然，在答尔母第后期（答尔母第者，犹太历史一时代之名），凡犹太人足迹所至，均有希那鄂克。希那鄂克之名，渐渐变为祈祷所之意义。而通考各希那鄂克之原，皆一种教授法律之聚会也。

犹太教之组织

希那鄂克之组织，凡有一人或三人为之长，其中一人位最高，此长在《路加》十三、《行传》十三，均称为宰会堂者（Archisynagogue），掌读律、祈祷、说教之事。至募化之事，则聚集者主之（聚集原字，希伯来音如，加纳绥达加），其数二人以上。又有一执事者（希伯来音如：哈章。《路加》四称为执事），掌圣书（圣书藏于约柜Ark中）及一切事务，又教小儿读。会堂之于教徒也，有斥绝及暂时斥绝两法，以巩固其教义。轻者则有由哈章（即执事）科罚之鞭笞（见《马太》十）。教权操于长老（Presbyteron）之手。长老者大半皆裁判官（Archontes）也。

祈祷仪式

会堂聚日，除杀拔忒与各祭日之外，凡月曜①，水曜②及新月初见之日，皆有祈祷礼。杀拔忒晨所行祈祷礼，大概先诵读歇玛（Schema，《申命记》六章四至九，又十一章十三至廿一，《民数》十五章三十七至四十一），次诵祝嘏（《民数》六章廿四至廿六），又祈祷，及读律例、读先知书。祈祷时，信徒皆向耶路撒冷立。每祈祷句毕，高声唱“亚门”一声。读律者七人，由宰会堂者指命，各人至少读三句（译成最通用语）。

①月曜：星期一。

②水曜：星期三。

先知书读毕，乃有说教祝嘏之言(《行传》十三章十五)，于是礼成。杀拔忒之下午及月曜、水曜之礼，无先知书。

希那鄂克好建于近水处，取洗身礼之便也(《行传》十六)。此等旧建筑，尚得见其残址于加利利。大概南北向，南面三门，有时两旁列柱，中为枹桴，左右侧各一侧边枹桴。分为两区，男子一区，女子一区。殿底向耶路撒冷一方为高坛，希伯来名推拔(Theba)。上有柜，藏法律注释，名曰圣橱(又称约柜)。摩西五经，名曰圣卷，用麻布裹纳于筒，亦藏于是。圣橱之前有幔，名曰“庙之帷”。庙者，耶路撒冷之略辞也。推拔坛之中央，圣橱之前，置一椅，是为“摩西椅”。

罗马之犹太区——格笃

犹太人
受歧视

驱车于欧洲通都大邑之间，每见夫市廛一致，而食息其间者，面目不无稍殊，习尚不无稍异者，询之必犹太人区域也。彼失国遗黎，散处各国，其见逼而见虐也，书不胜书（俄俗尤甚），虽学问之士、操赢之夫（主持欧美财政之红招牌即犹太人），未尝不为白种人所仰借，而终不能起其怜爱之心，融其彼我之见者，或曰此宗教不同之故。虽然，摩西之于多神，得谓为宗教上之改革；耶稣之于摩西，不得谓宗教上之改革。宗教既非改革，而意见乃如此其深者，噫！此非种族不同之故而何？

罗马犹太区名格笃（Ghetto），十九世纪中叶，犹自成一境界。自1885年市区改正，而大部始坏，仅存梗概。格笃之名，或谓由希伯来chat转来，厥义为毁破，为掷弃（希伯来文《以赛亚》十四、十五，《耶利米》四十八，《撒加利》十一，皆见此字），凡外视犹太者皆宗之。其实义出小堡（borghetto）之略称，盖犹太旅隶罗马，别为堡以范其所居

耳。此种犹太人之来旅罗马也，非为懋迁，非为拓殖，乃大邦贝^①（罗马将）攻破耶路撒冷，强入所罗门庙之“圣中圣”（庙内圣中圣一室，向除祭司外无敢入者，入者大不敬），犹太人大哗，邦贝遂俘若干人以归，是为罗马有犹太人之始。古罗马习惯：凡俘来者皆为奴隶，即犹太王希律及其后阿格里伯之来罗马，居于帝宫，隆夷王礼，然亦亡国末君，其去俘虏几何哉（以色列族旧王，止于希律）。帝政时代，犹太人聚居于梯勃河前，未有所谓格笃也（景门相传：彼得在罗马，与阿氏拉及泼里欺拉二人同赁居于阿文丁之邱麓。彼得为传道而来，与先有之犹太人不同居）。恺撒猷缙司及奥古斯督两帝，均善视犹太人，至嘎里古拉帝而大施虐待。嘎欲立己像于所罗门旧庙之“圣中圣”地上，犹太人不允，嘎怒而特别虐待之。顾虽施虐待，而犹太人内部，尚未干涉。干涉始于犹太之内讧。自有所谓洗礼约翰者出，而犹太信者成群，在不信者呼此群为不正族，愤争既久，转就质于景教人，请断于法廷，而罗马法律遂行于犹太种族。故罗马人之干涉犹太，犹太自召之也。

罗马犹太人之来历

帝度帝之毁耶路撒冷也，又俘犹太千人为奴隶，役之于驾路绥之建筑工（即石建古戏园），不虐而虐。威斯巴仙^②帝许犹太人每名纳税金二特腊克马（drachmae），得信教自由（在昔必强

耶路撒冷的俘虏

①邦贝：庞培。

②威斯巴仙：韦斯巴芑。

犹太人崇信多神教，而纳嘎毕都之育斯庙课金；至是免纳课金，且许自由信其向来之一神教)。此二特腊克马之税，即后来嘎毕都里年会税所由昉。多迷颠帝时，因犹太人之骚动不靖，逐之于爱祺拉谷，近采里邱（七邱之一），犹太人遂自营生活，如占卜、占爱恋（当时所尚）、魔术、神医之类。自是厥后，犹太人伏处于无事之境者，几及千年。

景纪十二世时，有别派景宗阿那克雷朵二者（约1138年），出彼耶利翁族。族以富称，豪于罗马久矣，然其先乃犹太人之受洗礼者也。践位时，独宽容犹太人，固推其一本之谊，亦利用犹太人之学术。盖当时惟以色列人多识旧字，多读旧书，白人未之逮。景教非空谈所克济，故不得不用以色列以助文艺之学。此风延至景宗玛尔丁五时（1417至31），景宫内尚多彼族人。

令犹太人与兽竞走

景宗之最与犹太人为敌者，乃欧勤四（1431至39年在位），禁景徒与犹太人贸易，及共食同居，禁犹太人新建希那鄂克^①，及服一切公家事。保罗二（1468年）又迫令犹太人于喀尼乏尔^②节日，竞走于群民嘲汕之中，如竞马然，此虐习行二百年而后已。竞走者，驴驱于前，犹太人逐驴后，仅许围一缕布于腰下，四肢尽裸，犹太人后为水牛，牛后为野马（即阿非利加产之劣斑马），凡不以人类视犹太人也。犹太人忍辱不敢违，至克雷门九时，始许以金贖免。

①希那鄂克：犹太教堂。

②喀尼乏尔节：狂欢节。

喀尼乏尔节之第一土曜日^①，凡居罗马之犹太人，其头目照例往嘎毕都之公塞乏朵尔（职名）前，为犹太人代表跪献二十斯枯梯（scudi，金钱名）及一花圈，而请以花圈为在百姓场（场名）罗马元老座楼之饰。又往元老处跪献如前，循古例请许犹太人居罗马。元老举足加于犹太人额，而用例定之符词答曰：“犹太人不许居罗马，惟兹以宽恕许其居住”云。今虽不用此例，而犹太人尚于节之第一土曜，往嘎毕都行敬礼于马鞍，盖纪念往事，而谢马之娱罗马民以代己也。

1553年九月九日新年之节（大约是犹太新年），一切希伯来法典经传悉数没收，而焚于公众之前。初，犹太人聚于梯勃河前，近绥西里寺傍。十二世纪以后，驱至近岸格笃之地，于是始由多迷尼加派之狂景宗保罗四（1555——1559）关入格笃围墙中，且令男子不加黄色冠，女子不蒙黄色巾者，不能出格笃。

关入哭场

格笃初称犹太街，用墙围之，自四头桥至“哭场”。哭场云者，即志1556年七月二十五日犹太人被迫入囚屋，从此服从无限烦恼之悲惨而命之名也。

格笃中之犹太人，皆归其所有权于他人，而不得自有。此区住屋，本皆罗马人产，有为大家曾住之屋，人既迁而屋亦易主，犹太人但借地小作耳。然犹太人欲久居此街，

^①土曜日：星期六。

必有犹太人永远赁地契，始可防两种危险：一为所有主倘破产或失所有权时，不至辞绝犹太人赁地；一为所有主不得增高地租价。于是定律文，凡犹太人居地之所有权，必仍归罗马人，而罗马人但受定租之外，不征借主之役力，永久贷与其地。是以偶遇破产，犹太人不因而失其借地，且年付定租外，永无增租之虞，而犹太人又得扩大增高其屋，一如所欲。

东方权

此特权于法律称为东方权（Jus Gazzaga，腊名加刹加权。加刹加者，东方一地名，故暂译东方二字）。

犹太人适用此东方权而得嗣租其地，且得于犹太人间互行其买卖租地或袭租之权。犹太妇以此权为奩资而嫁人，人咸欢迎。在此利权之下，犹太人于一定范围以内，竟可称其屋为己屋。

薛思朵五颇优待犹太人，以为基督所自生之族也，特许犹太人以数种贸易，及与景徒相交际。又为之建屋与书库或希那鄂克。克雷门八（1591—1605）又尽除薛五优待成法。至伊诺森十三之世（1721—1724）而更严，除废铁、缕布之外，不许贸易。至倍雍梯朵十四（1740—1758），稍增毯商之许可，此犹太人在今日尚盛行之业也。

强迫听讲道

格雷郭理十三（1572—1585）迫犹太人每周听一诰于景寺，初在倍雍梯朵寺，继在天使寺。每刹拔忒日（犹太礼拜日），遣警察至格笃，以鞭笞驱男女老幼于景寺，在景寺内有怠惰不敬者鞭策之。此诰剧非犹太人所愿听，必强之使听者，辱

之也。诰中语比喻为多，大意谓景教慈悲，无不拯救，及于饥饿将死之犬，正如希伯来人之居罗马者，皆盲目昏迷无人状，然必召之使来，分与天国之恩惠云。此召犹太人听景诰之习惯，于利翁十二（1823）时又见之。至比约九时，有塞木内答公米加勒安治·恺丹尼者，于1848年请于景宗，而废强迫其听诰之举。

格笃之门，比九以前，夜必严扃。比九更改格笃墙限，革除一切不利犹太人之律。比九对此久被抑辱之种族，其宽仁之情意，实始见于其动作。某日亲授厚财于一乞者，侍人忽曰：“此犹太人也。”比九叱曰：“犹太人何有哉，独非人乎？”然而后年竟为耶稣乙脱所惑，复新犹太人之烦恼。比九殡葬时，犹太人投石伤其卤簿。感于前而憾于后，比九亦有以自召之也。

对于格笃门近四头桥处（今桥已更名），建一皈景犹太人之景寺，外墙绘十字架刑之图，犹太人由格笃出必见之，图下用希伯来及腊丁字，大书《以赛亚》六十五之二节，文曰：“选民违逆，任意为非，我终日举手劝迪。”格笃中低洼之街近梯勃河畔者，每年春雨及山雪融时，恒浸水而生无限之悲惨。彼盛于繁殖之民，聚居狭巷潮湿之地，宜多病疫；而虎列拉、痘疮等症，在罗马各区中以格笃为独少，则因犹太人每节日必洗涤其居所，洁净其食物之功耳。罗马无犹太人病院，犹太人而欲入通常病院，势不得不允，惟悬十字架刑标于其床上以窘之。

侮辱犹太人

犹太区之最中心，为沃克太维廊。威斯巴仙、谿度两帝毁耶路撒冷后，行凯旋式，列发于此。夫因毁耶路撒冷而行凯旋式，岂犹太人所忍见，而罗马帝故行其式于格笃，其侮亡国之民如此。狭街处处见墙上画有七枝之烛台，此在今日，尚为彼教中标象。

犹太区中的商店

格笃中列肆而求售者，或宝石，或纽结，或各种杂物，又有阿尔琪尔之绣，康斯丹丁堡之绣，及日斯巴尼之条纹布等。然售品皆隐匿于内，而不列陈。见行人近店，辄问所欲，以诱人买。各店所有，大概相同。金曜傍晚，各店闭门，而焙明日刹拔忒之饼。所有商品，尽藏内室，犹太人皆赴希那鄂克。比归，见人则交祝刹拔忒。

区中有学校场，凡五校共在一建筑内，曰 Scuola del Tempio，曰 Scuola Catilana，曰 Scuola Castigliana，曰 Scuola Siciliana，曰 Scuola Nuova，所谓希伯来学校也。此五校者，示格笃分为五区，各区虽同为犹太人，而其族不同。盖犹太人在罗马者，至此已大都为罗马犹太人；又有日斯巴尼系者，有西昔里系者。至所谓Tempio区者，传说是谿笃帝之犹太裔云。场中有一大希那鄂克，此在1903

犹太教堂

年沃克太维廊近旁之新希那鄂克未筑以前，最称盛大，今不然矣。装饰以雕刻及镀金称胜，外面梁缘，雕圣七枝烛台、大辟之琴、米里暗之鼓，内面更细美，节日则满壁悬毯。梁缘所雕，皆所罗门庙及其所藏神器。北墙一圆窗，分十二格，嵌各色

玻璃，为以色列十二族之记号。西端为圆歌路，置木机为歌唱者及调音者之用。对面东墙为“圣中圣”，哥林多（希腊三柱派之一）柱上置圆凸之板，载十诫册（册二片，与摩西所受之石同式），蔽以帷，满绣诫文及蔷薇花纹。纹为亚拉比风，悉仿所罗门庙中式样，绣皆金色。正中上方，绣七支烛台。“圣中圣”内，置有玺之五经，为羊皮纸一大卷，即所谓圣卷。此经于其节日由人负之，周行庙内。既周，置于歌路之木机上，庙内人无不见之，犹太人胥举手而大声发呼。

此格笃记，阅者宜细心味之。数百年后，吾人当共知之。

育 斯

多神之为学也，有神话、教式二事。神话传于言，教式见乎行。在罗马之多神，夙于教式上重罗马习惯，而于神话上则多取希腊传说。故言罗马多神者，实不能不并及希腊多神。读希、罗神话，首述天地开辟事，幻想成文。自育斯篡弑，神界革新，神数增多，神迹增繁，遂由神话而演成教式。各神有专式，各像有专容。育斯以前，混不别也；育斯以后，纷以杂也。爰于多神首记育斯。

育斯(Jupiter)，希腊最尊之神，源出印度神话，梵音读伽（配以腊丁字母作Dza），厥义光耀，一如日本神话之天照大神。盖世界各族，当獠狃初辟，无不崇仰大明，因而神之也。传入希腊，文化进而神话亦加详，以育斯为天地之主，又为神人之父，万能而无乎不能。再传至罗马，其神话多缘饰希腊，牵引同化，育斯尤逐渐增崇，神格遂驾出诸神之上，而居于唯一之尊。后世排多神而专宗一神，即溯源于此。至育斯神性神迹，希、罗两话，所传不同，则因乎人与时之思想信仰而殊，此神话之所以开历史之先，而独成专学也。

神话开历史之先

梵音之Dza，转希腊字为Zeus，转腊丁古文为Iovis，寻讹为Diovis。

遂成通字。又因育斯有众父之尊，拉丁父字为Pater，约合两字成为Jupiter一字，即今英法文通称之Jupiter。义文Giove直从拉丁Diovis化来。德文Zeus犹存希腊语根，而如英、法文之Jupiter，德人亦未尝不用，在学者随所便而书之耳（比读各种神话，乃见何种人类演出何种神话。而神话之成，咸本神名字义。其名字根源，或出印度，或出埃及，亦或出乎别种文字，其字根转辗变化，非语原专学不详，兹示其一例耳）。

育斯以前之神话，或一神数名，或一名数神，系统纷歧，莫考先后，然总其大较，浑沌开辟时的神话则神话至理已略具也。其言曰，世界之初，有一神名曰“噐”，译义即浑沌太荒之谓。西书载噐状，空虚无形，冥明无色，清浊阴阳，皆莫可辨，惟极富于繁殖之力，日夜孳生，增长不已。生女曰尼葛师，厥义夜也；子曰厄螺伯，厥义暗也。尼、厄昏而生男曰伊太，物之精也；女曰艾媚，昼之明也。由是渐有天地：天男神，名媧闾；地女神，名桀耶。天地配偶，统治宇宙，是为初代。三代弑篡相传，传及育斯。先是尼葛师之出，尚有异父子女甚多，曰睡，曰梦，曰运，曰弱，曰老，曰死，曰争，曰仇，曰诈，曰恶，曰情，曰欲。要凡人生不幸，推之不能明其原，求之不可得其解者，靡不于天地罪恶不幸最早出生未辟之先，已萌生也。又凡此凶恶不祥，亦靡不于黑暗昏夜之间，始构成也，故皆出自尼葛师。又别有三女为一群，名帕耳克，断人寿之丝。又三女曰日斯背里，掌金果之树。夫金果，至宝也，而三神因以争（别详）。因三神之争也，遂有脱罗耶十年大战至惨

之事。故宝物为罪恶之原因，惨事乃罪恶之结果，是以日斯背里与帕耳克，亦皆为尼葛师之出。逮天地合配，而子女益众，盖尼葛师子女，在神话所关尚浅，至天地而子女涉及万神。尼葛师所生，其理义尚单纯，至天地所生，则无理义之不能通。惟无不通之理义，故子女之数，尤无画限。其著称者凡六群。通名氏单^①者，六男为一群。通名氏单尼者，六女为一群。通名犀可罗伯者，三男为一群。通名黑嘎东恺者，三男为一群。通名禹美尼者，若干女为一群(数多不计)。通名象罔^②者，若干男为一群。此外不归类者，又若干神、若干怪，而以氏单与氏单尼为正裔。育斯，又氏单、氏单尼之后也。

天地配偶
生刹都尔

初代天地配偶，生子曰刹都尔，为司时之神(刹都尔Saturnus为拉丁名，其希腊名曰克洛诺Cronos，本无时字义。以希腊方言之称刈获之月曰克洛依 Cronion论，则克洛诺或有刈获之意，而为刈获之神。然则何以转而为司时神也？考希语，时字亦曰克洛诺chronos。时与获，字异而音同。殆因音同，而遂移神性欤？当入罗马神话时，本义已淆混不分矣)，生女曰徠亚，与刹都尔为夫妇。刹都尔以镰刀弑父而自立为王(刹为司时神。论一日，有日沉虞渊之时。论一岁，有闭塞成冬之时。镰又刈获所需，遂演成弑父奇谈。然若由我国人演叙，必不如此)，唱人类平等之说。古诗人至颂刹

①氏单，狄坦。 ②象罔，巨人。

都尔之世为黄金时代，迨罗马共和犹艳称之。当刹既弑父自王矣，彼父媯闾，即所谓天者，又告刹曰：若弑父而王，若子亦必将弑父而王。刹惧其言之验也，尽吞食其所生子。徠亚娠，不忍所生之见吞也，避匿于希腊南海克烈答之岛、狄克堆之穴，一产得男女两婴，男曰育斯，女曰育依（即育斯妻）。刹搜索得育依，吞之，更大索育斯。徠亚裹石于襁，伪言是育斯，刹亦取吞之，而真育斯固生存也。徠虑来日方艰，狼狽而托养于二媯（媯解别见）。媯一曰亚达忒，一曰伊达，均属克烈答岛。育斯于是得媯之保抱，食伊达山之蜜，饮亚玛梯（山羊名）之乳以生。

吞食子女

天与地之子，著称者凡六男六女，以刹都尔、徠亚为最少（刹、徠同乳）。刹既弑父自王，诸氏单昆季不服，争立。刹以母宠故，终据大位。初，刹之天警而尽吞所生子女也，伪与诸氏单辈约曰：凡我子概不使活，以便无后而统归诸昆。不意外豢之育斯长大，默饮刹都尔以药（药为育斯第一妻所制，久藏育处），尽吐所吞子女，悉复活，且并伪子之石块亦吐焉。诸氏单怒刹都尔之背约也，向刹都尔宣战。刹仗育斯之力，尽克诸敌，囚敌于地谷之鞑鞞河深处。

育斯既囚诸氏单，自以为有殊勋，宜懋赏，久之寂然，遂畜弑父心。天实使之（西人以此为上应天警，不以为忤逆）。天使地告于育曰：尔欲图大事乎？非联合讷多诺及泼娄东二昆不可（皆刹都尔子，吞而复吐者），尤非假鞑鞞河中诸氏单力不

分治天人
水地三界

可。育斯乃释诸氏囚。有三犀可罗伯，本同为刹都尔囚于河。氏、犀同时出河，犀多才智，感育斯惠，为制雷，又为泼娄东制胃，为讷多诺制三齿之戟，合力攻刹。刹败，育斯流放之而自立为王，三昆季分治世界：育占天界与人界，讷居水界，泼得地界（即地谷）。而天人主神之育斯，尤有大权。

**奥林匹亚
十二大神**

育斯，天之主神。天象最可怖者为雷，育斯故为雷神，居婀令丕山上天宫中。凡与育斯同居天上者为天神，其数二十。此二十中，惟十二尤尊，所谓婀令丕十二神：曰育斯，曰育依，曰讷多诺，曰泼娄东，曰威司泰，曰璿雷斯，曰阿博隆，曰蒂安，曰密讷尔佛（亦称雅典^①），曰浮玉斯，曰玛斯，曰铁尔干（均别见专篇）。

育斯统权，氏单先背，因又囚之鞑鞞河，以象罔为监守。象罔魁伟怪躯，或多臂，或多头，或多目，或腰以下为二蛇，蛇各有首。象罔恃躯力之伟，不甘伏育斯，群起谋叛，叠山为基，置婀令丕山于其巅，企图攀援而登天，投石与育斯斗，其石之落于海者为岛，止于地者为山，暴

战胜巨人

武莫当，育斯不敌。而古有神言曰：凡不死之属，非有可死之属以相助援，不能胜象罔（神话中人物出自神者，为不死类；出自人者，为可死类；人而神者，亦入不死；神而不神，亦归可死；

^①雅典：雅典娜。

其超乎可死之上而犹未逮于不死者，称为半神）。故育婉辞以禁日月辰三神，勿泄其谋，召集十二神会议。因雅典而得交于埃沟。埃沟，半神类，即可死类也，其勇无敌，与育斯合力败象罔，神言乃验。育斯埋象罔之大力者于地下，如西昔里埃脱那山下，即埋一象罔，名曰恩恺拉。此恩恺拉愤郁极，呼气为火，霎蔽天光，阴暗惨淡，侧身一转，遂山崩而地动，然无以自脱。于是育势大振，天下靡顺（神话学者分割一话中性质，各有命意。如象罔之愤，即古人借以解释火山喷火、地震之所自来；象罔之石，即古人借以解释山与岛之所以成；象罔之叠山为梯，即古人借以解释峒令丕山之所以高。是为说明天然之神话）。

育斯宠爱所钟，遍乎神人，为正式缔婚者凡七度，育依其殿。以次考之，首墨嫡，次戴眯，次欧丽依，次璀雷斯，次讷穆秦，次腊董，又次育依。而话谈所传，雕刻所见，惟育依最多，故递传愈繁，先后有不相呼应者。如育斯第六妻腊董之生蒂安、阿博隆也，育依以丕东（蛇名，别详）沮害之，则腊董之时，育依既婚矣。又如育斯、育依既同时而生，则依、斯何必后墨嫡、戴眯辈而婚？盖西字以形判性，育斯者阳性，育依即由育斯字转成阴性，故育斯妻诸说并传，遂淆浑莫明顺序。论神话本无所谓先后，自属入人事，为神代古史，乃有不真确之统系，而有系统之说与无系统之说，仍杂然融合，不可辨析，此神话之所以为神话也。

神话系统

命运比
宙斯强

希人之敬育斯也，以为日月轮回之神、时令交代之神、雪之神、风之神、雨之神、雷电之神，凡一切天候现象，胥以育斯为神。又以为国之神、家之神、法律之神、裁判之神、明誓之神、会议之神，凡一切人道秩序，亦胥以育斯为神。又以为土地饶沃之神、畜牧繁殖之神，凡一切农获果实，以至牧畜之产，又莫不以育斯为神。于是育斯越天人二界之限，为万能神，而独运数之否泰，虽育莫抗，运数而外，育能万全。是以普希腊人均崇敬育斯，其崇敬恒在山巅，尤以婀令丕、伊达二山为最（希腊凡二伊达山，此指克烈答岛中伊达山言），盖婀、伊二山为最高，高则常见雷也。又山高则眼界广，育斯统视一切，故必在高山也。

由希腊
入罗马

希人祠育必于山巅，此风传入罗马。罗马人礼育斯，故亦在邱上。育教入罗，当景前千年而遥。远在罗慕路肇基之先，邱上有崇育古迹可据。惟其时文字之用未弘，历史尚待口述，信仰情状，匪所易详。逮罗马文化开，而育斯之教益扩。征之于古纪，则当时各地方各种人，各有崇敬性质目的之不同，乃于神名之上附字以辨义，遂因义而设教。如曰电育斯，神于电也；曰光育斯，神于光也；曰雨育斯，神于雨也；曰播育斯，神于播植也；曰获育斯，神于刈获也；曰胜育斯，神于胜利者也；曰武育斯，神于武功者也；曰君育斯，神于君临者也；曰家育斯，神在私家、福家室也；曰均育斯，神在界限、平争讼也。而罗马大庙，其祠电育

斯者凡一，祠胜育斯者凡三，祠君育斯者凡二，祠武育斯者凡一，即相传为罗慕路所建者。又有祠至大至尊育斯一庙，在嘎毕都尔邱，则史乘所称为世界至弘至壮，而儒略恺撒死于是庙者也，今尚有旧址可见。

至各庙之祀育斯礼，通行于月之望日（此望字意义，略异于中国向用之望字，别详《罗马古历考》）。他若将战兵发，则特祀于武育斯；既胜兵旋，则又特祀于胜育斯。如是各以事之所系，祀其所神，惟月之望日，通祀不以名别。而望日之祀，尤崇于光育斯，故光育斯又曰育斯。望日之神，望日例祭之外，有育斯大祭，如新君即位，战军凯还，新臣受任，凡诸大事，咸行国祭礼于嘎毕都尔之至大至尊育斯之前。而每年四月（此四月为今阳历四月。顾罗马建国之初，历大不同。此式指每年第二月，惟所用字为今之四月字，故姑用此字。其确当译名，别见《罗马古历考》。以下所称月日，均仿此）二十三日，为陈酒之祭，育斯专事僧，即所谓育斯之夫拉孟^①主其式，启上年酒瓮，酹地祭告。又八月十九日为酿酒之祭，是时葡萄成熟，始酿酒，祭神所以酬葡萄之熟，且祷造酒之佳也。又十月十一日为成酒之祭，是时新酒甫成，帝君祭神而尝之。凡此三酒祭，君民共与，为国之大祭。盖罗马农产，葡萄为大宗，葡萄之用，唯酒为大宗，即一年之民财裕绌，亦唯酒也。至育斯之祭，主

祭宙斯

^①夫拉孟：祭司。

祭者，必为育斯夫拉孟。是以育斯夫拉孟得入元老院，而列于贵族也。

神 职

在古罗马宗教上之神职，大分为两种：其通乎各神者曰朋氏夫^①（朋氏夫中有最大朋氏夫一人，腊名Pontifex maximus，后世景宗即用此称），其专于一神者曰夫拉孟。夫拉孟高级者三人，列贵族，食国俸；而育斯夫拉孟为尤崇，坐象牙镂椅，著绯色袍（绯为罗马最尊之色），所享与最高级官同等，唯必经大麦礼（贵族结婚礼之最大者，举礼于育斯之前，供以大麦制之饼，故名。是礼也，新妇誓从夫教，且夫妇终身宜家，不得离婚）而结婚者，始得任之。任时或出外逾宿，不得过二宵；出门不得乘马，衣冠有定制，出行必有前驱。前驱者且行且呼，告夫拉孟之来，令在路者举敬礼也。育斯大祭，育斯夫拉孟司之，先燃燎，盖屠牲燔祭，必取火于夫拉孟所燃燎也。

偶 像

育斯之有偶像，始于神诗时代（神诗：叙述神话之诗。成诗之时，称曰神诗时代）。过前但有神标而已（神标者，初为石片木端，寻为方圆石柱，继为尖柱，形如埃及卑腊密特^②而小，又为有首有肩之半像柱，为偶像之初步。此习始于东方斐尼基人之拜陨石。克烈岛最染东风者，遂取非陨之石，亦以为自天降下而神祀之，是又为希腊神标之滥觞）。祀神者饰

①朋氏夫：主教。

②卑腊密特：金字塔。

衣带、施神徽于标上（神各有所持，各有附属物。造像者附其物于像，以表所像之神，是曰神徽），灌香油，薰香料，屠燔牺牲于标前而拜之。所以拜他神者，即所以拜育斯，初无区异，初无偶像。若更溯其先，则并标而无之，拜于山巅，即为拜育斯，尤无所谓偶像矣。

神诗时代（神诗家以华曼尔^①为最著。

所谓神诗时代，即指华曼尔时代，景前八世

荷马时代

纪顷也），育像甫萌，格式未备，虽有木、石、铜、金诸质之像，而拙简不足道。惟当时尊崇育斯，以为育斯天人主父，神临三界，故有三面之育斯，有三目之育斯（一治天界，一治人界，一治水界。或以为一治天上，一治人间，一治地谷）。其时育像之貌，皆多须多发，有衣而坐者，有裸而立者。神徽四事（一杖，表王权也；一火，雷火也；一皿镜，镜形如皿，表明察也；一鹰，表高远也），或备或缺。继而拙者渐工，简者渐繁，至景前五世纪，斐醜亚斯（希腊美术大家）作金饰牙雕之育像于婀令丕庙，乃跻乎备极。其像育斯坐镂牙镶金椅，南面堂皇。额广，有横纹深凹；发浓，周绕额面；眼大，鼻隆，须卷而多。额上加橄欖冠，右手载尼格（胜利神，女性），亦镂牙饰金为之。衣冠有翼，左手倚杖，合五金铸成，杖上立鹰。前胸裸，筋骨魁伟。胸以下著衣，花纹细致。椅背刻季神（三女一群）、欢神

金饰牙雕

^①华曼尔：荷马。

(三女一群)。左右臂凭，咸雕司芬克斯(埃及女面狮身神)。椅下图婀令丕竞技，及亥沟战亚玛宋事，是为婀令丕育像，亦曰尼格弗洛育像。弗洛，持也，谓育斯持尼格也(景宫所藏沃忒利郭里育斯头像，及奈波里博物院所藏邦贝育斯头像，皆取貌于婀令丕像。又今藏景宫而曩在佛洛司比宫之育斯坐像，尚近于婀令丕像貌)。此婀令丕像为育像范本，然亦有变体者。变体多取他神之徽，与育斯容貌，混合为一，即以两神名连为一字称之，谓是即育斯也可，谓非育斯也亦可。如育斯讷多诺(育斯持三齿戟者)、育斯阿蒙(阿蒙，埃及之地谷主神，羊角而羊耳，育斯阿蒙像，即育貌加羊角羊耳者)，皆两神化合之变体也。更有如育斯舍拉比者，舍拉比本两神合体，更加育斯，三神合为一体者(舍拉比，埃及神名，合婀舍利司与阿比二神名而成。阿比为牛，故舍拉比作牛貌，顶上有圆形，中作火状。育斯舍拉比，顶上有圆形而无火)，则变之又变。而育像变体，数亦无穷。古罗马嘎毕都邱之至大至尊育斯，仿婀令丕育斯坐像者也。

二神三神
合为一体

马哥博罗事

积跬步主人于二十年前，初次从西欧归来，为予道元世祖时威尼斯^①人马哥博罗仕中国事，即艳羨马哥之为人。越十有九年，予亲履威尼斯之乡，访马哥之故居，瞻马哥之石像，既记游事，并记马哥父子叔侄来华之踪迹及行事大略。

元世祖时，有马哥博罗者（马哥名，博罗姓）仕于朝。距今六百余年前，以西人而服官中华，宜欧士艳称之。马哥博罗为威尼斯国人，生于元宪宗元年（1251，宋淳祐十一年），卒于泰定元年（1324），盖旅居亚细亚者二十六年，而仕于元者十六年。所著书，言中国当时事，颇足参证，为西人谈华事者必读之书，推为东学第一人。然溯其先，则马哥博罗之父若叔，已蒙世祖特赏任用矣。

西方东学
第一人

当宋之明道二年（1032），博罗氏始迁于威尼斯，事贸易，孙曾有名安底阿博罗者，生二子，长曰尼哥赖博罗，即马哥博罗之父，次曰玛底沃博罗。有商于康斯坦丁堡者

^①威尼斯，威尼斯。

(时为东罗马之都城)，尼、玛两博罗之从兄也（亦名马哥博罗），尼、玛往依之。居无何，当宪宗五年（1255，即宋宝祐三年），蒙古兵大西，康斯坦丁堡震恐，二人乃载诸玩好，航黑海，北至克勒姆^①之苏达什（克勒姆，今属俄罗斯，为黑海北岸半岛，乃元太祖长子术赤游牧地。术赤死，地属其裔诺垓），少留，闻西鞑鞑王（即乞普察克汗）

西鞑鞑王

伯勒克方立（伯勒克，即元史之别儿哥，为拔都弟术赤第三子，即位于宪宗六年丙辰，即1256年，卒于至元三年丙寅，即1266年，为成吉思汗子孙信奉天方教之第一人），伯勒克有二鄂尔多（即牙帐），一萨莱（在浮而嘎河^②上游，今俄国萨拉托甫省），一布而嘎尔（在浮而嘎河下游），二人谒焉（未知谒于何帐），献所赉珍玩。伯勒克厚酬之，两倍厥值。

世祖三年（壬戌，即1262），伯勒克与东鞑鞑王旭烈兀战（旭烈兀即呼拉古，世祖弟，亦即宪宗弟也。呼拉古字音较为确肖。旭烈兀于宪宗朝奉命西征，波斯等国皆所平定。西史谓宪宗辛亥封旭烈兀于波斯。丙辰，旭烈兀征服波斯，称王。○时旭烈兀用兵于两河间地。两河间者，翳古名区，一体格力斯河^③，一哀甫拉特河^④也。在布而嘎尔之西南），西国屡败，境内骚动。二人乃更东，凡行荒漠中十七日，而至布哈尔（即撒马儿罕左近，时属波斯），居

^①克勒姆：克里米亚。 ^②浮而嘎河：伏尔加河。 ^③体格力斯河，底格里斯河。
^④哀甫拉特河：幼发拉的河。

三年，会旭烈兀遣使东朝世祖，使者挈二人偕往。乘马东北行，经年始至（未审确地，但知为夏令所居城），谒世祖。

行荒漠中
十七日

世祖久闻西方事，询罗马景宗及天主教宗旨甚悉（马哥博罗言世祖不通中国语。○吴县洪氏《元史译文证补》卷廿九云：考西书，元宪宗时，教王使人路卜洛克至和林，有聂斯托尔教人为之译语，则景使东来，在世祖之前），欣然愿与西土通，即遣朝臣哥嘎达尔，偕二人资书使于景宗，且赴耶路撒冷取耶稣墓上灯油。书中之意，欲景宗遣精通七艺之教士百人（七艺者，一善文义，二善心理，三善辨才，四善算数，五善几何，六善音乐，七善天文）来备讨论，谓果能阐发天主教理实胜佛教，当率举国臣民改奉天主云云。给三人金符一（《世祖纪》：正统二年九月，以海青银符二、金符十，给中书省，量军国事情缓急，付乘驿者佩之），令沿途供车马人役食用。三人部署，于至元三年行（丙寅，1266）。

元世祖遣
使通教皇

无何，哥嘎达尔以病止，博罗昆弟遂自前行，三年，始抵亚美尼国之拉杂（亚美尼为小亚细亚海湾小国，相传为旭烈兀所不能灭者），复由拉杂至阿克尔（在地中海滨，为古西叙里国海口，古名都来马伊斯），时至元六年也（己巳，1269年，四月）。比至，而景宗克雷门第六已死，无从投书，乃谒见教使多拔尔都（景宗所遣驻埃及之使，时在阿克尔），备述来意。教使劝俟新景宗选定后，奉谕再归，庶不空劳跋涉。二人乘暇，回威尼斯探其家（由阿克尔至希腊湾中

岛名乃格尔本，复航海达维尼斯)，至则尼哥赖博罗之妻已死，子年十九矣，子即马哥博罗也。居二年，新景宗尚未推定，二人率马哥博罗如阿克尔，复谒教使，请先往耶路撒冷取油。事毕而景宗之选仍未有期，不得已，即请多拔尔都给书覆命。既行矣，甫至拉杂，而多拔尔都即膺选为景宗，改称格雷郭理第十，驰书要三人归。亚美尼王为备巨舟，俾兼程西渡。既谒景宗，礼优异，即遣教士二人（一尼哥赖微赏司，一威廉脱伯里。○微赏司、脱伯里，均地名），偕往蒙古。途次亚美尼，适沙拉生人入寇（沙拉生，回族名，即《唐书》所谓大食国也），二教士惧不敢进，博罗

马可波罗
抵达中国

氏三人受所赍景宗书而行。行三年有半，于至元十二年（乙亥，1275）始达上都（由布哈尔登帕米尔，东逾葱岭，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拜城、哈喇沙尔、罗布淖尔等处，又迂回而达于和林）。未至前十一日，世祖已遣官候迎于道。既见，备述数年中往返事，并呈景宗书，及所取耶稣墓灯油。世祖大悦，更嘉马哥博罗聪颖，留待任使，筑馆居三人焉。

（以上为马哥博罗父若叔事）

马哥博罗敏悟绝伦，本通波斯、亚刺伯语言文字，既东，又通中国、蒙古语言文字，世祖爱之信之，置左右，无专职，而颇预闻国政。所著书述中国事颇详，凡所闻见，所行事，多可与《元史》相印证。盖世祖频遣赴各省路核钱谷事（世祖朝频有是使，马哥盖屡膺其选），又出使占城、狮子等国（书叙占城事极详）。至元十四年（1277）出使海

外，历六月程，或揣当使安南（是年安南王陈光昺死，子烜立，遣使来朝。逾年，礼部尚书柴椿等奉使往）。又尝为扬州路官（或是达鲁花赤。○英人言马哥曾为中国封疆大吏，当指此），言：路凡二十七城（此至元十四年至十七年事）。至元十九年（1282），左相阿哈玛特为益都千户王著所杀，马哥博罗按其狱，旋暴阿哈玛特罪状。明嘉靖间（1559），西人续得马哥博罗足本书始知之；或马哥不愿当世知之，故先不传播欤？（西人据《元史》按是狱及暴其罪者为枢密副使博罗，遂断马哥博罗为曾仕枢密副使。然《世祖纪》：至元十四年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领侍仪司博罗为枢密副使。先，于十二年四月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博罗为御史大夫；再先，于七年十二月以御史中丞博罗兼大司农卿，明是一人。当至元七年，马哥博罗尚未东来，安得有以御史中丞兼大司农事？西人疑《元史》多误。《元史》中名博罗者不知若干人，或牵他博罗与马哥博罗而一之，无确据，莫由证其是否。又至元十九年七月，以蒙古人博罗领湖北等州淘金事；九月，以博罗为打金洞达鲁花赤，亦不知何人。）

在中国扬州做官

马哥博罗言元取襄阳，得力于炮（此引机发石之炮），其父若叔，实献炮法，叙述详细如绘（元攻襄阳在至元五年，历五载，至十年始克之。据史，造炮者为西域茂萨里人喇卜丹、西域实喇人伊斯玛音。西人言，此二人当是尼哥赖博罗初次至蒙古时所偕往，即马哥博罗所谓炮匠二人，一天主教人，

献炮法攻襄阳

一德意志人。伊斯玛音尤似德国姓。然史称二人均于至元八年为宗王额呼布格应诏所举送入京师者，与马哥言亦不合。居十余年，三人颇怀故国之思，屡请归，世祖不允。适布而嘎尔王名阿尔贡之后卒（阿尔贡为旭烈兀之孙、阿拔噶之子），后遗命必纳同族者为继。阿尔贡遣其臣三人（一乌拉台，一阿波司嘎，一哥沙）东告世祖求配，世祖选宗女名哥嘎脱拉者与之。布而嘎尔使臣方忧陆路艰险，非新后所能胜，谋由海道行。适马哥博罗奉命使印度归，归述海程甚悉。布而嘎尔臣决意航海，而邀马哥博罗为之导，请于世祖，允焉。博罗氏三人乃均归，世祖给金符二，为乘驿据，且修书致景宗，及法兰西王、英吉利王，及他天主教

中西各国
通书之始

教国之王（是为中国与各国王通书之始）。海行三月至爪哇（自闽粤间放洋），又行印度洋中十八月而抵布而嘎尔。初发时，随从凡六百人，比至，存十八人而已。至则王阿尔贡已死，子嘎赏嗣，即以哥嘎脱拉配嘎赏为后。事毕，博罗氏三人告归故国，后给以金符四，骑行至德比孙（黑海南岸迤东地），泛海至康斯坦丁堡，由乃格尔奔（希腊湾中岛）而至威尼斯，时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矣。久居于外，不为乡里所知。

回威尼斯

善居积，多财，人呼密里昂博罗，密里昂者，百万也。逾年，折努阿^①人（时地中海大局统于威尼斯、折努阿两国，皆贸易之国也）以

^①折努阿：热那亚。

水师寇威尼斯，战于拉杂海湾。威尼斯败，舟师被掠者二十六，马哥博罗亦被俘，系狱中。四方之士，闻马哥曾游东方，多就访于狱。越三年（1298），马哥在囹圄中追叙往事，口授文士吕司底西笔述之（时文学竞尚法国，故用法文，然此法文与今所行法文异。1865年，即同治四年，法人名波吉者，译为今法文。又有英人欧尔，亦译以英文，考订加注，尤为详备）。书出，诸所述中国事，多不信者，斥为荒诞。久之，西人往东方者众，始信。方其在狱，尼哥赖博罗多方求赎，不成，亟归重娶妇。越四年，马哥之名噪甚，折努阿人释之归，则继母已生三弟矣。后又仕威尼斯。初，马哥从蒙古携一仆归，至治三年（1323）立遗书分积资，仆亦预焉。明年，马哥博罗卒，盖泰定元年（1324）也。（光绪朝，广东番禺人新教信徒杨荣铤者言：元扬州路总管马高保罗者，世祖臣也，建景教会堂二间于扬州云云。其言出于景门，当必有征，附志于此，俟考。）

从蒙古携
一仆归

义国佩章记

欧洲君王所以隆报勋旧、宏奖名人、酬酢友邦聘使者，咸用佩章。佩章之形饰与名义，莫不关系一国史事，礼制昭垂，非可率尔操也。日本维新，仿制勋章，曰菊纹，曰桐纹，即帝后两家之旧家徽，余亦各有命意，可谓善采西制。北美合众既独创共和，即湔除阶级，故不制佩章以赠人，亦不受人之佩章，又可谓善变西制。义，固欧南旧邦也，今之王室，以萨伏亚家撒底尼亚^①侯入为义大利一统之王，其家系渊源，千年而遥，佩章法度，由来匪近。积跬步主人奉使是邦，一年而归，义王循例以义冠十字章赠别。此义冠章者，实为义国统一以后唯一之新章，余皆沿遵萨伏亚旧制而已。爰记其章，亦溯及佩章原起云。

佩章发原

佩章发原，在希腊之加月桂冠，罗马之赠兵器，彰显名誉，沿习尚已。自十一、十二世纪，八次十字军，会全欧大兵，协战景敌，役罢论勋，酬不偿力，于是由各国君王创定嘉名，设为种种名誉族望，规制各族佩章，俾同誉者即同侪，同侪者即同章。酬制虽异古昔，而其为彰显名誉则一也。自是厥

^①撒底尼亚：撒丁。

后，佩章制度，沿传相尚，至今日而其用愈广。初不必在军，亦族叙以为酬；初不必有助，亦族叙以增誉；国使往来，亦且以叙族赠章，为增光交际之用。其赠叙之序，必先由君王颁以诰文，叙为某族族侪，然后附赠其族族章。盖礼意所重，重在叙名族，而非所重于附赠之采章。惟章采有形，而族名无形，故章亦未尝不重。日本称之为勋章，于名族本义，尚未极洽。不过日本人凡章必因勋而颁，亦未为不可，但非可以概西制耳。兹定其名，曰名族，曰佩章。

义国现行法律，有主重之名族凡五。其袭用萨伏亚旧制者四，曰告祥族（取义于景宿告祥），曰摩利爵及拉萨洛族（摩利爵、拉萨洛，皆景圣名），曰萨伏亚文族，曰萨伏亚武族（亦合称为萨伏亚一族）。而义大利王国所新创者，惟有义冠一族而已。义冠族位，居摩拉族之次。

义冠族

义冠族(Ordine Della Corna D'Italia)者，义王维多利沃爱曼努爱勒二(Vittorio Emanuele II)所创于1866年（统一义国第一王）。其时义国独立既成，虽罗马一城尚属景宗，而强奥新挫，统一势定，维二创为义冠名族，所以志独立统一大事也。其族分五级，曰Cavaliere Di Gran-croce Decorato Del Grancordone，译为大绶大十字章骑卿；曰Gran Ufficiale，译为骑长；曰Commandatore，译为骑令；曰Ufficiale，译为骑官；曰Cavaliere，译为骑士。命名本于古制，不可以今义求之，译曰骑者，所以见

字原之本出军中耳。曰卿、长、令、官、士，所以示等级之递为高下，初非谓实服其国之官职也。曰十字章者，正章与大绶不连，为最大之章。章制本渊源于十字军，故今章虽不必为十字形，而亦称曰十字章。（文皆义文，故章亦用义音。）

十字章

义冠族十字章者，正中为圆形，圆之正中，状一金冠，装饰彩石，以仿隆巴地铁冠形，此章之所由名也。圆质为蓝色珧琅，围以金缘，缘外加白色珧琅一圈，上有金字拉丁文，曰：VICT·EMMAN·II·REX·ITALIAE·MDCCCLXVI。译汉文曰：

“义大利王维克多尔爱曼努亚里斯二，1866。”圈外又一金缘，缘外为银色光芒散射形，芒之正中上方，一黑鹰正向立，两翼左右张，首右侧；首上有金冠，为王者徽；胸有椭圆形，赤地上白十字，萨伏亚家徽也。卿章有绶，结下悬小章。小章为白十字形，端阔与马尔太十字近，合四端极边，共成一圆周；端间各以细金为结（结饰原出萨伏亚家徽），以之相联。十字交点为一圆，其一面圈内蓝色珧琅质，中有铁冠；一面圈内金色，中有黑鹰。首上金冠，胸前椭圆，悉如正章。绶色分三行，中白旁赤，亦本于赤地白十字之萨伏亚家徽。此章为义冠族之佩章，故用隆巴地铁冠。铁冠者，义大利冠也。族为维二所创于1866年，故腊文志其名与年。族之创成时，维二由撒底尼亚侯入为义大利王，故文又特志义大利王维二。维二出于萨伏亚家，故加萨伏亚家徽。萨家本公侯，今以维二为王，故复以加

冠之鹰表之。如是，章饰虽至微，而事事必有所本，莫非由一国史事而来。西国女子，习问人国佩章制度形饰，及其形饰所由来，以为酬酢场上一种谈话，亦可谓善取话材矣。

铁冠者，初为隆巴地^①王冠，继为全义大利王冠。当景纪591年隆巴地王奥泰里死，而寡后推沃特林，再嫁都里诺公阿琦路尔夫。

铁冠的
故事

时后命制铁冠加公，公遂为隆巴地王。嗣后凡王于隆巴地者，必冠铁冠。在七八世纪之交，隆王如克利玛特（六六二年）、路伊泼兰（七一二年），皆有远大谋，国以盛强，渐蚕食义半岛诸国。时景宗结交外国君王，谋伸势力，干涉政权，以拒隆巴地。754年，司德方二遂引法王贝宾^②入义，认为法兰西王，待遇优隆。于是贝宾以拉文及义大利五府（一里米尼，二彼撒洛，三法诺，四西尼加利亚，五安郭那）并外二十二城奉景宗，是为景门有土地之始，俨然成国矣。景宗优待愈隆，贝权益长，772年，冠铁冠为隆巴地王。800年，卒加帝冕为神圣罗马帝。曩限于隆巴地之铁冠，从此为义大利王冠，统治全义大利半岛。而后世握全义大权者，莫不以一戴此冠为荣。1452年，德之弗利特里四，冠之于罗马。1530年，德之沙尔五，复冠于蒲隆涅。至最近1805年，法之拿破崙一，又冠之于隆巴地都城米兰。后此冠珍藏孟蔡

统治全国
必戴此冠

①隆巴地：伦巴底。

②贝宾：丕宾。

(Monza) 地方。(所谓冠者，实则一圈而已。名曰铁者，实则金也。又相传为591年制于义大利。而观其饰彩诸事，知为毗山丁美术，而非欧洲美术。)撒底尼亚侯入王义国，统一半岛，虽事实上未曾冠此，而名义上固已冠之矣。义冠族者，即以此隆巴地铁冠为名之名誉族属也。

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奏 (积跬步在义使时)

再：义国定章，凡友邦驻使，无论为大使、为公使，倘一年届满，于其离也，例赠勋章，以宠其行。臣于上年奉命驻义，今年奉旨归国，正届一年。顷由义王致赠大绶王冠章一座，此为例赠各国公使之章。臣一面致谢，仍奏候谕旨钦遵。又臣前年使和^①，亦一年而离。和例必二年届满，方赠勋章。乃臣告辞后，和女王仿其驻义使送来橘绶大十字章一座，亦系例赠各国公使之章，臣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咨由外务部代奏在案。此项和章，迨本人身故之后，应由家族缴还，乃彼邦法律所定，臣亦咨明外务部有案，合并陈明。所有臣先后接收和、义两国致赠绶章缘由，谨附片奏明，伏乞圣鉴。谨奏。

义荷二国
赠送勋章

本年十一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同日又奏 (同上)

再：各国通例，于友邦出使人员告归，必赠勋章。此次驻义二等参赞官、法部员外郎施绍常，获赠义国冠章第三；又驻义一等书记官、学部主事董鸿祜，获赠义国冠章第四；又驻义二等书记官、候选知县张国华，获赠摩利拉萨章第五；均系循例致赠。又义馆参议、中国二等第一宝星、二品衔总领事、洋员金播理，获赠摩利拉萨章第三，已转仿领受。勋章本沿宗教而来，所谓摩利拉萨者，合二教派之名以成一章者也。所有馆员例获勋章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①和：荷(兰)。

本年十一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西例：奉使者之将离所驻国也，苟年期已届，所驻国例赠佩章，于邦交私交，初无轻重厚薄于其间也，惟有秘密手段者则不敢知耳。随使诸员之将离也，由驻使以正式书函代为告别，赠亦如例。中国遣使已三十余年，而为随使人员告别，则始于积跬步主人。故积跬步昔年随使在英、在德、在俄、在法，均未有赠章。此次随使四人，同时言别，同时获赠，在中国可谓创举，在外国亦例有之事耳。积跬步又以为：外交官获赠佩章，初非奇遇，亦不关紧要，故于本人及同人事，均用奏不用电，今附其奏文如右。施君所得者，即王冠族骑令章；董婿所得者，即王冠族骑官章；均无大绶。大绶惟卿章有之。德儒金君所得者，为摩拉族骑令章；张甥所得者，为摩拉族骑官章。驻和同人，不获赠章者，未届彼律所定年期也。未届年期，故积跬步不以正式书函代行告别。顾律虽如此，若别具手段，何不可之有？

随使人员
亦得赠章

〔附一〕奥兰琦—拿埽族章

积跬步主人由驻和量移驻义，既六旬，和女王命其驻义使赉奥兰琦①—拿埽②族大绶十字章来赠。论和律，客国外交官驻其国未滿二年者不赠章，今补赠此章，颇疑讶。继闻前使亦未滿二年而离，曾赠章，且加等，似嫌于前后两使之歧视也，故有此补赠之举，理或然欤？

荷兰女王
的家族

奥兰琦—拿埽族 (Orde Van Oranje Nassau) 者，和今女王威尔黑米那 (Wilhelmina) 所创。当1892年时，女王尚未及龄，故由摄政母后爱玛 (Emma) 代颁创族之律。其族亦用各国通例，分为五级，曰 Ridder Grootkruis，译名大十字章骑卿；曰 Groot-Officier，译名骑长；曰 Commandeur，译名骑令；曰 Officier，译名骑官；曰 Ridder，译名骑士。原文为和国文（和文近德文，亦参用法字），然大意固无异乎他国文。故原字虽各国不一律，而译名则无改。十字章作银色光芒散射形，光芒八出。中央一圆。为

①奥兰琦：奥伦治。 ②拿埽：拿骚。

蓝色珐琅质，上有金狮一，前肢高举而人立。肢各有持：右举剑，左握矢。首王冠，身右侧。蓝地上点点有金星，此拿埽家徽也。圆外以白色珐琅质为缘，缘上金色法国文，曰：JE MAINTIEND RAI。考和国受法兰西革命影响，翻然以立宪建国，其国徽为左右两狮，共举王冠，加于拿埽家徽之上。徽下一行文字，译曰：“我将久持”。意谓我和国之宪，将历久而无改，即和国之家，亦历久而不败也。章文即用国徽原文。圆之中既有拿埽家徽，圆之外，更辅以“我将久持”文字，于是国徽家徽，悉备此章。其绶桔色。

金狮人立
高举前肢

和国今王室，本姓拿埽，而为德意志邦。自十六世纪以后，袭奥兰琦之封，遂兼奥兰琦、拿埽两姓。和语奥兰琦即桔，故绶色从桔，绶缘为白色，白色外更镶蓝色。和国国旗，横分三格，最上一格赤色，中格白色，下格蓝色。和国王旗，惟一桔色。绶色以王旗之桔色为本，以国旗之蓝白两色为缘（去赤色者，因桔、赤相接，色不显也）。于是国旗王旗，并存于绶。（族名用王姓，故绶以王色为本；顾不可偏废国色，故又以国色为缘。）绶由右肩斜下，终于结。结下悬小章一，如各国通制。小章为王冠，冠之下为蓝心白缘之八锐十字，端阔而中狭，如马尔太十字。惟每端歧为二锐，合四端为八锐，故名八锐十字（根原德国）。以月桂冠联结十字四臂（月桂冠，希腊古制，优尚之意），四臂交中一圆，蓝心白缘。一面圆中金狮。缘上法文，悉如正章。一面圆

桔色绶带
的来由

中上有金王冠，下一金W字，为威尔黑米那字之省母，所以示族创于威。外缘金色和国字，文曰：GOD ZY ME-TONS，意为“上帝偕我”，犹言应承天命，乃王者例语。

国非一人私有

综观章绶采饰，虽族名与国无关，族叙大权，又操于君主一人，而事事不肯偏废国家，诚以为国非一人所私有也。欧洲立国，莫不皆然。和以女王馭民，王室特谦，而民敬亦弥诚。余旅和二年，每见夫彼国君民共乐，不啻家族，即于章饰之微，亦见其立意之切。和民颂其女君为一国之母，信有出于至诚者矣！

此族法律，有特示尊重而不同寻常者，为族侪身亡，必返其章。又等级升叙，亦必返其旧有之下级章，以受新叙之高级章。族侪或为外国人，或为本国人，而侨居外国者，若遇返章之事，不便归于和国，则可以返之于所在国之和国公使，凡此为返章通法。族律各各不同，定有返章之法者，亦不独和国之奥一拿一族，凡限族侪有定数者皆然也。

奥伦治与拿骚二系

今和女王祖，先受封于拿埽之地(在德国)，故姓拿埽氏。十三世纪时，拿氏分为长幼二支。十六世纪，有曰恩格尔勃一者，出于幼支中之分支，因婚姻而得地于和国。其子恩格尔勃二及约翰五，剖产相续，弟得旧封奥兰琦之地(奥即地名)，遂兼姓奥兰琦，而称奥兰琦一拿埽氏，为拿埽之奥兰系。传至1606年，约翰六四子，系分为四。伯曰约翰，遥继既

绝之西爱更拿埽系(1743年绝)。仲曰乔治，继嗣本系，至1739年绝，遂由叔系继承。叔系祖曰喀西米尔，初为谛乙脱拿埽，1739年入承正系，为和兰诸侯之霸。季曰路易约翰，遥继夙绝之哈达玛(1717年绝)。所存至今日者，惟入继正统之叔系而已。叔系祖喀西米尔之子曰约翰威廉，约子曰威廉四，霸于诸侯。适奥氏绝，悉传于威。1747年，遂为和兰联邦之传嗣总统。翌年，子威廉五继为总统，1801年失位，子威廉一为奥兰琦侯。1806年，兰因河畔诸侯欲合为联邦，拿埽在联列，而威一不愿与联，因被夺拿埽故土。今王室尚兼奥、拿二姓，其实拿埽故土，夙丧主权矣。

荷兰立国

1815年维也纳会议，立和兰王国，以奥兰琦侯为王，威一遂为和国第一王。1840年，威一禅让于长子威廉二(幼子一代而绝)，在位九年，子威廉三继之，且兼卢堡^①大公，偿拿埽之失。1890年威三死，长、次子均先亡，乃以长女威尔黑米那(1880年生)承位，卢森堡以无女系继大公位之律而离和。其时女王方十岁，未有治权，国政胥由母后爱玛摄理。1892年，爱玛悲家系濒绝，幼女充数，特用祖先两姓，创为奥一拿名族，其所以冀望女王者至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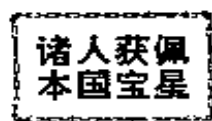
1899年女王成立，1901年赘婚密伦堡公亨利于和。1909年，历妊不产之女王果举公主。虽女子之无以比男嗣，且成立之未能确保，而在爱玛创族苦心，至是亦差可自慰矣。

^①卢堡：卢森堡。

予在海牙，亦欲循各驻使例，请谒女王。1908年之春，匆遽未暇，满拟于1909年之春请谒，而女王已妊，不能见外宾。惟游其宫庭，见种种朴质状，远不如俄、法王宫之华美，弥徵其俭德耳。

〔附二〕宝 星 记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积跬步主人在驻义任内，得佩带宝星之电信。



是日，外务部尚、侍五人，出使十人，均顶焉。同使十人，除驻德使廕昌待以一品礼，获一等第三宝星外，余九人均照二品实官例，获二等第一宝星，不言绶而绶固相附丽（一、二等均有绶）。遣使逾三十年，而本国外交官获佩本国宝星，此为创典。前此仅制以赠外人，赠例固宽，外交官、军械商、兵弁皆获赠；僱雇之税务司，在外人视之以为服役于中国，而中国人视之仍以其为外国人，故亦在获赠之列。所谓宝星者，形式与各国族章及日本勋章相似，而名义则未之闻，当询诸诸于本国掌故及历史学者。积跬步主人既膺是典，循例表谢，而章奏达京不得上（事见《二二五五疏》）。逾年三月，宝星寄到，再表谢。兹录存后疏。于无可叙述之中强为典丽之句，尚不脱文人积习耳。

（谕旨：总理外务部事务、庆亲王奕劻，给头等第二宝星；外务部会办大臣、大学士那桐，署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梁敦彦，均给头等第三宝星；外务部左侍郎联芳，右侍郎邹嘉来，均给二等第一宝星；出使德国大臣廕昌，给头等第三宝星；出使英国大臣李经方，出使俄国大臣萨荫图，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出使日本

大臣胡维德，出使和国大臣陆徵祥，出使奥国大臣雷补同，出使义国大臣钱恂，出使比国大臣李盛铎，均给二等第一宝星。)

得佩二等
第一宝星

宣统元年三月初二日，奏为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臣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处电传谕旨，“出使义国大臣钱恂著赏给二等第一宝星”等因，钦此。即于是日电奏谢恩，由外务部代呈在案。兹于宣统元年三月初一日，由部制就宝星一座，邮寄到洋；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敬谨领受。伏念臣材庸下鲁，节驻大秦。渡海而西，无安息资粮之阻；拱辰知北，缅犁鞅通汉之途。使事初将，隆恩叠沛；恭逢创典，宠佩勋章。译字义于佉卢，本导源于教派；迨相沿以章采，或借用以酬庸。兹者，采欧制以式瞻，星轸焕彩；定嘉名而肇锡，宝善示箴。系易徵词，知圣人之宝曰位；合诚读纬，卜泰一之星常明。肃拜纶如，荣彰绶若。协度则圭璋比德，服膺而敦槃会和。臣奉使山南，节正宜于用虎；蒙恩阙北，袋或拟于佩鱼。所有微臣荣感下忱，谨缮折上陈，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本年四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大臣胡维德，出使和国大臣陆徵祥，出使奥国大臣雷补同，出使义国大臣钱恂，出使比国大臣李盛铎，均给二等第一宝星。)

得佩二等
第一宝星

宣统元年三月初二日，奏为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臣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处电传谕旨，“出使义国大臣钱恂著赏给二等第一宝星”等因，钦此。即于是日电奏谢恩，由外务部代呈在案。兹于宣统元年三月初一日，由部制就宝星一座，邮寄到洋；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敬谨领受。伏念臣材庸下鲁，节驻大秦。渡海而西，无安息资粮之阻；拱辰知北，缅犁鞅通汉之途。使事初将，隆恩叠沛；恭逢创典，宠佩勋章。译字义于佉卢，本导源于教派；迨相沿以章采，或借用以酬庸。兹者，采欧制以式瞻，星轺焕彩；定嘉名而肇锡，宝善示箴。系易徵词，知圣人之宝曰位；合诚读纬，卜泰一之星常明。肃拜纶如，荣彰绶若。协度则圭璋比德，服膺而敦槃会和。臣奉使山南，节正宜于用虎；蒙恩阙北，袋或拟于佩鱼。所有微臣荣感下忱，谨缮折上陈，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本年四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